思無邪匯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1)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思無邪滙寶 叁拾陸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㈠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淸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値，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〇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目錄

思無邪滙寶㊂㊉㊅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㊂㊉㊅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㈠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出版說明

《姑妄言》首一卷，爲引文；正文二十四卷，卷一回，計二十四回。三韓曹去晶編撰，古營州林鈍翁評。此書〈自序〉署「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三韓曹去晶編於獨醒園」，其〈林鈍翁總評〉署「庚戌中元後一日古營州鈍翁書」，是知書成於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作者名其居爲「獨醒園」，蓋取屈原〈漁父〉「衆人皆醉余獨醒」之意。其〈自序〉述書命名之由，謂世人以妄爲眞，以眞爲妄，「余之是書，孰不以爲妄耶，故不得不名之妄言也。」而本書第一回開宗明義，即謂「話說前朝有一奇事，余雖未曾目睹，却係耳聞，說起來諸公也未必肯信。但我姑妄言之，諸公姑妄聽之，消長書祛睡魔可耳。」此亦爲書名之又一解。

曹去晶生平不詳，彼自署「三韓」人。「三韓」一般爲古代朝鮮南部的馬韓、辰韓、弁韓之總稱，後泛指朝鮮。遼開泰（一〇一二—一〇二〇）中，聖宗伐高麗，以俘戶置高州，又以其中三韓遺民置三韓縣，屬中京道。金屬北京路大定府，址在今之內蒙古赤峰市東。顧炎武《日知錄·外國·三韓》條謂：「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原其故，本於天啓初失遼陽以後，奏章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矣。」〈林鈍翁總評〉開首即謂「予與曹子去晶，雖曰異姓，實同一體，自襁褓至壯迄老，如影之隨形，無呼吸之間相離，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之友也。」則鈍翁與去晶爲同地之人，其年齡、經歷亦大抵相似，故可自鈍翁之資料來推測作者生平也。鈍翁自署「古營州」人，按北魏太平眞君五年（四四四）

置營州，治所在龍城縣（今遼寧朝陽市），歷代廢置不一，而古營州者，亦指遼東也。書中批語，常將江南與遼東風俗語言作比較，亦可作評者爲遼東人之助證。由此推知曹去晶所署之「三韓」，乃指遼東。有清以來，常以「三韓」作遼東之代稱。曹寅祖籍遼陽，韓菼《有懷堂文稿》卷六〈織造曹使君壽序〉謂「以余所見，三韓曹使君子淸，乃誠善讀書者」，可爲例證。

或有以爲作者化名評書，亦爲中國古小說所常見，《姑妄言》亦可能如此，否則評者與作者，何能「如影之隨形」？第二十二回回前總批：「鈍翁曰：岳忠武云：『爲將之道，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誠至言也。余閱此回，方悟尙智諸人命名之由。……」，可知批者非作者也。且此類評語，書中也正不少，當可釋然。是知「自襁褓至壯迄老，如影之隨形，無呼吸之間相離」云云，無非示彼此關係之不同尋常也。鈍翁此評既云書成之時，彼與作者已「迄老」，若以當時爲六十歲計算，則彼等應生於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左右。《姑妄言》故事背景在南京，全書對南京風光習俗有細緻的描寫，可見作者對南京十分熟悉，非久住者不能爲。首卷總評謂作者「將江寧歷來始末及城中諸景，寫得淸淸白白，曾遊過者一閱，如在目前，固一快事；即未至者，亦可想其風景，不勝神往。」第二十回牧福典妻一節有批註云：「……余親見江寧有一妓卓二官，係揚州人。厥夫酷好嫖而無資，因命其妻接客，得他人之嫖金以作己之嫖資。不知此輩人心腸是何生法！」（頁七〇）第十六回童自大夫妻談家財一節有批註云：「……江南一趙百萬，家私百萬猶有餘。後年將七十，漸漸虧折，僅存十餘萬。逢人即哭道：『我要餓死了，只得十來萬銀子，這日子怎麼過！』彼時余尙年幼，常笑之。……」（頁一七三）第二十三回鍾生、梅生見花子一節批註：「余向在江南內橋過，見兩個乞兒私語。……」（頁二二六）按順治二年（一

六四五）改南京爲江南省，轄今之上海市、江蘇浙江兩省及江西婺源縣地，治所在江寧。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分置江蘇、安徽兩省。此書批語所指江南有兩種含意，一是泛指，如一般用法；一則指江南省，亦作爲江寧的代稱。上引三批均表明批者自幼年住在南京，成人後亦在南京，且可推知作者幼年亦曾長期住南京。原籍遼東，康熙年間長期居於南京的曹去晶，與當年遼東大族，三代任江寧織造的曹寅家有關係否？此書和《紅樓夢》有關係否？皆有待研究。此書評語和脂硯齋《石頭記》的評語口氣頗相近，脂評者是否讀過此書，並受其影響，亦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本書第一回回前總評謂：「此一部書內，忠臣孝子、友兄恭弟、義夫節婦、烈女貞姑、義士仁人、英雄豪傑、清官廉吏、文人墨士、商賈匠役、富翁顯宦、劍俠術士、黃冠緇流、仙狐厲鬼、苗蠻獠玀、回回巫人、寡婦孤兒、諂父惡兄、逆子凶弟、良朋損友、幫閒梨園、賭賊閒漢，至於淫僧異道、比丘尼、馬泊六、壞媒人、濫淫婦、孌童妓女、汚吏贓官、凶徒暴客、淫婢惡奴、傭人乞丐、逆璫巨寇，不可屈指。世間所有之人，所有之事，無一不備。余閱稗官小說不下千部，未有如此之全者。勿草率翻過，以負作者之心。」書中正文及批語經常提到或引用善書、戲劇、小說、鼓子詞、唱本、寶卷、吳歌等，可見作者和批者的確熟悉這類作品。其中涉及的小說除《水滸》、《三國》、《金瓶》、《西遊》、《封神》等書外，還有《如意君傳》、《後西遊記》、《燈草和尚》、《鋒劍春秋》等。《鋒劍春秋》現存最早的是同治年間版本，因此一般將它看成乾隆以後的作品。現在有了《姑妄言》的記錄，就可知此書最遲在雍正年間已出現了。

第十九回賴盈訴說身體不好，「但用一點力，就傷着了，定要病幾天。」句下有批註：「病魔專

凌窮漢，余也受此大累。」可知批者晚年景況不甚如意，故批註常有不平之語。讀本書〈自序〉，其憤世嫉俗之心，溢於言表；〈自序〉之後，又有〈曹去晶自評〉，註明「既欲看是書，請先閱此評」。謂若讀者「略識數字，以看鼓詞之才學眼力看之，但曰：『好村，好村。』」此乃諸公爲腹所負自村耳，非關余書之村也。求其不看爲幸。何故？諸公自恐其汙目，余更恐其汙書」。〈姑妄言首卷〉，署「三韓曹去晶遊戲」，下又註明：「編爲知者道，不共俗人看。」其自負也如此。讀《姑妄言》亦隨處感作者憤激感慨之情。看來作者生平，亦未必暢順，是傷心人別有懷抱，發而成此一奇書也。〈林鈍翁總評〉謂「曹子生平性與予同，愚而且魯，直而且方，不合時宜之蠢物也。」這是我們目前唯一對作者的了解。

《姑妄言》寫萬曆年間，南京閒漢到聽醉臥古城隍廟，見王者判自漢至嘉靖年間十殿閻君所未能解決的歷史疑案，依情理，按其情節輕重，各判再世爲人受報應。其中董賢、曹植、甄氏、武三思、上官婉兒、楊太眞、趙普、嚴世蕃等，生於民家，李林甫生爲阮大鋮，秦檜生爲馬士英，永樂生爲李自成，其相助大臣生爲李氏諸將，因忠於建文爲永樂殺害者如張昺等，則投生爲史可法等一班明末忠臣。是時又有一白氏女及四男子情案，亦判再世以結情緣。此書即以此情案之主角南京瞽女錢貴和書生鍾情之婚姻並宦蕚、賈文物、童自大等四個家庭爲主線開展，旁及其他降世人物，以魏忠賢擅權、崇禎即位殺忠賢、李自成造反入北京，崇禎自吊，福王在南京即位，馬士英、阮大鋮把持朝政謀私利，終至敗亡爲背景。而以明亡，滿清代興作結。如上引第一回總評所言，此書涉及社會各階層人物，由帝王將相至販夫走卒，無所不有，無所不寫，是一部鴻篇巨著。此書雖只得二十四回，然每回達三、四萬字，全書正文超過九十萬字，

批語亦不下五萬字，全書近百萬言，爲中國古本長篇小說中篇幅最大的小說之一。此書〈曹去晶自評〉，自謂著書之意，「無非一片菩提心，勸人向善耳。內中善惡貞淫，各有報應。」而〈林鈍翁總評〉亦謂細閱此書，「乃悟其以淫爲報應，具一片婆心，借種種諸事以說法耳。」此書各回回前總批及書內雙行批註，無時無刻，不提及此一觀念，以警醒讀者焉。此書宣揚報應之觀念，頻頻引用〈太上感應篇〉及〈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善書，跡近《續金瓶梅》。其中雖寫及種種之報應，而筆力所貫注者則在淫報，故回回寫淫。所寫者有一女多男、一男多女及男女混交、亂倫、男女同性戀，和人獸雜交如人狗交、人驢交、人猴交等。寫採戰法則有採陰補陽，採陽補陰，因採人反被採而致死，仙狐求採人陽精反失丹。寫春宮圖冊、春藥如揭被香、金鎗不倒紫金丹、如意丹等。緬鈴、白綾帶子及角先生等淫具亦時常出現。古代色情小說中之種種套數，種種工具，均出現在此小說中。我們可從中看到《如意君傳》、《繡榻野史》、《金瓶梅》、《癡婆子傳》、《肉蒲團》等小說的影響。《姑妄言》可視爲古本色情小說中集大成之作。《金瓶梅》雖被指爲色情長篇小說之鼻祖，論其內容，實爲社會小說，色情之比例甚微。《金瓶梅》諸續書，亦皆如此。而《姑妄言》實可稱爲眞正性文學長篇。正因作者意在戒淫，遂寫出此一空前絕後之淫書，也是十分詭異的現象。然若非有此「淫之報應」爲武裝，則在十八世紀初，亦難有足夠的勇氣，寫出這樣一部色情小說之巨著吧。

此書之首卷爲〈引文〉，以〈秦淮舊蹟〉介紹故事地點南京之歷史，而以〈瞽妓遺踪〉敍述嘉靖以來當地盛行瞽妓之風俗，如《水滸傳・楔子》以引出全書。此書各回除如一般章回小說以一對聯語爲回目外，又有另一聯語爲附目，此似爲《姑妄言》所獨創，未見於其他古本小說。

此實因此本各回字數較任何古本小說爲多，所包含故事內容亦較複雜，非一聯所能概括，故又加一聯，使回目能更詳盡反映該回內容之故，此亦爲回目中一創新也。

《姑妄言》第四回托言童自宏作《峒谿備錄》，述雲貴諸苗風俗，書中並抄錄其中一大片文字。第十一回寫雲貴之遊，其文字與正文不類。據陳益源研究，所謂《峒谿備錄》，實爲康熙間陸次雲所作之《峒谿纖志》。而雲貴遊記則雜抄自陳鼎（一六五〇—？）之《滇遊記》、《黔遊記》，許纘曾（一六二七—一七〇〇）之《滇行紀程》、《滇行紀程續抄》、《東還紀程》、《東還紀程續抄》諸書。第三回記烈女杜小英事跡及絕命詞，第七回記高烈女事，第十一回記汪時珍事，皆抄自陳鼎之《留溪外傳》（見〈《姑妄言》素材來源初考〉一文）。按《峒谿纖志》有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刊本。上引諸書中，《留溪外傳》刊刻較遲，有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刊本。可推知《姑妄言》之作，或於十八世紀初。此書有〈林鈍翁總評〉，首卷及各回前亦有總評，例以「鈍翁曰」開頭，故林鈍翁爲此書最主要的批者。鈍翁既爲作者「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之友」，其批語對我們了解作者及此書之創作，自有特別的意義，頗似脂硯齋評語之與《石頭記》。但此書批語涉及作者、批者生平資料甚少，爲遺憾耳。第二卷回前總評記及當日讀者和批者討論之情況，頗有趣味：

鈍翁曰：余一日正評此回書，忽有二三俗客至。一客問余曰：「一部大書，內中無限的人，開首一個就出錢貴，此是何意？」余曰：「如一部傳奇，是誰人事蹟，定是那正生先上場，故此書先出錢貴也。」客曰：「此書雖是錢貴事蹟，然正生當是鍾生，傳奇中，豈有以正旦先上場者乎？」余曰：「不然，此非傳奇，不過借傳奇以做譬喻耳。錢貴猶之正生，鍾生反是正

旦角色，故首出錢貴也。」又曰：「錢貴既是一部書中大有關係之人，定要寫得他高纔是，其父何以名錢爲命？甚不雅觀。」余笑曰：「以錢爲命之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尚何所知。錢貴既生於娼家，其父自然是忘八了。此不過信手拈來成趣耳。」座中一人家道素封，頗有愛錢之癖，忿然作色曰：「君語刻毒之甚，豈天下愛錢人盡忘八耶！」余笑解之曰：「非此之謂也，非云愛錢人皆此輩，不過謂此輩中人無有不愛錢者耳。」彼猶含怒而去。前客又問曰：「錢貴既算正生，係要緊的人了，不但寫他是妓，且又瞽目者何？」余曰：「此別有深意焉，此是作書之人滿腹牢騷，借此以舒憤懣，總見世間之鬚眉男子，只知勢利，惟以富貴評月旦，塵埃中能物色英雄者爲誰？而錢貴以一瞽妓，乃卑汚之極矣，而多少富貴中人他皆不取，獨注意在一貧窮不堪之鍾生，矢心從良，後來竟得全美終身；不過有眼男兒不及一瞽妓女。此是作者一部大主意，須會得此，方許看此書。」

此書首卷及各回均有批註，絕大多數不署名者，自可視爲林鈍翁批。其中又有二、三十條批語，以「辱翁曰」起首，當爲辱翁之批。第一回楊玉環自辯通安祿山乃爲壽王雪忿，「不然，這樣三百六十斤的一個大肚皮鬍漢，那被底風流就有限了，有何可樂，有何可愛」句下，有批註兩則。其第二則曰：「余兄辱翁曰：『玉環與此兩人不同，肥而無骨，那怕壓殺。』」（頁八七）此可知辱翁乃鈍翁之兄。又有批者引人話語入評者，如第二回有「王大江先生云」云云一批，即此類也，然數量不多。其中第二十一回述李自成兵攻汴梁，「賊用陰門陣，驅婦女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上點大砲悉倒洩。城上急用陽門陣，令僧人裸立女牆叫罵；賊砲倒洩。」句下有如下之批：

昔明有一帝，見宮內豢豕，謂侍臣曰：「宮闈之中，蓄此何用？」命悉發光祿。後一夜，宮中獲一怪，索豬狗血厭之。而夜深，豬不可得。帝歎曰：「祖宗法自有深意，向之畜豬，焉知非爲此！所謂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備也。」余曾謂和尚一教，亦世間可有可無之人，比閱至此，破陰門陣亦大有用處，亦不可少之。然而大有疑焉：男人皆陽具，何故不可破此陣而必用和尚？愚意度之，豈以男子陽物微，不足以敵盛陰，因和尚上下兩光頭，以二陽而破一陰乎？殊不可解，俟高明教之。一元子曰：「三教一體，賢愚不一，智者當自悟。作此批者，愚而且蠢，無味。」

一元子之語，在整個批語意見一致之下提出批評，且保留下來，甚難得也。《姑妄言》除歷史人物外，其他命名皆有用意，此爲其特色之一，其他古小說人物命名，亦常有意義，惟不及此書之系統全面。部分命名如到聽（道聽途說）雖甚易知，而又有不少較隱蔽，批語時時提點其含意所在，甚有功於此書也。《姑妄言》書中，有不少笑話，批者也常引用笑話入批語中，粗略統計，不下五十則，亦爲此書批語之一大特色也。

就目前掌握到的資料看來，《姑妄言》寫成後並沒有刊刻，只在小圈子中抄錄流通。清代文獻中，我們看不到有關此書的任何記載。直至一九四一年，上海優生學會出版了排印殘本《姑妄言》第四十及第四十一回。這大概是《姑妄言》首次公開出版，但書前標明「會員借觀，不許出售」，只在一個小圈子流通。周越然〈孤本小說十種〉（《大衆》第二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後收入《書書書》，一九四四，香港圖書供應社，一九六六年影印本）之第六種即談殘抄本《姑妄言》。此爲《姑妄言》首見於公開著錄者。但此書殘卷及介紹文字皆發表於上海孤島時期，不

要說一般人看不到，連小說版本目錄專家如孫楷第等都未見，故亦未能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一九六六年，李福清發表了〈中國文學各種目錄補遺〉（《亞非民族》，一九六六年第一期，頁二〇四—二一二），記載蘇聯所藏未見於中國書目的俗文學作品，首提莫斯科列寧圖書館所藏之抄本《姑妄言》，謂「作者爲三韓曹去晶，存二十四卷二十四回，前有一七三〇年序，作者自評及林鈍翁總評（一七三〇）。每頁八行，行二十四字。斯卡奇洛夫(Skachkov)收藏，現存列寧圖書館抄本室，『斯卡奇洛夫藏書』九一九號」（頁二〇五）。此文使我們知道除了上海殘抄本外，又有一個《姑妄言》更完整的本子仍在人間。七、八〇年代我收集《思無邪滙寶》資料時，已讀過優生學會刊本《姑妄言》，知道這是一種重要的資料，曾請本叢書編委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劉世德和本叢書主編王秋桂兩位分頭收集。文研所本已得到列寧圖書館的同意影印了部分稿本，但因蘇聯解體而不了了之。秋桂兄得到李福清教授和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原蘇聯列寧圖書館）館長I.S. Filippov 教授的幫助，經過多方週折，終於得到此抄本的微捲。這大概是《姑妄言》全本首次校點排印。這部佚失了二百多年的書，終得面世，著者評者，當含笑於九泉。編者特別感謝李福清和 I.S. Filippov 兩位教授的支持和幫助。

如上所述，《姑妄言》現存抄本及殘刊本，今簡介如下：

(一)俄藏抄本（簡稱抄本）　俄國斯卡奇洛夫 Skachkov（一八二一—一八八三）於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出差中國時在北京收集到此書。李福清〈《姑妄言》小說抄本之發現〉謂：「一九七四年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了 A.I. Melnalknis 先生編的《Skachkov 所藏中國手抄本與地圖書錄》仔細記錄 Skachkov 收藏的抄本及手繪的地圖、風俗畫三三三種。其中 N245 著錄《姑

安言》，注明抄本是幾個人抄的，有人寫楷書，有人寫行書。第二卷、第二十一卷有中國收藏家之圖章。用的紙是『仁美和記』和『仁利和記』兩個紙廠的。……」我們現得到的微捲看不到中國收藏者的印章，因而不能了解到抄本的中國原藏者。

Skachkov 藏書在俄國收藏情況，可參上引李福清教授文章。此抄本後入藏蘇聯莫斯科列寧圖書館，現改稱爲俄國國家圖書館。

抄本共二十四册，計二十四回，第一册首〈自序〉，末署「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三韓曹去晶編」。次〈曹去晶自評〉，下註「既欲看是書，請先閱此評」，末署「書於獨醒園」。下〈姑妄言目錄〉，計引文及二十四回目錄，各回回目例爲兩聯，上聯爲正目，下爲附目。後爲「林鈍翁總評〉，末署「庚戌中元後一日古營州鈍翁書」。按庚戌爲雍正八年（一七三〇）。接下爲〈姑妄言首卷〉之鈍翁評。次爲正文，首行作「姑妄言首卷」，次行及第三行下署〈三韓曹去晶遊戲〉，下註「編爲知者道，不共俗人看」。第四行低兩格爲「引文」，接下爲引文之目：「秦淮舊蹟，瞽女遺踪」。此可視爲全書之楔子，所謂引文者，爲全書之開篇也，其行款格式一如各回。接下「姑妄言第一卷」之鈍翁評，此爲回前總評，以後各回亦皆如此。評後正文，首行「姑妄言卷之一」，次行低一格書「第一回」，第三、四行低兩格爲回目。回末有「姑妄言第一卷終」一行。自第二册起每册一回，各回格式與第一回大致相同。全書素白紙抄，多人筆跡，多用楷書，一般皆甚工整。然有若干抄手書法幼稚，不依行款，隨意塗鴉者，如第二十三回。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回原以行書抄寫，書法美好，又有人再用楷書小字謄抄於旁者。行書、楷書文字間有不同，多數情況爲楷書抄手筆誤，或錯認行書字所致。然亦有行書者錯誤而楷書者改正者。

或謄抄時有底本可參校也。此本亦有批註混入正文，正文抄成批註，以及批註抄錄時不規範而錯亂，甚至難以解讀的情形，都是抄錄疏忽造成的，好在數量不多。總體而言，抄錄質量還算不錯。此書正文半葉八行，全書皆無例外，正常情形每行二十四字，然有不少回每行字數不一，在二十二至二十八字之間者。

抄本除個別册於中縫書明葉次外，大部分不寫葉次，各頁書眉左右端，有俄國人以阿拉伯數字後加的頁次。此書原只有回前總批及正文中的雙行批註，但抄本中亦有少量眉批及夾批，就內容及筆跡看來，都是後人加添上的。這些批，有的是改正文字，有的是指明缺葉、錯簡所在，有的是指示抄錄的方式，或表示已作校之類。但也有一些批是就故事或批語發感慨的，我們並不排除其中有漏抄批語，校時再補上去的可能性。抄本偶有缺葉（如第一回、第六回），亦有二、三十處殘破，第十二、十九、二十及二十一册首一葉或數葉破損，第二十一鈍翁之回前總批前面部分已破失。亦有册中或册末葉殘缺者。第八回抄寫草率，有若干處塗污。此本第一、六、十四、十八、二十三諸册都有錯簡，這是裝訂時不小心造成的。此類情況詳參各回校記。抄本全書二千五百葉左右，雖有若干問題，但大體而言，還是保存完好的。《姑妄言》全書得以相當完整地保存下來，這也是十分幸運的了。此次出版，即以抄本爲底本。由於我們所獲得的是影印件和微捲，原抄本較厚，裝訂時書腦留空少，複製時又不能拆開，因此各書中縫亦有複製不出者。我們曾特別央請白嗣宏教授就近一一複查過原書，在此亦表示感謝之意。

抄本「玄」字缺末畫，避康熙諱。「萬曆」只一處作「萬歷」，餘皆作「萬曆」，「弘光」亦皆不缺筆，可知不避清高宗弘曆諱，則其抄寫，當於乾隆前，爲雍正末之抄本乎？

(二)殘刊本　原存一冊，爲第四十及第四十一回，第四十回前缺。原藏者誰氏未知，爲周越然藏書歟？今已不知流落何方矣。周越然記錄：「《姑妄言》存四十回，四十一回，四十二回。撰人不詳。清初素紙精寫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五字。四十二回缺首兩葉。」（《孤本小說十種》）刊本封面分三欄，右欄上題「海內孤本姑妄言」，前四字分兩行，「姑妄言」爲大字。中欄作「優生學會逍遙子校」。左欄下方作「會員借觀不許出售」。首〈鄧序〉，謂「……案其事跡，如『借阮大鋮銀子』，『姚澤民造反』，『阮大鋮不知殺死多少大臣』等，似應爲明末清初著作，與《醒世姻緣》時代，相去或不甚遠。又案《姑妄言》上有刪改二字，疑原有刻本，而經刪改重鈔者。此卷內容爲第四十至四十三（按「三」應作「二」）回，凡三回。……鈔本紙張，大抵爲乾嘉時物，書法亦然，則此當爲乾嘉好事者所爲。」末署「辛未冬，居士山人識」。次爲〈周序〉，謂「細閱四十及四十一兩回，見其文字之美雅，並不在《金瓶梅》之下，……此書著者，決知其爲明末清初人」云云。末署「民國三十年九月州亞識」。殘刊本雖無署明出版日期，亦無出版者，但可推知出版於一九四一年。〈周序〉後爲正文第四十回，註明「以上原文缺」，自「……他嫁與尋常人家，要選一個做官有錢的佳婿」起，至富新通崔命兒，「他不但慕色，又且感情，時常走來相看」止。第四十一回回目作「司公子漁色破家，崔命兒失丹喪命」，正文自「且說富新正同命兒坐着說話」起，至「這童自大眞是蠢人有蠢福，自從採得這一番之後，精神加倍，面貌生光，大不同往昔」止。下註明「殘篇完」。鄧、周兩氏皆謂抄本三回而刊本只得兩回，當時未全刊出乎？抑有誤記？

比較殘刊本和抄本可發現，殘刊本實爲抄本第十八回刪削修改者。刪去所有的批語、部分

韻文和笑話。富新和他的妻妾爲李自成兵所擄，在闖王營種種遭遇至死一段故事，抄本十五、六葉，近六千字，而殘刊本全部刪去，只以數十字草草作結。改動的主要是假道姑通佛姑一段故事，抄本中佛姑將三十歲，刊本作二十四歲。後佛姑有孕，爲其兄藺通發覺，抄本謂藺通將假道姑送官打死，又逼佛姑上吊而死。刊本則謂藺通將假道姑去勢，收爲男妾，佛姑鬱鬱病亡；四、五年後假道姑亦得暴病而亡。殘刊本不及抄本一回，然亦可用以校正抄本之誤字及混入正文之批語，故用作參校本焉。又《姑妄言》素材來源可考者，亦據原書作校。

本書校勘情形，詳見各回校記，或於正文間以校勘符號標示。至於一般通俗小說常見或底本出現次數頻繁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舔」作「咶」，「雜」作「襍」，「旗」作「旂」，「暫」作「蹔」，「塁」作「[illegible]」，「站」作「跕」，「拗」作「抝」，「漢」作「汗」，「拎」作「擰」，「酬」作「酧」，「皺」作「縐」，「鬆」作「松」，「浹」作「夾」，「糖」作「餹」，「癒」作「愈」，「碼」作「馬」，「臀」作「臋」，「踩」作「跴」，「壩」作「垻」，「磕」作「[illegible]」，「笨」作「坌」，「擅」作「抎」，「罐」作「礶」，「醃」作「餣」，「愣」作「楞」，「吵」作「炒」，「餵」作「喂」，「撣」作「担」，「襪」作「韈」，「咿」作「吚」，「嫵」作「娬」，「艦」作「襤」，「哪」作「那」，「佞」作「侫」，「噤」作「禁」，「纓」作「緓」，「槓」作「杠」，「藩」作「籓」，「敞」作「廠」，「衏」作「[illegible]」，「薑」作「姜」，「媾」作「姤」，「乾」、「杆」作「干」，「掉」、「調」作「弔」，「裝」、「椿」作「粧」，「翻」、「幡」作「番」，「猶」或作「尤」，「村」或作「邨」，「欄」或作「闌」，「凳」或作「橙」，「[illegible]」或作「踏」，「脅」或作「脋」，「稍」或作「少」，「照」或作「炤」，「勉」或作「免」，「脖」或作「䪬」，「稀」或作「希」，「銀」或作「艮」，「芽」或作「牙」，「痛」

出版說明

或作「通」，「樣」或作「樸」，「捨」或作「舍」，「値」或作「直」，「哨」或作「捎」，「褲」或作「庫」，「塞」或作「㩙」，「撂」或作「畧」，「蓮」或作「連」，「懶」或作「嬾」，「怪」或作「姪」，「擱」或作「閣」，「竊」或作「切」，「摸」或作「抹」，「梅」或作「枚」，「錠」或作「定」，「搗」或作「侮」，「彎」或作「灣」，「悽」或作「恓」，「餘」或作「余」，「撫」或作「搯」，「恍」或作「愰」，「戴」或作「帶」，「帶」或作「代」，「映」或作「暎」，「挖」或作「穵」，「撐」或作「牚」，「猴」或作「猴」，「歟」或作「與」，「境」或作「竟」，「覆」或作「復」，「嘟」或作「都」，「蹲」或作「蹾」，「碟」或作「𩟗」，「瘋」或作「風」，「坊」或作「方」，「粽」或作「糉」，「敷」或作「傅」，「婚」或作「昏」，「斟」或作「酙」，「薄」或作「萡」，「兩」或作「刄」，「掩」或作「掩」，「擦」或作「搽」，「絲」或作「系」，「插」或作「扱」，「裡」或作「里」，「鬍」或作「胡」，「鬚」或作「須」，「奔」或作「逩」，「諺」或作「喭」，「園」或作「囥」，「瀟」或作「消」，「麵」或作「面」，「纔」或作「儳」，「綁」或作「㑂」，「賊」或作「贼」，「睏」或作「困」，「數」或作「嗽」，「訴」或作「愬」，「廝」或作「斯」，「瞅」或作「矁」，「整」或作「正」，「腰」或作「要」，「字」或作「子」，「諫」或作「倈」，「廳」或作「聽」，「愧」或作「媿」，「遮」或作「庶」，「忿」或作「分」，「慌」或作「荒」，「慄」或作「栗」，「議」或作「義」，「嘻」或作「喜」，「唏」，「漿」或作「漿」或作「𥻨」，「鬢」或作「髩」或作「环」，「馱」或作「駝」或作「駄」，「蠟」或作「爉」或作「蝎」，「蓬」或作「鬔」或作「逢」，「擋」或作「攩」或作「當」，「一」或作「乙」或作「壹」，「桌」或作「槕」或作「卓」，「門」或作「門」或作「槅」，「晃」或作「愰」或作「幌」或作「揘」，「盅」、「忠」或作「中」，「副」、「附」、「咐」或作「付」；

與「粱」、「梁」不分，「第」、「弟」不分，「偕」、「諧」不分，「諂」、「諂」不分，「遊」、「游」
不分，「址」、「趾」不分，「個」、「各」不分，「效」、「効」不分，「買」、「賣」不分，「曲」、「典」
不分，「惑」、「感」不分，「纂」、「纂」不分，「梨」、「黎」不分，「密」、「蜜」不分，「早」、「蚤」
不分，「明」、「名」不分，「丘」、「邱」不分，「叉」、「乂」不分，「標」、「嫖」不分，「薄」、「簿」
不分，「心」、「必」不分，「厭」、「壓」不分，「縱」、「總」不分，「刺」、「剌」不分，「駐」、「住」
不分，「義」、「意」不分，「奄」、「淹」不分，「態」、「熊」不分，「鮮」、「解」不分，「思」、「恩」
不分，「哈」、「恰」不分，「敝」、「敞」不分，「傅」、「傳」不分，「說」、「話」不分，「佯」、「徉」
不分，「浪」、「娘」不分，「瓜」、「爪」不分，「斑」、「班」不分，「淨」、「靜」不分，「歪」、「盃」
不分，「候」、「侯」不分，「慕」、「暮」不分，「煩」、「繁」不分，「箱」、「廂」不分，「梢」、「稍」
不分，「俏」、「悄」不分，「清」、「青」不分，「慨」、「概」不分，「防」、「妨」不分，「磬」、「馨」
不分，「椿」、「樁」不分，「耍」、「要」不分，「練」、「煉」不分，「屎」、「尿」不分，「襠」、「檔」
不分，「衣」、「木」不分，「瞞」、「滿」不分，「分」、「兮」不分，「盼」、「盻」不分，「辛」、「幸」
不分，「烏」、「鳥」不分，「嗚」、「鳴」不分，「肓」、「盲」不分，「撇」、「撒」不分，「謬」、「繆」
不分，「調」、「綢」不分，「容」、「客」不分，「惱」、「腦」不分，「訴」、「訢」不分，「拆」、「折」
不分，「哄」、「烘」不分，「享」、「亨」不分，「僕」、「樸」不分，「慢」、「漫」不分，「那」、「都」
不分，「仗」、「伏」不分，「替」、「贊」不分，「怒」、「恕」不分，「卷」、「捲」不分，「璧」、「壁」
不分，「趨」、「趣」不分，「著」、「箸」不分，「藉」、「籍」不分，「座」、「坐」不分，「睢」、「雎」
不分，「臾」、「叟」不分，「庾」、「廋」不分，「諛」、「謏」不分，「極」、「急」不分，「姻」、「烟」

不分，「棵」、「顆」不分，「聚」、「衆」不分，「蠟」、「臘」不分，「但」、「俱」不分，「雨」、「兩」
不分，「沐」、「沭」不分，「叫」、「敎」不分，「娑」、「婆」不分，「枕」、「忱」不分，「賭」、「睹」
不分，「秣」、「抹」不分，「枯」、「祜」不分，「眠」、「眼」不分，「玉」、「王」不分，「畜」、「蓄」
不分，「峻」、「竣」不分，「不」、「下」不分，「群」、「郡」不分，「肋」、「助」不分，「筋」、「筯」
不分，「難」、「雖」不分，「妬」、「姤」不分，「件」、「仵」不分，「慚」、「漸」不分，「壤」、「壞」
不分，「睽」、「暌」不分，「睛」、「晴」不分，「珮」、「佩」不分，「栽」、「裁」不分，「攏」、「籠」
不分，「虬」、「乱」不分，「帕」、「怕」不分，「入」、「人」不分，「租」、「祖」不分，「卿」、「鄉」
不分，「苦」、「若」不分，「斜」、「邪」不分，「繫」、「擊」不分，「褌」、「褲」不分，「酥」、「蘇」
不分，「灸」、「炙」不分，「啐」、「碎」不分，「去」、「玄」不分，「腎」、「賢」不分，「找」、「我」
不分，「響」、「嚮」不分，「釀」、「饟」不分，「伽」、「茄」不分，「癱」、「攤」不分，「髓」、「隨」
不分，「廷」、「庭」不分，「進」、「近」不分，「僂」、「樓」不分，「烝」、「蒸」不分，「透」、「逗」
不分，「宵」、「霄」不分，「趺」、「跌」不分，「槁」、「稿」不分，「徙」、「徒」不分，「咎」、「咎」
不分，「箇」、「筒」不分，「菅」、「管」不分，「褪」、「腿」不分，「招」、「抬」不分，「頂」、「項」
不分，「與」、「興」不分，「取」、「娶」不分，「漱」、「嗽」不分，「嬉」、「嘻」不分，「嚇」、「赫」
不分，「罔」、「岡」不分，「網」、「綱」不分，「貪」、「貧」不分，「微」、「徵」不分，「惟」、「帷」
不分，「紳」、「伸」不分，「渡」、「度」不分，「朽」、「杇」不分，「形」、「刑」不分，「狀」、「壯」
不分，「叛」、「判」不分，「休」、「体」不分，「妾」、「妄」不分，「栗」、「粟」不分，「拼」、「併」
不分，「紗」、「沙」不分，「礲」、「瓏」不分，「貼」、「帖」不分，「冠」、「寇」不分，「眨」、「貶」

不分，「銷」、「鎖」不分，「跨」、「胯」不分，「刀」、「力」不分，「策」、「榮」不分，「壺」、「壼」
不分，「和」、「合」不分，「蔑」、「篾」不分，「受」、「愛」不分，「盡」、「書」不分，「甌」、「毆」
不分，「河」、「何」不分，「做」、「作」不分，「隊」、「墜」不分，「投」、「頭」不分，「兢」、「競」
不分，「驚」、「警」不分，「負」、「員」不分，「惦」、「墊」不分，「惜」、「借」不分，「偏」、「徧」
不分，「款」、「疑」不分，「差」、「羞」不分，「淌」、「倘」不分，「尸」、「戶」不分，「垣」、「坦」
不分，「宴」、「晏」不分，「怪」、「快」不分，「趁」、「稱」不分，「鍾」、「鐘」不分，「誓」、「哲」
不分，「惺」、「猩」不分，「顧」、「僱」不分，「重」、「從」不分，「勢」、「式」不分，「釭」、「缸」
不分，「爲」、「馬」不分，「觀」、「覷」不分，「的」、「約」不分，「性」、「姓」不分，「嵌」、「篏」
不分，「反」、「返」不分，「辰」、「晨」不分，「用」、「同」不分，「扣」、「叩」不分，「繃」、「綳」
不分，「艾」、「哎」不分，「矯」、「嬌」不分，「史」、「吏」不分，「葷」、「暈」不分，「隲」、「隙」
不分，「勵」、「厲」不分，「紮」、「劄」不分，「耀」、「躍」不分，「呡」、「民」不分，「堤」、「提」
不分，「績」、「蹟」、「跡」不分，「代」、「待」、「侍」不分，「設」、「没」、「役」不分，「抗」、「扛」、
「杠」不分，「安」、「忘」、「望」不分，「己」、「已」、「巳」不分，「已」、「以」、「矣」不分，「祿」、
「綠」、「緣」不分，「德」、「得」、「的」不分，「啓」、「起」、「豈」不分，「倒」、「到」、「道」不
分，「博」、「搏」、「摶」不分，「豪」、「毫」、「亳」不分，「直」、「眞」、「貞」不分，「贏」、「嬴」、
「羸」不分，「倍」、「陪」、「賠」不分，「壓」、「塵」、「麈」不分，「卵」、「卯」、「卬」不分，「兒」、
「尔」、「而」不分，「攙」、「纔」、「讒」不分，「冒」、「胃」、「胄」不分，「機」、「幾」、「畿」不
分，「獎」、「漿」、「槳」不分，「困」、「因」、「固」不分，「丈」、「大」、「太」不分，「撒」、「撤」、

「徹」不分，「臊」、「燥」、「躁」不分，「令」、「今」、「金」不分，「髒」、「臟」、「贓」不分，「熱」、「熟」、「孰」不分，「也」、「他」、「地」不分，「底」、「低」、「抵」不分，「避」、「僻」、「辟」不分，「向」、「响」、「晌」不分，「問」、「門」、「們」不分，「乎」、「呼」、「吁」不分，「看」、「着」、「者」不分，「土」、「士」、「仕」不分，「吝」、「各」、「名」不分，「麼」、「磨」、「摩」不分，「貝」、「具」、「其」不分，「過」、「遇」、「愚」不分，「腹」、「復」、「服」不分，「輩」、「背」、「肯」不分，「然」、「燃」、「撚」不分，「衲」、「納」、「吶」不分，「護」、「獲」、「穫」不分，「工」、「功」、「攻」不分，「存」、「在」、「再」不分，「竪」、「堅」、「監」不分，「宮」、「官」、「宦」不分，「歹」、「反」、「及」不分，「北」、「比」、「此」、「些」不分，「相」、「想」、「像」、「象」不分，「謂」、「爲」、「未」、「位」不分，「兔」、「免」、「面」、「而」不分，「時」、「特」、「持」、「恃」不分，「末」、「未」、「禾」、「來」不分，「辯」、「辨」、「瓣」不分，「汁」、「計」、「記」、「許」不分，「哩」、「裡」、「理」、「禮」不分，「隻」、「支」、「枝」、「技」不分，「又」、「有」、「友」、「支」不分，「勤」、「勸」、「歡」、「觀」不分，「如」、「知」、「只」、「至」不分，「才」、「財」、「材」、「村」不分，「夠」、「勾」、「鈎」、「釣」不分，「姚」、「桃」、「挑」、「跳」不分，「放」、「故」、「敌」、「敢」不分，「扁」、「匾」、「篇」、「遍」、「邊」不分，「句」、「向」、「問」、「間」、「閒」不分，「韋」、「常」、「當」、「嘗」、「長」不分，「干」、「于」、「子」、「了」、「丫」不分，「住」、「佳」、「往」、「拄」、「柱」不分，「見」、「是」、「自」、「時」、「事」不分，「籮」、「鑼」、「羅」、「罹」、「罷」不分，「罷」、「擺」、「把」、「抱」、「報」不分，「巴」、「吧」、「把」、「杷」、「靶」不分，「白」、「日」、「曰」、「旦」、「目」、「自」不分，「悵」、「帳」、「張」、「脹」、「賬」、

「腸」不分，「狼」、「狠」、「很」、「恨」、「限」、「根」、「跟」不分，偏旁「木」、「才」不分等等；以及若干慣用語詞如「婊子」作「表子」，「赳赳」作「糾糾」，「汚穢」作「汚濊」，「鸚哥」作「鸚鵡」，「畎畝」作「畖畆」，「燙酒」作「盪酒」，「芙蓉」作「芙容」，「邋遢」作「辣瘍」，「抖擻」作「抖搜」，「疙瘩」作「趷踏」，「齷齪」作「喔跹」，「猴急」作「喉急」，「悚然」作「聳然」，「筷子」作「快子」，「世面」作「識面」，「見識」作「見試」，「惺眼」作「星眼」，「咨嗟」作「咯嗟」，「倔強」作「崛強」，「仔細」或作「子細」，「蒼蠅」或作「蒼蠅」，「親戚」或作「親妾」，「鴛鴦」或作「夗央」，「萬曆」或作「萬歷」，「棺材」或作「官材」，「笑談」或作「笑但」，「豆腐」或作「荳腐」，「翻本」或作「反本」，「不過」或作「不故」，「便宜」或作「便益」，「皇帝」或作「黃帝」，「嗚呼」或作「烏乎」，「朦朧」或作「朦朧」，「眼睛」或作「眼精」，「索性」或作「率性」，「叮咚」或作「丁冬」，「收拾」或作「收什」，「原來」或作「元來」，「齜牙」或作「咯牙」或作「咨牙」，「傢伙」或作「家火」或作「家伙」，「蜂擁」或作「蜂湧」或作「蜂蛶」，「勾搭」或作「拘搭」或作「鈎搭」，「葫蘆」或作「壺蘆」或作「壺盧」，「窟窿」或作「窟寵」或作「窟寵」或作「窟籠」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自序

夫余云此書不名曰真而名曰妄者何哉以余視之今之衣冠中人妄富貴中

人妄勢利中人妄豪華中
人妄雖一舉一動之間而未嘗
不妄何也以余之醒視彼之
皆故耳至於他人聞余一言

曰妄見余一事曰妄余飲酒而人曰妄余讀書而人亦曰妄何也以彼之富視余之貧故耳我既以人為妄而人又以我為

安蓋宇宙之內彼此無不可以
爲安嗚呼況余之是書孰不
以爲安耶故不得不名之安
言也然安乎不安乎知心者鑒

之耳

時

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

三韓轡去晶編

於獨醒園

曹去晶自評

既欲看是書
請先閱此評

余著是書豈敢有意罵人無非一片菩提心勸人向善耳內中善惡貞淫各有報應句雖鄙俚然隱微曲折其細如髮始終照應絲毫不爽明眼諸公見之一覽

自能了然可不負余一片苦心其次者但觀其皮毛若曰不過是一篇大勸世文耳此亦可言也倘遇畧識數字以看鼓詞之才學眼力看之但曰好耶好村此乃諸公為腹所負自付耳非關余書之村也求其不看為幸何故諸公自恐其汙目余更恐其

汙書

書于獨醒園

姑妄言目録

俄藏抄本姑妄言目錄首頁

鍾員外無心逢姪　弘光一庸主斷送半壁金甌

第二十四回

小狗子敗子竟回頭　附定国奸謀害勇将

鍾黿生神龍不見尾　鍾生神膽救仙狐

姑妄言目録終

林鈍翁總評

予與贅子去晶雖曰異姓寔同一體自襁褓至壯迄老如影之隨形無呼吸之間相離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之交也贅予偶以所着之姑妄言示予々初閲之見其中多褻以淫穢之事不勝駭異曰贅子生平性與予同愚而且鹵直而且方不合時宜之蠢物也何得作此不經之語深疑之必有所謂復細閲之乃悟其以淫為報應具一片婆心借種々諸事以說法耳何以見之黃金色以蠢然之富翁好色輕生而

俄藏抄本姑妄言林鈍翁總評首頁

馬士英阮大鋮奸貪悞國牛質易于仁好色貪淫游混公卜通悞人子弟屠四人屠户局賭坑人皆有惡報其他種〻不可枚舉明眼人一見而即知之何必予之多喙倘有一竅不通有眼如盲之輩見之强做解事語曰此書一村淫之小說也不但玷汙此書豈不負譬子此一片婆心耶予故不憚煩瑣表而出之有見之者須細心思其報應處學其改過處而但注目覩其淫豔處也故為之評

庚戌中元後一日古營州鈍翁書

姑妄言首卷

鈍翁曰開首一段原是叙暫妓出處別無深意然將江寧歷來始末及城中諸景寫得清〻白〻曾游過者一閱如在目前固一快事即未至者亦可想其風景不勝神往永樂之設官妓萬世仁人君子為之腐齒痛心先說建十六樓直是盛朝富麗忽然以此係永樂皇帝造為漁利之所一語復感嘆十六樓一作把許多綺言一筆抹殺真皮裡陽秋不覺令人失笑

俄藏抄本姑妄言首卷林鈍翁評首頁

内中說癡頑公子富家郎効用加納等語並非罵此等人是如此正欲警此輩人不可如此也一片婆心看書者勿錯會其意

姑妄言首卷

三韓峇去晶游戲編爲知者道不共俗人看

引文

秦淮舊蹟

簪女遺踪

詩曰

阿房宫裡稱佳麗　誰識秦淮艷六朝

個瞎妓兩世姻緣的公案欲續在後文故引此以見瞎妓之來踪不致突然使觀者詫異耳請閱下回便知端的

姑妄言第一卷

鈍翁曰此一回方入正意說神說鬼正是本書命名姑妄言之意然如此方見得來蹤分明或謂一部書中不下百人而托生者寥寥數十而已其餘或善或惡何不皆之一一註名更覺可據余曰若如所言不是著書竟是作一本大點鬼簿矣或又謂既如所云何不竟不用此一段神鬼的話余笑曰若不引此數十人出處後來憑空生出多人又是一篇無影的杜撰了要識作者之意方見其苦心

俄藏抄本姑妄言第一卷林鈍翁評首頁

此一回書雖係正文猶文之餘文也如傳奇之副末開場一齣雖與正文無涉然係必不可少者看者須知
此開卷說到聽謂他上無父母中鮮兄弟者何意後来引出鍾生也是無父母鮮兄弟来遠〻相對這一个便流落做了閒漢那一個便成了正人君子愈見鍾生之不可及也又謂到聽惟以聽新聞說白話為事近日此輩人幾遍于天下矣

姑妄言卷之一

第一回

引神寓意　接引菴黑尼姑受異術

借夢開端　附　西湖畔小寡婦縱奇淫

話說前朝有一奇事余雖未曾目睹却係耳聞說起來諸公也未必肯信但我姑妄言之諸公姑妄聽之消長晝袪睡魔可耳（二十四回書從這兩個妄字生出）你道此事出自何時係當日萬歷年間南京應天府有一個閒漢姓到名聽字圖說（一部書頭一個出名的便是道聽塗說的閒漢）

俄藏抄本姑妄言第一回首頁

士央煩緊鄰的一個層四處尋了數次不見踪影那道士又不
知往何處雲游去了看官記着話休絮絮煩且結過一邊端的到聽
所聞古城隍判斷之語並諸人托生之事可是真否等我細細
敷演後文來因便見正是

無事閑門著書　　談空不如說鬼二語總結一部書大意

姑妄言第一卷　終

俄藏抄本姑妄言第一回末頁

海内孤本

姑妄言

優生學會逍遥子校

會員借觀不許出售

殘刊本姑妄言封面

鄧序

友示我「姑妄言」鈔本一卷，凡三回。挑鐙按酒，檢讀一過，雖殘編剩簡，猶覺醰有味。布局略似「醒世姻緣」而無其酸腐，雖淵亦有中郎虎賁之似，敘事輕鬆簡潔，間插小詞，亦清新可誦，不知竟出誰氏之手。

案其事跡，如「借阮大鋮銀子」，「姚澤民造反」，「阮大鋮不知殺過多少大臣」等，似應為明末清初著作，與「醒世姻緣」著作時代，相去或不甚遠。

又案「姑妄言」上有删改二字，疑原有刻本，而經删改重鈔者。此卷內容為第四十至四十三回，凡三回，依次錄之

，此當爲第十四冊，原書當有二十冊至三十冊，其回目亦當有六十回至一百回之多，則其質量，亦幾與「醒世姻緣」相等，如此鉅著，而清代禁書全目中不載是書，則或原書銷行未廣，或兩改吏鈔者巳爲僅存之孤本，亦未可知，惜無首尾、無由確考其時代矣。

按本紙張，大抵爲乾嘉時物，書法亦然，則此當爲乾嘉間好事者所爲。

書將付梓，因就蠡測，略書數言，以弁其端。

辛未冬　居士山人識

周序

「姑妄言」一書，向未見過。查清代禁書諸目，及諸家叢目，均不載是書，誠海內外孤本也；雖為殘本，實有覆印之價值。細閱四十及四十一兩回，見其文字之猥褻，並不在「金瓶梅」之下，而一傳一不傳者何故乎？以其主張采補，近乎邪說而非正道乎？兩書所用文字，大不相同。「金瓶梅」用北方土白，不易通曉；「姑妄言」用普通白話，最易明白。

此書著者，決知其為明末或清初人。原為抄本，寫手甚佳，自假余家所藏鏡洋巢（沅）氏舊抄「續金瓶梅」也。惜

殘刊本姑妄言周序第一頁

首末兩册不存，無從考其源流，更無從知全書之回數矣。

民國三十年九月州亞識

姑妄言（原四十回）

（以上原文缺）

他嫁與尋常人家，要選一個做官有錢的佳壻，誰知姻緣不湊，絕無其人。到了二十多歲，吳老兒緊聞其美，煩人去說，崔司獄雖知他是要做小，因上邊沒有夫人，一心情願才嫁了這門富貴全備的老濁，做了一位尖位夫人。你道何爲尖夫人？他要說是小，上邊又無正室，公然與大無異；要說是大，卻又是娶來做小，在又小又大之間，所以有此美稱。吳老兒那夜同他交合之時，有一個西江月說他兩人道：

白髮蒼髯老叟，紅顏綠鬢嬌娃，枯藤纏繞嫩柔花，也算鳳鸞同路。　吳叟心中自喜，命兒口內頻嗟，元紅可惜

殘刊本姑妄言第四十回首頁（上缺）

起只十六歲，已自心喜，看他的文章，也還明白，看少美兩個字上甚高取了，道學中朋友，見他這樣個年青，雖不想來親近，但他自幼被父母管教着不許多會人，迂迂板板，從不喜同人談笑，衆人見他如此，疑他是少年老成，倒不敢同他兒戲，有狠褻褻他的，也只好看他兩眼罷了。他自進學之後，他母親就放鬆了些，也就時常出來走走，聽得人說慈悲菴有個絕色的姑子，又如何風流瀟灑，有美少年到那裏，皆欣然笑納，他一個少年情性，未免也就心動，問了慈悲菴的去處，走了來看看，不意崔命兒視爲腹上之資，以胯下之美味相遺，且格外垂青，又有朱提金錢之贈，他不但慕色，又且感情，時常走來相看，未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姑妄言（原四十一回）

司公子漁色破家

崔命兒失身喪命

且說宦萼正同命兒坐着說話，又進來一個翩翩少年，這人姓司，雙名進朝，年方二十有二，他父親名司遵，現任廣東糧道管按察司事，母親金氏。他家有萬餘之富，這進朝，他是個獨子，父母珍愛，留在家中照管，他是一個恩監，他生性倒還聰爽，腹中也還有些墨水，只有一樁毛病不好，別的都不甚愛，只在一個色字上專做工夫，他的妻子容氏，也是大家子閨秀，生得那身材品貌也算得一個十全的女子，比他小一歲，那容氏

殘刊本姑妄言第四十一回首頁

睡得快活，恐對不得咀嚼掉了些，命兒見他如此，只說他是個劣獸，也不知他能吐能採，儘着力吞鎖，不想力有盡時，反被他一採吸納不住，走了個乾乾淨淨，雖然是八串，這也是他害了多少少年的報應。他若不死，將來流毒貽害還了得麼？那接引雞的姑子，幸虧生得醜陋；人不愛他；他既不能傷人，人也不得害他，抵了個值，即如楚國的養由基，射了一輩子神箭，手中不知殺了多少名將，後來反被吳國的兵卒射死。人生世上，恃着這件本事傷人，將來定以此自殺，總是一個循環的道理。這黃自大真是惡人有惡報，自從採得這一番之後，精神加倍，面貌生光，大不同往昔，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殘篇完）

自序

夫余之此書。不名曰眞而名曰妄者。何哉。以余視之。今之衣冠中人妄。富貴中人妄。勢利中人妄。豪華中人妄。雖一擧一動之間而未嘗不妄。何也。以余之醒視彼之昏故耳。至於他人。聞余一言曰妄。見余一事曰妄。余飮酒而人曰妄。余讀書而人亦曰妄。何也。以彼之富視余之貧故耳。我旣以人爲妄。而人又以我爲妄。蓋宇宙之內。彼此無不可以爲妄。嗚呼。況余之是書。孰不以爲妄耶。故不得不名之妄言也。然妄乎不妄乎。知心者鑑之耳。

時

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

三韓書去品編於獨醒園

曹去晶自評既欲看是書。請先閱此評。

余著是書。豈敢有意罵人。無非一片菩提心。勸人向善耳。內中善惡貞淫。各有報應。句雖鄙俚。然隱微曲折。其細如髮。始終照應。絲毫不爽。明眼諸公見之。一目自能了然。可不負余一片苦心。其次者。但觀其皮毛。若曰不過是一篇大勸世文耳。此猶可言也。倘遇略識數字。以看鼓詞之才學眼力看之。但曰好村好村。此乃諸公爲腹所負自付(村)耳。非關余書之村也。求其不看爲幸。何故。諸公自恐其汙目。余更恐其汙書。

書於獨醒園

姑妄言目錄

姑妄言目錄終

校記

❶「友」原作「支」，據正文回目改。
❷「烝」原作「丞」，據正文回目改。
❸「私」原作「淫」，據正文回目改。

❹「淫」原作「私」，據正文回目改。
❺「賊」原作「惡」，據正文回目改。
❻「具」原作「且」，據正文回目改。
❼「惡」原作「蕚」，據正文回目改。
❽「足多」原作「多足」，據正文回目改。
❾「自大」原作「百萬」，據正文回目改。
❿「受恩」原作一「愛」字，據正文回目改補。
⓫「德」字原無，據正文回目加。
⓬「兵部」原作「司馬」，據正文回目改。

林鈍翁總評

予與曹子去晶。雖曰異姓。實同一體。自襁褓至壯迄老。如影之隨形。無呼吸之間相離。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之友也。曹子偶以所著之姑妄言示予。予初閱之。見其中多雜以淫穢之事。不勝駭異。曰。曹子生平性與予同。愚而且鹵。直而且方。不合時宜之蠢物也。何得作此不經之語。深疑之必有所謂。復細閱之。乃悟其以淫爲報應。具一片婆心。借種種諸事以說法耳。何以見之。黃金色以蠢然之富翁。好色輕生。而再世得爲才貌雙全之鍾情。復獲高第。而更得美麗之錢貴爲妻者。何故。以其自供生平一惡並無。諸善皆積。而神判中亦云心實善良。以其一善能解百惡之所致耳。後又因其爲多情種子。見色不迷。度量寬宏。謙謙自下。神復庇其發甲爲官。及其居官清正。爲國愛民。歸時兩袖清風。而宦實以報德之故。酬以萬金之產。焉知非冥冥之中陰注陽受者乎。此豈非

警人當富而好善之婆心耶。白氏以銀錢擇婿。幾墮畜道。因其有感情報德之微。初罰之爲瞽爲娼。後方得爲良婦。其旨深矣。再世爲瞽目之錢貴。一遇鍾情。即矢貞不二嫁。後即置爲小星。後得雙目重明。受封生子。此豈非警人擇婿不當以財。而持身無淫妒之婆心耶。後三生者因係讀書之人。亦好色輕生。故罪黃金色一等。再生爲宦賈童。愚醜癡頑以報之。念其苦學之勤。使皆生於豪富。神恩厚矣。孰不知彼等無惡不作。恃富橫行。猶寬之。未罹惡報。但使之受其淫毒妻子之淩虐而已。若以宦蕚之惡。賈文物之假。童自大之臭。尚不使其妻子淫於人者。因宦賈童未曾淫人之妻女。故此妻不淫人。只不過癡頑凶暴。尚猶可恕。特存一點惻隱之心。留一自新之路與彼等耳。後能幡然自改。皆力行善事。宦蕚見色。能忍人所不能忍。賈童能輕財。捨人之所不能。更得神祐。不但保守家業善終。而且多福多壽多男子。仍暗化厥妻凶淫妒悍之

心。使得同偕到老。豈非警人改故遷善。得獲良報之婆心耶。宦實爲朝廷大臣。而依附逆璫爲之假子。賈明以淸高之翰苑。而有萬餘之產。焉知非主考時私弊之得。童山能以刻薄而致富。宜乎生子若是。幾墜家聲。後幸得而守其家業者。雖三子能改過自新所致。或此三老又有隱微之善行。得挽回耳。此豈非警人貴者當盡忠於國。富者勿刻薄於人之婆心耶。侯富鐵三氏。前生皆爲男子。因罪孽深重。致墮畜道。罪限受滿。始得爲奇醜淫惡之婦人。此豈非警人勿造罪墮落之婆心耶。但此三氏之父。何不幸而生此三女。得無亦有失德耶。然其女尙無淫人之醜行。只其形狀醜惡。生性淫妒。乃厥夫刑于之化所致。況後盡化爲賢婦。不足爲父母累也。嬴陽以一梨園。仗妻子淫人而得千金之產。便妄自尊大。且誘人賭博內中。坑陷人家子弟不少。而使其愛女受報若此。此豈非警人忽恃財自妄。誘人局賭之婆心耶。了緣盜而獲命。幸矣。而

又加之以淫毒。獄卒已屬凶徒。而又淫騙犯婦。龍飀淫人之女。又負情以揚其醜聲。故皆不得其死。此豈非警人凶險好淫之婆心耶。鍾趨擁婦棄姪。嫌貧棄婿。自後家產即爲不肖之子傾蕩。且隕命絕嗣。此豈非警人勿疏棄貧窮骨肉之婆心耶。鍾悛忘親棄弟。呑產離鄉。只落得骨殖棄於中流。妻嫁子奴。若非賢弟。幾斬其祀。此豈非警人勿薄棄手足之婆心耶。戴遷以好賭之故。傾家蕩產。至棄女爲人之婢。此豈非警人勿貪賭之婆心耶。鐵化好賭貪嫖。日夜飄蕩。致使妻子與狗爲伍。而後有外遇。竟非人類。此豈非警人勿晝夜貪於嫖賭之婆心耶。鄔合雖係諂脅小人。而不助人爲虐。後亦得重酬。使其嬴氏有此一番淫行者。因其已係廢人而誤少年女子。隱寓老翁蓄少婦之輩。豈非警人當自量。不可誤少艾婦女之婆心耶。莫氏覓媳而誤於媒。鄔合娶妻而誤於媒。鐵氏賣婢幾坑於媒。此豈非警人勿爲狡媒所誤之婆心耶。梅生能親

厚貧窮之友。初獲艷妻。後得千金之報。鮑信之只以本分和氣四字獲利。而後得功名。含香以多情之故。而得良善之夫。嬴氏初雖淫蕩。而後能改過。竟得夫婦偕老而有子。豈非警人當做好人行好事之婆心耶。竹思寬幼而不孝。己身已好賭。而反誘人以賭。既誘人以嫖。而又私人之妻。娶老鴇爲之婦。買龍陽爲之子。納妓婢爲之媳。已純乎其龜矣。此等一分人家。尚可言哉。誠所謂之忘八。卑卑不足數者矣。此非警人當上進。忽蹈下流之婆心耶。鍾悛因一文之故。破產而喪命。此豈非警人生意中勿見小苛刻之婆心耶。以上諸人。係書中要緊節目。故爲提出。如馬士英阮大鋮奸貪誤國。牛質易于仁好色貪淫。游混公卜通誤人子弟。屠四人屠戶局賭坑人。皆有惡報。其他種種。不可枚舉。明眼人一見而即知之。何必予之多喙。倘有一竅不通。有眼如盲之輩見之。強做解事語曰。此書一村淫之小說也。不但玷汙此書。豈不負曹子此一片

婆心耶。予故不憚煩瑣。表而出之。有見之者。須細心思其報應處。學其改過處。而(勿)但注目觀其淫艷處也。故爲之評。

庚戌中元後一日古營州鈍翁書

姑妄言首卷

鈍翁曰。開首一段。原是敍瞽妓出處。別無深意。然將江寧歷來始末及城中諸景。寫得清清白白。曾遊過者一閱。如在目前。固一快事。即未至者。亦可想其風景。不勝神往。

永樂之設官妓。萬世仁人君子爲之腐齒痛心。先說是建十六樓。直是盛朝富麗。忽夾以此係永樂皇帝造爲漁利之所一語。復感嘆十六樓一作。把許多綺言一筆抹殺。眞皮裡陽秋。不覺令人失笑。

內中說癡頑公子富家郎效用加納等語。並非罵此等人是如此。正欲警此輩人不可如此也。一片婆心。看書者勿錯會其意。

姑妄言首卷

三韓曹去晶遊戲編 爲知者道。不共俗人看。

引文 秦淮舊蹟 瞽女遺踪

詩曰。

阿房宮裡稱佳麗。誰識秦淮艷六朝。
風婀綠楊穿畫鷁。月明紅粉步虹橋。
滄浪夜夜聞鼉鼓。臺榭年年吹洞簫。
最是八行書未盡。渡頭又見酒旗招。

這一首詩是贊秦淮之作。你道這秦淮在何地方。乃金城中一條內河。這金陵係江南之地。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於楚。因楚威王埋金於此以鎮之。故謂之金陵。嬴政改爲秣陵。孫權更爲建業。西晉曰建康。東

晉曰丹陽。隋曰蔣州。唐曰昇州。宋仍建康府。元時稱集慶路。至明太祖建都於此。改爲應天。今之江寧府是也。秦始皇時。太史奏金陵有天子氣。那時他方自稱爲始皇帝。滿心以爲天下是他嬴家一己之物。欲傳之子孫於萬萬世。聽得這話。猶恐幾千萬年後或生聖人。奪了他家天下。遂忙忙發駕南巡。欲將龍脈掘斷。以洩王氣。自東至西濬成一河。城分兩半。引淮水灌之。因係始皇所開。故名曰秦淮。俗有兩句道得好。

世無百歲人。枉做千年調。

就是他了。寫盡愚人之愚。千百年後之王氣不曾洩去。反把自己的王氣洩盡。一傳而絕。照遠不照近。千古同然。這秦淮東有三十三洞。但通江源。而人不能出入。在通濟門之南。東門也。西有一十八洞。設立水關。可行舟楫。在水西門之南也。諺云。三十三天無人走。十八地獄有人行。此之謂也。起初不過是條河而已。直至吳宋晉齊梁陳六朝。皆都於此。方纔富盛。到明洪武建都之後。將城改築外城。袤延一百二十里。門有十八。有瑤芳。土橋。鳳臺。安德等名。內城

周六十里。門有十三。有聚寶。三山。石城。定淮。清涼。通濟。儀鳳。仙鶴。麒麟。金川。太平。得勝。洪武等名。東則龍蟠。西則虎踞。建皇城宮室於其北。復將此河自南至北。開至雞鳴山下而止。雞鳴山之左。乃古之鍾山。形如覆舟。又名覆舟山。因蔣子文追賊至此山下被殺。孫權於此立廟祀之。故又名蔣山。山側有臺城舊基。建章宮含章殿遺址。此即壽陽公主人日梅花落額山處也。陳後主辱井。山後即玄武湖。山之巔。右有梁武帝所創之雞鳴寺。此寺乃寶誌公監造。地址不過數畝。內中週廻曲折。深邃若大刹焉。至今有誌公遺像。漆裹裝金。造塔如室以供之。其左則明太祖所建之觀星臺。山之下。東則太學。西則帝王廟。功臣廟。蔣廟。高廟。合城機匠祀之。廟中有泉極佳。城隍廟。關帝廟等十廟。金碧輝煌。至於兩河岸上。有泮宮。泮宮二字乃宋朱熹所書。天下文廟之內皆爲明倫堂。獨此名明德堂。乃宋文天祥所書。文廟之側即貢院焉。又有黃公祠。桃葉渡。邀笛步。十景牆。橋側有青溪。今呼內橋。淮清。文德。武定。靖難時。黃觀夫人有詩云。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持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劍清風滿帝都。即此處也。利涉。乃木

（橋也。自來相傳此橋映蘇州風水。宜木不宜石。至今蘇人年年來修。亦一古蹟也。）大中。上浮。下浮。（二橋乃船搭浮橋也。）珍珠。蓮花。陡門。四象。笪橋等名。如飛虹橫跨河上。將一條秦淮妝點得十分富麗。十餘里樓臺夾岸。千百處樹木參差。畫舫飄遊。從朝至暮。笙歌繚繞。以夜繼日。天下相傳爲名勝之地。繁華之邦。凡過往紳衿商賈僕隸。無不買舟遊賞。本處富貴的人不消說。雖貧窮屠販。亦典衣棄物。必常常遊鑒。倘有一人不至。衆口咸稱俗物。因此遊人如蟻。往來絡繹。故那兩岸河房多居美妓。或隱約於珠簾之內。或徘徊於花柳之間。或品洞簫。或歌新詞。或倚雕欄而獻媚。或逞妙技以勾魂。或斜溜秋波。或嫣然獨笑。引得這些遊人浪子。無不魂迷色陣。骨醉神飛。日夜如狂。四時不息。這一段便是秦淮的佳話。後來明太祖升遐。太孫繼立。燕王朱棣爲惡禿姚廣孝所蠱惑。自北平起兵篡奪了建文天下。（敘事中已把二人的罪案伏下。妙。）改元永樂。恨靖難諸公不肯臣附。遂大殺忠良。男子老幼盡戮。妻女大小悉充官妓。於城裡

城外建造

重譯。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輕煙。淡粉。

梅妍。柳翠。鼓腹。謳歌。南市。北市。清涼。來賓。

共十六樓。以分貯之。設教坊司掌管。隸於太常樂籍。教坊司紗帽角帶。圓領白菜補子。有衙署。有公座。硃筆。吏役。刑仗。籤筒之類。儼然一官。但遇客不敢拱揖耳。終歲斂一年之利。交於宮中金花庫。爲后妃脂粉之資。醜極。以胯下得來之物。爲后妃面飾。可笑。美其名曰金花銀兩。這十六樓乃永樂皇帝造爲漁利之所。永樂於地下若有知。亦當愧殺。但不知可悔此一著錯否。與他處娼樓妓館自是不同。眞個是雕梁畫棟。玉宇瓊樓。檐飛走獸。窗斲菱花。一到晚來。紗燈照耀。玉燭輝煌。火光熒熒。如同白晝。淺斟低唱。妙舞嬌歌。觥籌縱橫。絲竹迭奏。朝夕爽心。日夜聒耳。至於其中美妓。則不可勝數。眞古今第一盛蹟。却也是亙古新創第一奇政也。奇則奇矣。虐亦虐也。曾有一詩感嘆這十六樓道。

南北繁華十六樓。語褒而意貶。管絃吹動一江愁。勝於罵。

勸懲自有先王法。罪辱何須及女流。
陌巷花連秦苑曉。歌臺鶯囀漢宮秋。
當年只爲通商賈。不解而今有妓囚。

看了此詩。便知那時光景了。此句內中。贊美也有。唾罵也有。直到了嘉靖年間。此風稍息。然又生出一種瞎妓來。說起來尤爲可笑。瞎妓來因。你道一個女人生在世上。五官俱足。猶有醜陋不足觀者。況少了一對眼睛。可還看得。至於妓者。全要在秋波寄意。眼角傳情。若緊閉雙眸。有何趣味。相傳昔人有愛一眇娼者。寵癖異常。娶之而歸。人皆笑之。以爲異事。彼云。予自得斯人。視天下婦人無不多一目者。秦少遊有眇娼傳。此不過一人之癡情耳。與嗜痂者何異。但一女子至於雙目皆瞽。猶可相親者乎。你道這些人爲何作興到他。聖人云。見瞽者變。與孟夫子惻隱之心同意也。然若輩烏足語此。因內中有個緣故。那時十六樓的風景雖不能如初。又興出一個勝地來。名曰舊院。人稱之曰曲中院。門前對武定橋。

後門在鈔庫街。（明太祖造鈔之所。）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室宇精潔。花木蕭疏。畫檻雕欄。綺窗絲幛。恍若仙居。迥非塵境。院中盆景盡異卉奇葩。房內擺設皆古瓶舊鼎。字畫悉唐晉宋元。器皿俱官哥汝定。焚香必鳳餅龍涎。烹茶定龍圍（團）雀舌。池中金鱗耀目。架上翠羽傳言。雖一拳太湖石。必透瘦可觀。即數朵枝上花。亦鮮妍可愛。各各爭妍獻媚。家家門勝誇奇。有客到門。則銅鐶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艷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並至。絲肉競呈。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入夜則擫笛搊箏。梨園搬演。聲徹雲霄。喧填達旦。到了夏月炎天。有一番佳致。卯飲淫淫。蘭湯灩灩。薰風徐來。衣香一室。至日亭午。裙屐少年。油頭半臂。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孩兒菊。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紛笑謔。頃之。烏雲堆雪。竟體芬香。請想在這去處行動的人。以千金買笑。白鏹纏頭。可

是窮人做得來的。自然都是膏粱公子。富室嬌兒。或是效用的先生。或是加納的濶老。且這幾種人。不但使幾個憨錢。且要假裝一個名士。必定要嫖名妓。宿美娼。好使人羨慕他道。某名妓是公子的令翠。某美姬是財主的相知。他倒也不圖甚麼風流實事。只要博一個識貨的虛名而已。（說盡狂奴心事。）要知這名妓二字也不是容易加的。必定才貌驚人。技藝壓衆。衆口稱揚。逢人說項。這纔算得一個名妓。他無奈墮落煙花。身居下賤。那果然名稱其實的。未免自負。眼空一世。必須美如衛璧人。才過曹八斗的人品。纔得他心悅誠服。可是幾個臭銅錢輕輕動得他的。（明末有名妓曰劉元。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回身向裡。不與之接。其人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回頭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一個。相傳以爲笑。彼輩視名士猶如此。而況於此類乎。）你想。就是一個醜陋的妓女。也未嘗不思量接一個美貌男兒。（說透人心。）況既是名娃。豈肯與酒囊飯袋衣架肉桶爲伍。且這種做癡頑公子的。拿着老子魚肉兵民幾個錢。仗着乃尊爵位勳赫。一番勢。一段驕傲之氣。雖長

親父執。財勢稍次。尙不屑以正眼視之。何況將錢挾妓。不效占花魁傳奇中万俟公子身分者。能有幾人。至於富家郎。他祖父的財主可是輕易得來的。陽貨云。爲富不仁。這是財主們生前的官銜。死後的謚號。都是他刻薄窮人。心機盤算。日掙一日。積少成多。你想這種錢與強盜刦人相去幾許。可能保得常久受用。自然要生出不肖子孫。替他花費。這起孼障。身上穿幾件蛇蚤皮。蛇蚤皮。所謂輕跳(佻)之意耳。腹中無一點文墨氣。糟包着一個肥臉。唐歐陽詢謂長孫無忌云。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可做此註解。高腆着一枚屎肚。此則不獨富家兒。腰中仗幾個臭銅錢。眼內無一個大丁字。談吐時俗惡之氣沖人。舉動時驕傲之態可掬。不但是此輩一幅行樂圖。而且是一篇揣骨相。勿論賢愚。稍有識者。未嘗不爲之噴飯。未嘗不爲之嘆惜。當時人稱他們爲麒麟楦。一絲不謬。何爲麒麟楦。人有假裝麒麟者。製一麒麟形狀披於蹇驢之上。望之儼如麒麟也。既至脫去假飾。仍龐然一蠢驢而已。這些人以皮相之。相貌癡肥。衣冠齊楚。居然人也。窺

其底裡。獸焉何別。請想這種人。可是那名妓眼中所有的。(了却許多富家郎。)再者。這些效用的先生。加納潤老。自然都是有錢人做的。他弄了一頂臭烏紗。(自然是銅腥臭。)不自己回想。我一資郎耳。滿身銅臭(頭既臭矣。滿身自不能免。)混濁衣冠。貽羞當世。縮頸藏頭。猶恐人知不雅。孰意毫無忌憚。意氣洋洋。以為尚書宰相。是他分內之物。(罵盡小人。如見其肺肝然。)傲然自得。恬不知恥。終日鮮衣駑馬。傻僕豪奴。晝則橫行里巷。欺凌鄉黨。夜則投入煙花。美酒羊羔。要知道這原也怪他不得。你想他囊中有鈔。腹內無書。既不知四書五經八索九丘為何物。又不解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何話。終日無聊。不教他嫖賭。却做何事。但可憐有一種不第的窮儒。三年燈火。十載寒窗。不能奮飛。終身困鈍。真是控天無路。告訴無門。言之令人酸鼻。還有無限抱經濟之才者。埋沒於草莽之中。懷韜鈐之略者。棲身於畎畝之內的。真令英雄氣短。(千古同聲一哭。)真所謂。

時來頑鐵生輝。　運去黃金失色。

就是此了。可笑這些沒字碑。自幼不受先生的氣。樂。一大來不受宗師的氣。樂。二仗祖父遺留的些寶鈔。樂。三托自己生來的些頑福。四樂。有此四樂。纔好配後之四妙。公然做起甚官來。稱起老爺來。此不足怪。江南之和尚道士。遼東之醫生。無一不稱老爺者。相與起當道來。扛擡起大轎來。長班跟隨起來。篾片奉承起來。紗其帽而圓其領。腰其帶而補其花。冬烘頭腦。雖皇帝在上。亦不知其比己尙尊。此身如在雲霧中。捉摸不定。雖欲不自大。其可得乎。這等人。人人見之欲嘔。個個聞之齒冷。況那嬌嬌滴滴的名妓。身邊可容得如此惡俗之物。了却許多加納效用的先生濶老。因這幾種人在妓館往來甚密。若(惹)得那些名妓都厭惡起來。雖不敢明明拒絕。恐其使勢也。有在言語中譏誚他的。也有作詩文嘲笑他的。也有假歌詞代罵的。也有在背後指搠的。久而久之。轟傳里巷。人皆以爲美談。這些篾新時興的老爺。篾新時興四字。加得刻毒之甚。既不能博一個虛文。反添了

一篇醜贊。弄得認眞不得。認假不得（苦極。）欲留戀而自覺無顏。欲嗜惡而又無指實。因此不約而同。再不敢輕遊妓館。（更苦。）但這些人是浪蕩慣了的。如無轡野馬。縱轡狂驢。身子如何拘束得住。無可奈何。不得已而思其次。千籌萬算。在妓女中想起一種瞎妓來。他想頭也甚妙。（眞妙想。）去嫖這瞎妓。他却有許多燥脾處。緊閉雙睛。不能辨我之好醜。無從褒貶。一也。（妙。一）瞎女中百無一人能通文墨者。任其一肚臭糞。滿口胡柴。只是贊好。二也。（妙。二）日間一度風流。百文定價。每夜通宵行樂。額例四星。價錢又廉。纏頭省費。三也。（妙。三）彼瞎婆向日所接。不過屠戶販子僕皂輿人。彈琵琶唱野詞。侑燒酒臥破薦而已。今忽有顯者大老光臨。猶如天降。公然日間陪着。肆筵設席起來。夜裡睡着錦衾繡帳起來。出自意外。聽其驕矜使氣。只是一味趨承。何等爽心湊趣。豈不樂哉。四也。（妙。四）爲有此四種妙處。向日爲名妓所輕薄厭惡者。今日皆趨移於瞎子矣。且這種瞎妓。

他當日未得際之時。爲人所賤棄。成年屢月。那陰戶尚不能開市大吉。（笑倒。）間或有臁瘡乞丐。禿項遊僧。要來點綴點綴。只圖幾文爲糊口之計也。一概笑納不辭。今日所遇俱皆肥馬輕裘之客。眞如登天界。奉承之不暇。雖受鞭笞之辱。猶覺其榮。又曷敢少有所忤乎。所以這些濶老更加親愛。視之如掌上之珍。惜之猶心頭之肉。尚有一等可笑的人。他向日原也不屑頑瞎子的。今日見這些老爺們皆如此鄭重。視同尤物。彼不知他之苦衷。但垂涎羨慕。道。今日之富翁大老。皆以瞎妓爲命。我何人斯。豈可不一爲領略耶。視之猶如至寶。得共席一飲。欣然如赴瑤池之宴矣。得聽一曲。樂哉如聆鈞天之樂矣。得贈一物。如漢皋之解佩矣。得共一寢。如高唐之入夢矣。尊榮得這些瞽妓。不啻巫山神女。洛浦仙妃。皆踴躍視之。趨蹌恐後。悉尊稱之曰姑娘。甚而竟有跪之拜之。稱親娘者。因此瞎姑之名重於一時。而名妓之門。反可羅雀矣。雖係俗人之

眼內無珠。然亦巫下之風俗此矣。雖然亦不可執一而論。竟有才貌雙全。恩情畢至的。但千萬中僅見之一人耳。你〔道〕我為何敍此一段。因當時有一個瞎妓兩世姻緣的公案。欲續在後文。故引此以見瞎妓之來踪。不致突然。使觀者詫異耳。請閱下回。便知端的。

姑妄言第一卷

鈍翁曰。此一回方入正意。說神說鬼。正是本書命名姑妄言之意。然如此。方見得來路分明。或謂一部書中不下百人。而托生者寥寥數十而已。其餘或善或惡。何不皆一一註明。更覺可據。余曰。若如所言。不是著書。竟是作一本大點鬼簿矣。或又謂。既如所云。何不竟不用此一段神鬼的話。余笑曰。若不引此數十人出處。後來憑空生出多人。又是一篇無影的杜撰了。要識作者之意。方見其苦心。

到聽塗說之人。天下皆是。聖人採童謠。亦未必句句皆有實驗。妙在到聽說莫愁湖之魚。却是假。人信以爲眞。說城隍廟之鬼。明是眞。而人反謂之假。世上過耳之言。眞而假。假而眞。不可但因其人而定眞假也。見此可長一番學問。黑姑子一段。要他後來授術於崔命耳。故不得不生出他來。以受道士之術。若不寫這個姑子。將來何以傳那個姑子。又可

見此輩中守戒律者少。非謗之。實勸之耳。

峨嵋山人首篇即出。直貫至十五回內又見。可見一部書是一氣呵成。並非揑攏湊合。

寫道士之遇昌氏。似乎蛇足。此有深意焉。一部書中淫婦人不少。而開手寫一極淫之昌氏做榜樣。昌氏之淫。量可謂無敵矣。遇道士而得病。再遇竹思寬而身死。可見貪淫之婦。無不因淫而死。特死有異同耳。

鄰家小廝同昌氏調戲一段。入情入妙。男貪女愛。滿心要私合。却都在幼年。又怕羞又膽却。(怯)想出法來。先猜枚。贏打手批。繼而贏親嘴。逐漸而入。此調戲彼。彼調弄此。彼此親厚了。纔放膽去做。的是一對孩子行徑。看他兩個調戲的那番光景。畫也畫不出。即出無關係處。亦不肯輕意草草寫出。

如黑姑子住在一條小僻靜巷內。門口一叢黑松樹。一個小小的圓紅

門兒。進去裡面甚是寬敞。到聽提着一獨(角)盧(蘆)瓶水白酒。肥肥的一段騎馬腸兒。兩個醃鴨蛋來望他。此所謂像形也。書中似此等趣語不少。

此一回淫婦人則小姑子與昌氏母子。淫男子有名者。則到聽于敷道士三人而已。其餘雖多。而和尚則不可勝數。豈獨寫和尚之惡。實此輩較諸人尤淫毒也。

一部大書二十四回。內中無限的人。頭一個就是一個閒漢。這一個閒漢引出莫愁湖閒蕩的四五個閒漢。這四五個閒漢又引出同到聽斑駁的許多閒漢。這許多閒漢又引出看花的無數閒漢。雖有一個道士。還是閒漢一流。何天下閒漢之多也。士農工商。各執一業。便不是閒漢了。終日遊手好閒。不至不做賊不止。這許多閒漢引出後來千千萬萬的流賊。無非都是閒漢。此是一部書的大呼吸。

此一部書內。忠臣孝子。友兄恭弟。義夫節婦。烈女貞姑。義士仁人。英雄豪傑。清官廉吏。文人墨士。商賈匠役。富翁顯宦。劍狹(俠)術士。黃冠緇流。仙狐厲鬼。苗蠻獠玀。回回巫人。寡婦孤兒。諂父惡兄。逆子凶弟。良朋損友。幫閒梨園。賭賊閒漢。至於淫僧異道。比丘尼。馬泊六。壞媒人。濫淫婦。孌童妓女。汚吏贓官。凶徒暴客。淫婢惡奴。傭人乞丐。逆璫巨寇。不可屈指。世間所有之人。所有之事。無一不備。余閱稗官小說不下千部。未有如此之全者。勿草率翻過。以負作者之心。

此一回書雖係正文。猶文之餘文也。如傳奇之副末開場一齣。雖與正文無涉。然係必不可少者。看者須知。

此開卷說到聽。謂他上無父母。中鮮兄弟者。何意後來引出鍾生。也是無父母鮮兄弟來。遠遠相對。這一個便流落做了閒漢。那一個便成了正人君子。愈見鍾生之不可及也。又謂到聽惟以聽新聞說白話為事。

近日此輩人幾遍於天下矣。

姑妄言卷之一

第一回　引神寓意　借夢開端

附　接引庵黑尼姑受異術　西湖畔小寡婦縱奇淫

話說前朝有一奇事。余雖未曾目睹。却係耳聞。說起來諸公也未必肯信。但我姑妄言之。諸公姑妄聽之。消長晝袪睡魔可耳。二十四回書。從這兩個妄字生出。你道此事出自何時。係當日萬曆年間。南京應天府有一個閒漢。姓到名聽。字圖說。一部書。頭一個出名的便是道聽塗說的閒漢。閒漢一。家住旱西門內。旱西門是與接引庵小紅門相對者。他上無父母。中鮮兄弟。孤身一人。不事家產。終日無所營爲。只在街市閒遊。惟以聽新聞說白話爲事。他有一件奇處。古人是過目成誦。他却能過耳不忘。每常聽人說甚演義。千言萬語。能一字不遺。他相識甚多。說鬼話之名遍於一城。故此人起他一個混號。叫做毛空。一日。他在街上閒行。遇着四

五個人。說着閒話走來。[又是四五個閒漢。閒漢二。]內中有兩三個認得他。[應前相識甚多。]便一把拉住了。道。你說個白話我們聽。他故意匆忙之態。掙着要跑。道。我今日有要緊的事。不得閒。改日來說罷。那人拉住不放。道。你有甚麼事。對我說了。纔放你去。到聽道。方纔幾個朋友說。莫愁湖近日出了許多魚。他們都借網打魚去了。我回家去取個筐子。要些來下酒。[原似可信。]說完。忙忙掙脫跑去了。衆人信以爲實。[孰知竟似(是)假。]商議道。我們何不大家去看看。倘有熟人在那裡。落得要些來吃。遂興興頭頭一齊走出水西門。到了莫愁湖。惟見煙水茫茫。菰蒲佈滿。半個人影俱無。方知爲他所哄。[趣。]及至走了回家。魚不曾得了一個。反走得通身是汗。改日遇見了他。說他道。莫愁湖何嘗有魚。你怎要我們空走一回。到聽道。你們原拉着我。叫我說白話。我說弟(的)就是白話了。誰叫你認眞。[妙極。趣極。]衆人大笑了一場。

偶然一日。他四處遊蕩。天色將晚。無可圖餔啜之處。意欲歸家。不意在

途中遇見相好的一個酒友。這酒友無非也是閒漢。閒漢三。邀他到酒市中坐下。要了兩碟子小菜。沽了幾壺藥酒。二人對酌。說了些無稽的白話。談了些脫空的俚言。豁了幾件無徑的拳。唱了幾句無腔的曲。多飲了幾杯。醄然大醉。遂辭了那朋友回來。酒醉路黑。一路踉踉蹌蹌。走到古城隍廟前。一時酒湧上來。見廟門半掩半開。就走入門內。倒在側邊泥馬足下。不覺睡去。直至三鼓。因遍身僵冷。方矇矓少醒。似夢非夢。此句好。若竟說明明白白看見便是活見鬼了。見殿上燈燭輝煌。正居中坐着一位袞冕王者。神。傍侍許多官吏。夜叉鬼卒。鬼。羅列庭下。到聽知是神道顯靈。嚇得汗流浹背。不敢喘息。遙聞得如神問事狀。側耳而聽。偷目而視。只見一個黑臉虬鬚的判官。上前稟道。地府十殿閻君遣崔判官。齎到冊籍並若干人犯。送大王發落。那王道。叫他過來。隨見一個白面圈鬍。紅袍烏帽的神道。在檐下參見畢。立起稟道。地獄中夏商周三代以前並嬴秦時所有輕重罪犯。皆已斷訖。

自漢室初興起。從大王歸神以後。以至唐宋訖今明朝之嘉靖末。將二千年來。人心不古。犯重罪者甚多。漢朝如王莽董卓梁冀曹操之流。唐朝如李林甫安祿山盧杞朱泚之輩。宋朝如王安石賈似道蔡京童貫之徒。明朝如胡惟庸汪廣洋藍玉宸濠之類。有應墮畜道者。已久矣送轉輪托生。有永沈地獄者。皆發十八司受種種之罪孽。尚有許多疑案。至今尚未能結。昨地官大帝奉天玉帝旨。到陰府查核。獄中有沈滯者。可速了結。因查得各種疑案。命小神將冊籍並犯人送到大王臺下剖決。王笑道。森羅殿上。業鏡分明。況且十殿閻君。皆冰心鐵面。有何持疑不決之處。那神又稟道。人在世間所犯罪戾。或輕或重。有一定之律。自易分剖。陰府斷事。必須情罪俱當。纔稱得鐵筆無私。比不得陽官。胡胡塗塗。可以任己心行事。諸案中有一種罪實輕而情頗重者。又有情可恕而罪難逭者。因此故難下筆耳。王又笑道。這有何難。罪輕而懷(情)

重者。榮其身而罰於後。情輕而罪重者。亦就其事而斷之。何難之有。你將一起起文卷並人犯挨次呈來。聽我分剖。那神呈上一册。道。此董賢父子一案。只見一個老兒。一個婆子。一個美男。一個美婦。齊跪堦下。王問那神道。董賢罪犯甚實。有何疑處。那神禀道。董賢父子。若謂蠱惑朝廷。幾危社稷。則罪擢髮難數。然而實未嘗殺人害人。若與操莽等同科。似乎太過。若從輕議處。又無以爲後來者戒。所謂罪重而情輕者以此。王怒道。董恭夫婦不能訓子以義方。反藉子之聲勢赫奕一時。今把他托生。仍做一個富家翁。還借他族間之聲勢。享用五旬。可不償還他不會害人的好處麼。却使他妻子淫人而假種。雖有子而絕其嗣。這就暗暗的報應了。死後發阿鼻受罪。豈不完他的宿孽麼。至於董賢。冶容眩色。幾至漢哀帝那昏君有禪代之事。以鬚眉丈夫而效淫娃舉動。情已難恕。且將妻子亦以奉朝廷而博寵榮。此又以龍陽而兼龜子者也。尙

列衣冠。晉位司馬。更令人髮□。(指)仍著他與董恭爲假子。使之帶一暗疾。專善人淫。其妻以婦人而不知三從四德。乃獻媚要君。今還托生爲婦人。與董賢仍配爲夫婦。授以不男不女之形。奇異宣淫。後使不得其死。以報其夫婦之罪。使他享福者。情輕之故。受惡報者。償罪重耳。豈非兩得乎。因問那神道。我斷得是麽。那神道。大王金判。不但小神欽服。即董恭父子夫婦亦無容多喙矣。王吩咐鬼卒道。此地有一牛姓。兩代刻薄成家。素性陰賊良善。看到此等處當着眼。可使董恭爲彼眞子。董賢爲其假孫。董賢雖育多男。俱非眞種。後同歸於盡。絕其後而兩報之。牛董二家同結此公案可耳。董恭之妻。托生苟姓。仍與作配。喝一聲下去。寂然不見。那神又呈上一卷。就有一個金貂少年。一個珠冠美婦跪下。王看畢。問道。曹植與甄氏罪狀顯然。當年蕭何之律法三章。不足爲據。以今日之大明律斷之。叔嫂通奸者。絞。更有何疑。那神道。二人私心相愛則有之。

然而實在奸情則未有也。況曹植曾爲遮須國王。甄氏亦爲洛浦仙妃。欲重擬之而不敢。欲輕擬之則不可。所謂情重而罪輕者。故爲疑耳。王勃然變色道。是何言哉。王子犯法。庶人同罪。普六菇堅云。豈天子兒另有一律耶。陽間斷罪以事。我陰曹斷罪以理。曹植甄氏雖未成奸。誅其心。豈不欲奸者耶。那一篇洛神賦就是他的罪狀了。非我以莫須有三字加人之罪也。曹植以才美如斯。甄氏已貴爲皇后。尚復如是。故罪比愚夫愚婦未成奸者加一等。要說他一爲國王。一爲仙妃。只可勢利凡夫。我這裡顧他不得。曹植以如此才華而無行。今着他托生爲一美男兒而仍無行。但他生爲王死爲王。使之爲民太卑。令其爲官不可。叫他去做個假道姑。庶乎不貴不賤。甄氏初既不能死節於袁熙。後又失貞於曹丕。既云他是仙妃。再世可爲佛女。我看得有一藺姓夫婦。廣信佛法。佛法豈謂不好。但佛門中所當行之善事甚多。彼以一己之愚。惟以

養僧贍道爲善。孰不知僧道中十無一良。故罪比不信佛法者加等。甄氏使爲之女。敗壞門風。與曹植苟合。以了前緣。皆死非命。以正有服通奸之罪。那神稟道。小神聞得齋僧布施。功德無量。與恒沙河等。而大王如此斷之。小神不知其中所謂。望大王諭之（問得好。若無此一番問答。不得醒愚人之迷。）王道。人在世間。當行之善事不一。如文昌帝君陰隲文云。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往來之橋。種種甚多。即如去道傍之一石一木礙人道路者。何非善事。能力行不倦。自可獲福無窮。若只任愚迷。惟以齋僧布施爲事。果能供養高僧。自然邀福不淺。但如今這些和尚能持戒律者。千百中能有幾人。他處無可奈何之際。只得暫守清規。你反齋之給之。助他貪淫嗜酒。破戒行凶。在家人所不忍爲者。彼竭力爲之。豈非以油添火乎。孽雖由彼。而助彼爲虐者。非此而誰耶。（善男子信女人不擇僧而一例亂施者。可將此語常閱之。）韓昌黎云。人其人。火其書。同此意耳。神道。大王尊諭。眞聞所

未聞。開小神茅塞多矣。王顧左右道。將此案人送到轉輪王處交割。再將袁熙托生爲藺馥之子。使曹植甄氏皆死於彼手。以了前孽。鬼卒答應一聲。帶了去了。王又道。還有何案。神道。漢家只有此二件。唐室甚多。尙求大王區畫。王道。把唐家的人犯全帶上來。就有許多男婦在丹墀跪下。那神指着一個標致少年禀道。此張昌宗也。求大王判之。王神目一睁。呵呵笑道。蓮花似六郎者即爾耶。又忽然大怒。高聲喝道。爾忝淫母后。已罪不容於死矣。武曌久淪苦海。不必再議。爾尙可末減者。以武氏之淫。不成其爲母后者耳。然而爾之罪亦不容緩。不意尙得悠遊於地獄也。命鬼卒道。楊國忠本他之遺孽。又幾壞唐家。可押他去。仍與楊姓爲子。姓其子之姓。爲龍陽一世。以償臣主宣淫之罪。後殘廢不得其死。前生面似蓮花。再世遍體楊梅。死後再墮抽腸地獄。庶可消此忿恨矣。王又指着一個道。這是誰。那神道。這便是昌宗之兄張易之也。王點

頭道。他之罪與昌宗等耳。也着他生爲龍陽。死於非命。足以報之矣。可押去龍家爲兒。那神又指着一男一女道。此武三思韋庶人也。三思一禽獸者流。韋氏一淫鴇者匹。此可謂罪爲次而情難逭者。願大王察焉。王作色道。你閻君太覺迂濶了。武三思不但以臣子而烝二母后。且以姪奸姑。罪尚何言。韋氏以母后而下淫。且鴆夫而殺子。罪更甚焉。姑以無知之淫娃。生爲下流之淫鴇。今著三思爲竹姓之子。始篾片而終龜。以酬邪慝。有一竹清夫婦。各刻異常。宜生此子。蕩產破家。韋氏罪爲郝老鴇。（音好。）初爲妓女。爲多人之妻。以償淫孽。後逢思寬。以完後愛。配爲夫婦者。非遂其淫心。使之一以貪淫而亡。一以好淫而斃。死後均下刀山地獄。足以報之矣。那神在旁不住點頭。暗暗贊是。王又指着一個宮娥。問那神道。這是何人。神稟道。上官婉兒。王道。你父上官儀爲唐室忠臣。爾不思父爲武氏所害而恨。反與三思通淫。你初生時。謂你能權衡天

下的人才。這番行事。大約就是你的權衡了。你又勾引韋氏與三思私淫。不但不孝。而且不忠。罪當云何。婉兒道。妾父爲武后所殺。籍沒入爲宮婢。切齒之痛。寧不思報。但武后一世之雄也。妾何能爲。因仇無可復。故誘三思。以淫韋氏。假手以死中宗。爲父報仇耳。望大王上察。王笑道。其然。豈其然乎。果如爾所說。你就不該與三思通淫了。我跟前豈容你巧辯。叫鬼卒。押他去火宅。托生爲女。今姑示薄罰者。以汝之罪尚有可原。此去若能改過。來時再一墮畜道。以償勾引淫主之罪。輪迴再轉。便得善地受生。若淫心不改。仍通三思。即爲三思淫死。則難拔苦海矣。押去。鬼卒答應一聲。帶去了。只見一個人高叫道。大王。我是楊再思。別無過惡。不過善於逢迎。閻王說我罪輕情重。繫獄千餘載。求大王爺超拔。又一個婦人叫道。我號國夫人楊氏。也無大過。閻王道我侍美奢淫也。入罪輕情重案內。至今未得超生。求大王矜憫。王笑道。楊再思。你雖無

大過。但贊昌宗蓮花似六郎一語。可謂諛醜之至。也就遺笑千古了。楊氏恃一時之寵。奢淫侈慾。無所不爲。彼時人道你。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揚汝耶。抑汝耶。你二人昭昭史冊。可謂遺臭萬年矣。雖然。皆猶可恕。楊再思再生爲鄔合。使爲天閹。雖名曰陽。而毫無陽氣。以你生前雖係男子。而柔媚如婦人耳。善諛者留神。勿後世爲天閹也。爲一世幫閒。以完其善諛之性。楊氏即爲爾之妻。貪淫而可淫。既得淫而又苦於淫。後因創於淫而息其淫。來世或可爲不淫之人耳。帶去。方纔帶過。那神又稟道。這是楊國忠同妻子裴氏。王睜目大喝道。國忠以奴隸之才。借妹氏而邀相位。逼祿山反。以危唐社。裴氏假云夢合而生子。汝愚國忠乎。欺鬼神乎。速押去。國忠爲嬴氏之子。梨園而龜。裴氏爲陰家之女。戲旦而妓。國忠向借妃妹之榮而致相。今戲臺上。官兒時時任做。裴氏有多夫之樂。那巫山夢也不必再尋了。王忽然呵呵笑道。妙哉。虢國前爲伊妹。今復

爲伊女。仍站門楣。可謂是夫是婦。是父是女了。去罷。一陣陰風。三人皆無影響了。那王向下一看。見一個肥美婦人。翬翟之服。如后妃裝束。頸垂素練。王笑道。你壽王配耶。抑楊太眞耶。李三郎妃耶。安祿山母耶。衛宣之新臺遺臭。其媳尙未偶其子。猶萬世所譏諷。汝既久爲壽邸之配。又爲李三郎之妃。在他父子聚麀。已非人類。貴爲天子。爲家奴李輔國所弑也。就算現報了。你一個婦人。竟肯叫他父子同門。也就無恥之極矣。你今日若見壽王。將置身於何地。況還反妒梅妃。又私祿山。言之令人汗顏。以你所爲。當墮畜道纔是。只見那婦人辯道。古人云。爲人莫做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妾一婦人耳。焉能自主。明皇以君父之尊。欲下淫兒婦。我如何敢拗。至於祿山一事。更有下情。求大王諒之。我一個青春少婦。與壽王正是佳偶。明王一個雞皮老翁。將我占去。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我之私祿山。正是爲壽王雪忿耳。不然。這樣三百六

十斤的一個大肚皮騷漢。那被底風流就有限了。有何可樂。有何可愛。余見此數語。因想起兩個笑談來。一男子胖甚。同妻子交媾。因樂極時向下一壓。將妻壓死。此婦到〈到〉陰司訴寃。冥司將男子拿去。男子辯道。非我有意將他壓死。因一時酥麻無力。往下一壓。因而致斃。我有何罪。冥司笑道。你這蠢材。你行房時。將一條小板凳墊在胸前。便無此患了。慮不及此。焉得無罪。　一幼女身材甚小。所嫁之夫有三百餘斤。彼父母兄嫂常以爲慮。恐彼壓殺。彼竟無恙。滿月歸家。其嫂私問道。我每常以爲慮你壓死了。竟造化無事。如何幸免。女子道。他兩手扗定。豈無百餘斤力氣。兩膝跪榻。又減去百餘斤。只剩數十斤。腰間那物撑住了。還有何害。祿山之於玉環。不知是用板凳墊胸。又不知是手足腰三處用力之故。雖起玉環而問。亦未必肯述。附此可做一笑。余兄辱翁曰。玉環與此二人不同。肥而無骨。那怕壓殺。至於妒梅精一事。又係婦人之常。不得深責於我。況馬嵬一縊。慘痛非常也。可以相准了。王道。也罷。你還去托生做一個美婦。你前生既是不后不妃。今世仍做人之不妻不妾。你僭李三郎是個雞皮老翁。你還去配一個鶴髮老叟。你生前做了一場假道姑。今去做一個眞禿尼。你能潛心釋典。革去淫心。尚得好死。若仍縱淫不戒。就使你淫樂而亡。雖然比馬嵬受用些。再來却難免地獄之苦了。且帶過一邊。那神指着一個峨冠博帶的人道。此祝欽明也。王微哂道。五經掃地者爾耶。你爲人之師範。那一番高麗舞眞可謂面甲千重。虧你如何做

得出。躊躇道。他尙無大罪。只善媚耳。此等人。如今天下皆是也。罪不得這許多。還許你去做一個的資郎。配你一個淫悍之妻。也足報你了。你前世既學高麗。今使你去做一個回子。又想了一想。道。好好。那上官婉兒是你同時的人。就把他配與你罷。神又稟道。這李林甫十世爲牛。九世爲娼。皆遭雷震。惡報已滿。送到大王臺下發落。那王不住點頭嘆息。那神問道。據小神愚見。李林甫之罪。與歷代奸邪誤國者等耳。尙未如莽操輩弒君弒后。而受報獨重者。何故。求大王見示。王道。李林甫本仙官。應劫降凡。若能再立功行於世。則返列仙班。永無輪迴之患矣。不意他自己墮落至此。豈不可惜。我之長嘆者。正爲此耳。當日安祿山謂一術士云。我見天子猶不畏。但見李相則心悸汗流。何也。此人能視鬼。云。公有銅頭鐵額魔兵五百爲護從。何得畏彼。俟異日來。我當觀之。後李林甫來。此人見林甫前有一對仙童。手執提爐前導。護祿山之鬼皆踰

牆越壁而奔。術士無(撫)祿山言其故。復曰。李相乃仙官降世。非等閒人也。此即可證。汝言諸人受報皆輕。而他受報獨重者。則非也。諸人永沈獄底。受諸苦惱。萬劫不能超生。其罪隱。故以輕耳。林甫雖爲牛娼被震。其罪顯。故以重耳。但他尚有出路。可以自新。他若再生陽世。能屢立功德。十世之後。尚可復立仙班。其所罰輕矣。妙哉此語。破醒世間多少疑惑事。即如善人受摧殘。貧賤而夭。惡人享福祿。安逸而多壽者。同一理也。焉知無後報也耶。古人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遲早耳。誠至言也。但恐此去再奸爲(譌)不忠。殺害良善。縱惡恣淫。貪得無厭。不但生前受妻淫。妾淫。女淫。媳淫。種種惡報。此後永墮地獄。再無出期矣。李林甫道。某千餘年備嘗苦毒。自悔無及。焉敢復蹈前轍。王搖首道。噫。但恐你一得人身。却又忘了今日矣。你此去雖不能得相位。也還貴顯爲鄉貳重臣。可以有爲。切不可又萌邪念。負了上帝恩德。鬼判可送他阮家去托生。那神又呈上一冊。道。唐家只此李義府一案了。王恨道。李貓兒耶。笑裡藏刀。腹中懷刃之人。情罪皆難恕者。

發去聶家爲子。若能改過則已。倘凶頑肆惡。不但陽世不得善終。死後再受孽報。也足正其罪了。那神稟道。趙普一事。宋太祖屢訟天庭。謂他因一言而害德昭廷美。可謂稔惡。但查他之相業。頗有可觀者。所以也在疑案中。上呈大王金判。王嘆道。此何言哉。負心報。冥府報最重。余見諸勸善書云。負心者。冥司極惡。但今人負心者。車載斗量。但恐冥司報不得許多。況負聖主之恩而害其子弟耶。他不過貪富貴之心重耳。今著他生於吳姓。還做一個富貴顯官。酬他的相業好處。使他老而無子。斬其血嗣。家資仍爲衆分去。貪富貴而富貴俱失。害人子而亦絕其子嗣。死後永不出地獄。每日受拔舌之苦也。就可以報他媚人害人了。因叫道。玉環過來。就把你做他的續配。以完前孽罷。玉環道。我在生時。初爲王妃。後做天子之亞后。我此去寧可不要丈夫。豈肯配一臣子。王搖着頭。笑道。你不要說這體面話。他不比安祿山還高幾分麼。又笑着道。你也認不得他了。判官可把趙普前世的原形揭出來。那

判官上前。吹了一口氣。玉環一看。原來就是壽王李瑁。羞慚滿面。低頭無語。王笑道。你認得了麼。雖係今世之事。乃生前未了之緣耳。那趙普欣欣自得。玉環粉面低垂。一同去了。那神又稟道。宋家奸邪各案俱已完訖。只有秦檜父子祖孫一案。昨日岳忠武王親降陰府。向十位殿下道。秦檜罪惡雖重。受罪多年。亦不爲少。替他說情。叫他放往陽世去走一遭。看他改過不改過。給他一自新之路。衆位殿下因他罪重。不曾放他來。命小神口稟。看大王尊意如何。可放他去不放。王道。你可知岳王的心事麼。那神道。小神冥曹下吏。焉能知上聖襟懷。王笑道。岳王在那時身爲大元戎。秦檜雖是奸相。焉敢就私自害他。高宗聽信奸言。扭於和議。有多一半是他之過。故賊檜尚可從輕議。況且岳王若不爲秦檜所害。不過與張浚。韓世忠。劉錡。楊沂中諸君。後人稱爲名將而已。焉能到今日血食千秋。廟貌而祀。你看杭州府他的墳塋。湯陰縣他的故里。

何等崢嶸。他之功於岳王亦不小。在當日爲岳王之罪魁。今日又可謂之功首了。（此是實情。不知岳王果同此心否。）岳王欲放他往陽世去者。或他能改過遷善。尋一自新之路。亦未可知。此正是岳王以德報怨。正直慈憫之心。但不知此去若何。既然有此。不可負了岳王的美意。且放他去做一個編氓。到艾家爲子。倘能力行善事。後世漸漸的超拔他。若還悛惡不改。他一個小民。尚不能流毒於衆。在生受殺身之慘。回來沈於獄底。永無出期。豈不是公私兩盡。我主意如此。你回去說了。看閻君尊意定奪。那神道。小神謹遵。又稟道。閻君說。秦檜父子若十分斷重。他非秦檜之親子。若稍從輕判。又不足盡秦檜之惡。所以也置疑案中。他父子現帶在臺❶○

○○○○○○○○○○○○○○○○○○○○○○○○○○○

○○○○○○○○○○○○○○○○○○○○○○○○○○○

○○○○○○○○○○○○○○○○○○○○○○○○○○○

○○○○○○○○○○○○○○○○○○○○○○○○○○○○○○
○○○○○○○○○○○○○○○○○○○○○○○○○○○○○○
○○○○○○○○○○○○○○○○○○○○○○○○○○○○○○
○○○○○○○○○○○○○○○○○○○○○○○○○○○○○○
○○○○○○○○○○○○○○○○○○○○○○○○○○○○○○
○○○○○○○○○○○○○○○○○○○○○○○○○○○○○○
○○○○○○○○○○○○○○○○○○○○○○○○○○○○○○
○○○○○○○○○○○○○○○○○○○○○○○○○○○○○○
○○○○○○○○○○○○○○○○○○○○○○○○○○○○○○
○○○○○○○○○○○○○○○○○○○○○○○○○○○○○○
○○○○○○○○○○○○○○○○○○○○○○○○○○○○○○
○○○○○○○○○○○○○○○○○○○○○○○○○○○○○○
○○○○○你可知嚴嵩的來歷麼。那神道。小神正在疑惑。他當日往

生。並不曾經由地府。不知何故。求大王詳示。王道。他原是一個歷劫魔王。上在無厭國中。（果爾。則無怪乎當日有錢癆之稱了。）下至苦海。皆爲他所據。帥領魔兵十萬。稱爲無厭大王。他殺害生靈無限。上帝將他囚於天獄。數千年來。頗知悔心改過。上帝慈憫。見他略有善念。不忍將他終棄。故使他托生陽世。位極人臣。富可敵國。原要他做一番好事。便可超拔爲神。不想他得了人身。惡性復萌。欺君誤國。戮害忠良。饕貪無厭。自墮惡孽。今我體上帝好生之仁。還叫他去做個宰相。若能做個忠臣。致君澤民。尚可以蓋前愆。還不致於墮落。倘仍肆惡如前。陽世現報。其父子死後。永化蛆蠅之屬。再想人身。萬劫不能矣。慎之慎之。送他往貴州馬家爲男子去。嚴世蕃他那裡是嚴嵩之子。一個魔王焉得有後。乃嵩乞他人之子而撫之。冒爲己子耳。他害人利己之罪。生前已斬首梟示報之矣。其奢侈淫汙之罪。也還要去受一受。問嚴世蕃道。你當日可覺得太過些。咳唾用美

人之口爲香唾盂。便溺以銀婦人爲溺具。交合以白綾帕爲淫籌。你就不想一想今日到這裡來麼。今罰你去充家爲男。一生逐臭。流爲糞壤乞丐。仍不得其死。以正你奢淫之罪。那趙文華以嚴嵩爲父。陷害張經。胡宗憲等。皆出其謀。做了朝廷大臣。乃以金虎子諛世蕃。更鐫其姓名於上。在當時便有盛屎子的官兒之美號。爾只圖容悅一時。獨不懼遺羞萬年乎。我看你的心腸眞異於他人。你還有些餘福未盡。再去受用一番。看你悔過不悔過。再來定罪。此一去雖是人形。却是獸種。易于仁就做你的名字。你須顧名思義。不可再錯脚跟。把董賢之妻就與你做假女。你不應有嗣。只好得兩個假子罷了。王哈哈笑道。你前世爲人之假子。後世人又爲你之假子。是可假也。孰不可假也。倒也可笑。那神向他道。大王一番恩德。放你去自新。不可負了。那大王不住點頭沈吟道。嚴鵠嚴鵠。忽然笑道。祖孫父子在生時。人都稱他爲錢癆。今叫他去做

個龜子。名叫錢爲命。就把韋氏配與他暫爲夫婦。再拿回來受罪。正說着。那王舉目往下一看。見下面跪着非人非畜。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問道。那是個甚麼怪物。（此乃獸心人質者也。）那神稟道。此乃元世祖忽必烈所供養之國師番僧楊璉伽眞也。（好國師番僧。）閻君痛惡他發宋帝諸陵。每一日夜輪受十八地獄之苦。已三百餘年。閻君說他在陰曹受罪。世人不知也。送到大王臺下。叫他陽世受一番顯報。回來再受諸苦。王切齒蹙額道。這廝原非人類。叫他世間去。又要殺人淫人。如何行得。閻君既送了來。只得叫他去走一遭。還叫他做個和尚。或可以稍有慈心。或不受其害。（王誤矣。和尚而有慈心者幾人耶。這兩個或字。已是決無而僅有矣。）若再凶淫奸盜。使其身爲齏粉。以飽鳶烏犬豕之腹。回來再聽閻君發落。帶去王對那神道。宿案俱完。你可去回覆閻君。倘有不合處。不妨改正。那神道。大王鐵筆之下。不但無冤人。而諸人亦自以爲不冤。復下來叩首道。小神辭去矣。恍惚之間。不見形影。到聽見

了許多奇異。夾敘到聽決不可少。正在驚疑之際。忽見一片金光。照耀半天。仙樂盈空。彩霧繽紛。異香馥郁。猛聽得半空中大呼道。天符下。只見那王忙趨下丹墀。俯伏在地。衆鬼判一閃。盡皆無影無踪。頃刻間。一位金冠黼黻天官從空冉冉而下。如世間所繪三官大帝之像。兩位金甲神人持節前導。到地傍列。天官立在殿陛中間。宣上帝玉音道。有明建文皇帝因永樂篡奪一案。屢控天廷。至今未結。今明朝氣運將終。前靖難諸臣。如方孝孺。景清等。或係天星下謫。或係諸神下凡。應歷刼數者。已經歸位勿論外。其屈死諸人並首逆朱棣暨姚廣孝等助逆諸臣。皆着托生。了結前案。以造罪之大小定報。施之重輕。切勿過殺。以損皇仁。欽此。宣畢。騰空而去。霎時金光潛滅。仍舊燭影輝煌。那王復登寶位。鬼判依然羅列。王吩咐判官道。可將在地獄中永樂並有名衆犯都拘來。聽候發落。傍邊鬼判齊應一聲。貶眼之間。見一個沖天冠衮龍袍的人。面惡鬚長。

眉愁臉苦。在前後有許多文武官員隨著。有戴枷鎖的。也有閒散著的。
那皇帝站立階前。衆皆遠遠跪下。聽得那王道。適逢天符建文告你篡奪一事。你家國運將終。你可托生。身爲逆賊。殘滅爾之子孫。破壞爾家天下。碎礫其身。稍償稔惡。當日是你費盡心力篡奪了天下。今日就使你混亂了天下。付與有德者。纔叫做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今天上已生聖人。神器已有所歸。與你朱家無干矣。其助逆諸人。仍着托生隨你。皆受慘報。以舒神人之忿。那皇帝道。我是一個親王。也是奉玉帝勅旨降生的。我有何罪。復使我爲賊。況我當日欲清君側之惡。效周公輔成王之耳。建文自己遜去。誤傳以爲自焚。彼時國利長君。我不得不徇衆人之情。今日爲何使我殘滅自己的子孫。破壞自家天下。負罵名於萬世耶。我縱有罪過。在生已不得其死。屍爲賊殘。僅存一腿。負痛至今二百餘年。也就可以爲報了。爲何還要我去受孽報。那王大怒道。你此言只

好在陽世欺人耳目。今在我臺下。尚敢搖唇鼓舌。巧語飾非耶。你說要清君側之惡。天地間之惡。尚有忍於你以臣而簒君位者耶。（妙論。）你說恥去做賊。你以臣子而簒天位。非賊而何。（問得更妙。）你說不忍殘爾子孫。那靖難諸人。他的九族十族難道不是他的子孫麼。（何辭以荅。）爾當日殘毒若此。今日叫他人屠子孫。不若使爾自屠之更暢快人心。你說怕負罵名於萬世。當日方孝孺說你萬世之後免不得一個簒字。久矣有罵名了。又何在此。（爲方正學先生吐一口氣。）你說怕去怕(受)孽報。方孝孺敲牙抉舌而磔其身。鐵鉉以油鍋煠之。景清則剝皮揎草。靖難諸公。無毒不備。你當年何不想人皆血肉之軀。他難道是不痛的麼。（又爲靖難諸公吐一口氣。）爾背君滅祖。毒害忠良。上天有好生之德。爾何殘刻若是。況且上帝命汝爲王。已恩隆極矣。又復奸天位。罪復何辭。且自古來簒弒諸人。至惡者莫過朱溫。至醜者莫如趙炅。其醜惡兼備而更甚者。則你一人而已。我今細剖一番。看你還

有何辯。建文乃爾太祖親立之太孫也。太祖骨肉未寒。爾即篡奪之。是不孝也。是眞不孝。何所辯。懿文太子已久正位之儲君。又係你之嫡兄。爾既篡其子。又去其孝康之謚。只許你做眞皇帝。哥哥死後的虛名也不許他領受。此是何心肝。眞問得甚妙。呂太后是你的長嫂。你更置他不得其死。屍骨無踪。且他一婦人何罪。你也太狠。這樣看起來。爾兄若在。爾亦必篡弑之矣。是不弟也。誅心之言。是眞不弟。何所辯。建文已正君位四載。繼嗣之天子也。爾竟篡奪之。猶以覓璽爲由。遣人遍天下以至海外物色。況他既爲天子。普天之下孰非臣妾。豈有不知之理。又削其年號不錄。辱翁曰。已經歷過之年。實亦改去不得。即革除建文。仍紀洪武。後人言談不便。遂稱爲革除。則革除二字仍依然是建文也。是爲燕逆之不智。你以臣篡君的年號倒用得。他一個大公至正承嗣天子的年號反用不得。你是何算計。是不忠也。眞可笑。是眞大不忠。何所辯。據我看起來。你的年號倒該自己削掉。你篡位一場。反用叛賊方臘永樂的年號。明明以叛賊自居了。譏得妙。雖是你不學無術。正是天奪其魄處。眞正可

笑。你今日尚有何言。也罷。你也是一座破軍星。免你肆諸市朝。此去爲鄉人撻死如泥。也就如受醢一般了。那皇帝滿眼垂淚。俯首無言。王喝道。鬼卒帶去。俟托生之期。送到陝西米脂縣李家爲子。以結前案。鬼卒答應一聲。扯洩(拽)而去。王又道。帶那高煦上來。鬼卒帶上一人。遙見略似人形。渾身上下竟是一塊烰炭。好一位漢王。王喝道。汝在生欲篡奪太子之位。助父爲虐。空負篡弒之名。徒爲惡死之鬼。爾前生既係爾父之愛子。還隨他同去。做他的心腹愛。後死於鎗刃之下。以完前孽。那黑鬼道。我在生不過奉父命耳。雖篡了建文天下。皇帝又不是我做。況我生前被銅缸煉死就夠了。還要我去受一刀一鎗之厄。求大王寬釋罷。王大笑道。你助父叛君。尚未償報。何如算得。今去受刀鎗之痛。還算輕恕了你。更有何說。鬼卒可帶去了。同他父親先後托生到陝西史家爲男。但他的心腸都是黑的。這個黑形骸也不必變白了。若如此說。難爲了黑鬼子竺二。來世還是

一個大黑漢罷。說畢。帶去。又喝。帶那禿賊姚廣孝上來。鬼卒押過一個大胖和尙。那王拍案震怒道。你這賊禿。旣皈依釋教。就當守你淸規。自幼奸淫好亂。就該下犁泥地獄了。後復逞你凶心。屢勸燕王簒逆。你去想一想。當日只圖你做一個開國元勳。獨不念殺了多少無辜之忠義。弄得個人族滅身亡。皆由你之作俑。我看你故鄉尙有你當年奸生之子孫在。今著你仍生姚家。即爲爾孫之子。好酒貪淫。敗辱家庭。醜流後世。爾初受國恩。後復歸燕王造逆。還受賊封公爵。遂你生前之願。因而覆宗滅族。碎磔其身。仍剖棺戮你前生之屍。以報往怨。庶可稍快人心。且爲方鐵諸公稍雪其恨。速速帶去。勿久污我之殿陛。一個惡鬼上前。伸手拿住脖項。按倒夾於胯下。只露一個光頭。像個大腎囊一般。若遇眊眼醫人。見之必曰。你如何生了這樣個大氣脖。若有厚謝。我當包替你治之。一笑。那和尙哭哭啼啼。如驢子一般爬去了。只見人叢中一個尼姑大喊告狀。王大喝道。何物野鬼。擅敢到我臺下叫寃。帶

過來。衆鬼卒如鷹鸇搏兔一般。拿到臺下。王睜目喝道。你是何鬼。敢告何人。那尼姑道。小鬼在生原是極守戒律的一個姑子。從未犯色戒。被姚光(廣)孝百般引誘。遂成苟合。又替他生了兒子。他後來得了好處。把我棄擲不顧。因此抱恨而歿。今聽得大王爺命他轉生。我求同去。以報前仇。王笑道。你與姚廣孝通奸。是他引誘之罪了。你復私伊弟廣忠。是誰之過。我看你三人緣尚未盡。何(你)可去桂家。托生爲女。仍爲廣孝之妻。淫醜不堪。以報他前生負你之罪。再着廣忠托生爲廣孝之姪。爲你之私夫。了結前緣。俱免不得一刀。以正奸淫之罪報。那女鬼欣欣而去。王又喝。將一起從逆重犯都帶上來。衆鬼卒遂將一夥戴枷杻的人都推過案下。指着一個道。袁珙。你一相士耳。輒敢串通姚廣孝。勸那燕王爲叛。情殊可惡。今着你托生游混姓爲子。但你惡還未甚。姑免項下一刀。但遭癰疽惡病而斃。以報爾慫恿謀逆之罪。爾子忠徹。亦以相

貌邪說。致害張昺諸人。乃成燕王之逆謀。其罪過於爾。乃着他爲爾之子。初受妻之毒虐。復罹極刑。以滅爾後。袁珙選擇二婿。一爲水淹死。一爲賊被殺。彼但談相。其妻即詈之曰。爾既能相。何爲相這等兩個女婿。珙無以爲答。但云。我只能相其面。不能相其心。燕王之叛。實成於袁珙父子。此輩爲天下之害不小。又叫一人道。陳瑛。爾爲臣不忠。私下黨逆。爲衆人攻擊。建文赦而不誅。爾當感恩不盡纔是。你更反面是仇。仗爾蛇蝎之心。羅織忠良家屬。殘刻極矣。李友直。一小吏耳。漏洩軍機於燕逆。希圖佐命之功。獨不思爲爾一人之榮祿。害了多少的性命。你二人事雖不同。罪名總一。押去阮家爲子。陳瑛逢君之惡。難逃斷頸。李友直長君之惡。罪尚可全屍。然皆受妻子淫人。斬其血嗣之報。又叫李景隆。爾乃國之至戚。受朝廷厚恩兩世。爾督兵無狀。喪數十萬性命於沙場。建文宥爾不戮。恩莫重焉。爾反開門迎寇。不忠不孝出於爾一人矣。你私意要爲燕之功臣。不思燕王之忮刻。他的麒麟閣上如何容得你。與其後日死於他手。抱不忠之名於萬世。曷不同靖難諸人爲罵賊

成人(仁)之忠魂乎。你不過因富貴這二字橫於胸中耳。今着汝托生與馬家爲子。奇蠢癡頑。人形獸性。雖擁萬貫之資而不知受享。雖爲顯宦之兒而如木偶。有父母而不識爲何人。有妻子而不知爲何物。係他人之種。嗣續暗地斬絕。仍死非命。以報你了。爾張信。建文以心腸待爾。授爾密詔擒燕逆。爾反以此爲進獻之功。今爾可托生勞宅。病體懨懨。後與袁忠徹同歸姚廣孝幕下。俱正典刑。以結前案。但張信之罪實成於伊母之言。其夫其子世受皇恩。奈何以死夫無稽之語。命子爲叛逆之事。因係女流。其爲無知。姑從寬。罰他去始爲大家之婢。終做賈人之妻。其餘朱能。張玉。譚淵。丘福。李彬等從逆諸文武。俱着各處托生。同歸燕王標下。或死或脫。論生前獲罪之輕重報之。又道。可將袁忠徹。張信。李景隆。李友直。陳瑛五人妻子。也着托生。仍配爲夫婦。皆各宣淫。以爲厥父不忠之報。一個判官上前稟道。查得袁忠徹生前無妻。何以報之。

王想了一想。道。長舌婦也無夫。當年秦檜送了高宗。做了個不孝不弟之人。今日袁忠徹送了燕王。做了個不忠不孝之人。先後一轍。正好爲長舌之夫。就配了他罷。說完。喝道。都帶了去。衆鬼卒一擁上前。牽住鐵繩。盡皆悲啼。一陣陰風。條然不見。王又命。將那些忠義文武叫上來。有數十人一齊上前跪下。王道。爾等忠魂義魄。俱起來聽我發放。衆人立起。王道。張昺。謝貴。人患不得其死耳。若死忠孝。又何恨焉。你二人被奸謀誘殺。已名載青史。今張昺爾托生史家。後爲閣部。遣將殺賊。以洩生前之忿。後仍死於忠義。更流美名於不朽。爾可明不能善終之故麼。張昺道。某愚昧無知。求王見諭。王道。燕王之變。雖逆心已久。實汝衆人逼之速發耳。烏得無罪。汝雖死。而爲千秋所仰慕。便何憾焉。謝貴托生樂宅。位溢尙書。殺賊功成。名垂竹帛。憂國勤勞。得終正寢。亦可報爾之前生了。瞿能已破北平。爲景隆忌功而不得入。平安鎗將及燕逆之背。馬

蹶而不能及刺。天也非人之尤。後以一陣亡。以一毒斃（斃）葛誠爲燕藩長史。爾乃帝室。忠心未遂。反被橫誅。皂旗張勇冠三軍。奮不顧身。不幸陣歿。今爾等皆去托生。齊心殺賊。既爲今時之義士。又報昔日之深仇。亦可以釋憾矣。瞿能托生林家。天生神力。勇猛絕倫。獨重爾者。以爾父子皆忠勇而亡之故耳。爾始祖爲殷之忠臣。萬載之下孰不知有比干焉。此林姓之所始也。爾此父又係今日之隱君子。故使爾爲之嗣。可乃心王室。報効國家。榮其身。以報爾父之隱德。爾此去勿負林之一姓可也。爾後仍死於沙場者。正所以令爾殺身全忠。垂令名於不朽耳。爾知之乎。瞿能大呼道。王恩厚矣。敢不盡心報國。王又道。平安托生慕室。武勇如前生。葛誠托生尙姓。爾原係文臣。今授爾文武全材。抱經濟之術。負衝鋒之勇。倡義殺賊。以遂宿願。皂旗張。爾生前好執皂旗。故得此名。可去托生國姓。今世則銀鎗素鎧。白色者金也。金有肅殺之氣。又能

殺賊之意耳。爾道好麼。皀旗張道。大王厚恩。生生世世感戴不盡矣。王又道。瞿能二子。皆在幼年。便能捐軀報國。死於忠孝。今爾父子三人同生一處。雖隔世不能相認。一姓卓。一姓常。爲爾偏裨。協助殺賊。其餘陣亡諸將。皆係忠肝義膽。各擇善地受生。皆爲勇武之將。以復前仇。因向衆人道。我這斷判。你衆位心下何如。衆人異口同心（聲）道。荷蒙大王厚恩。我等皆心悅誠服。二百年之積憾。俱一時冰釋矣。皆歡欣舞躍。俯伏拜謝。王亦立起道。着判官備幢旛寶蓋。送他諸公去。忽見一土地咆（跑）得喘吁吁的。忙來跪下。稟道。此一轉尤妙。如元宵放大桶花。若一放即了。有何趣味。放完之後。又忽然另冒出一陣花火來。然後止之。方覺醒目。此一段正是此意。小神係建文時東湖樵夫。聞燕王簒逆。建文駕崩。我義忿填胸。即痛哭投東湖而死。上帝憐小神一介編氓。有此忠心。即勅爲東湖土地。今二百餘年。此忿未消。聞大王着靖難諸公去復前仇。小神亦願附驥尾。幫助殺賊。以雪前生未了之恨。求大王恩允。王贊道。好好。你一個無

官無祿之樵夫能死於忠義。使世間爲人臣而有二心者。置身無地矣。你既願去。可往鮑家爲男。就同瞿能等同心殺賊。爾再生之時。有官有祿以榮身。有妻有子以居室。即將張信之母配你爲妻。爾壽考而終。死仍爲神。也可報你了。那土地笑逐顏開。再三叩謝。王道。你同他們一起去罷。只見一對童男女手執幢旛引領衆人。一陣香風而散。到廳(聽)自思道。我非是做夢麼。想著這些說話。並這許多人衆。却是明明白白聽見看見。正在躊躇。處處拿到聽似夢非夢光景。方見得句句話件件事俱是他耳聞目覩。非白話也。此等極易忽略處而不肯遺漏。纔見作者之細心。心中甚是驚疑。又見傍邊一個綠袍紅鬚的判官。呈上一卷。如人間之文案。跪稟道。此係白氏的金重一案。上呈聖覽。那王看畢。就吩咐。帶那白氏上來。只見那個少年女鬼。面目如生。神情帶慘。然而體態輕盈。腰肢嬝娜。雖所隔頗遙。燈影下見其嬌豔動人。容光飛舞。金蓮半露。款促湘裙。此處不但贊白氏之美。連後世錢貴都贊在其內。走到神案前跪下。王問道。爾陽壽未絕。何故來此。女稟

道。女在生係本地白物好之女。父母只生女鬼一人。並無兄弟。因珍愛如寶。云比兼金尤貴。故喚乳名爲金重。生長二九。尚未適人。父母爲愛女心切。難於擇婿。女因摽梅期過。未免傷情。緣此情未遂。故抱恨而亡。王說道。汝父母既鍾愛於你。爲何不與你早擇一婿呢。女稟道。父母見女頗有姿容。難求坦腹。欲覓一才〈子〉如子建。貌似潘安的人品。方肯許允。如此揀選。故爾難得。王笑道。似此議論。亦是愛女擇婿之常情。但姻緣自有天定。世事豈容人謀。爾父迂腐庸人。不足較論。但此等人物雖未易得。以爾之貌或不至於終棄。倘爲爾覓一才貌稍可之婿。亦未可知。爲何就至捐軀。女又稟道。天公最妒。不能全美。那才貌兼備的人。大約貧者居多。向曾有三人。雖敷粉何郎。豪吟太白。才貌也不多讓。但他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雖女父慨然有允諾之心。而女鬼誓死無相從之意。王又道。才貌雙全的人。本山川之秀氣而生。一時也是難得的。

因南京虎踞龍蟠。江山秀美。故生多俊。難道三人中就沒有一個中你意的。女道。以我之容貌。雖不能賽西子。壓王嬙。然選於今日美艷之中。亦可以自雄一世。雖不敢望以金屋貯嬌。安肯配蓬茅下士。一心欲嫁一富勝石季倫。貴如郭令公之夫。方纔遂願。女既係一時絕世之嬌娥。故發誓要嫁一個敵國巨富之財子。（眞奇想。）王不禁大笑道。此事不特罕見。此語抑且罕聞。你不愛無貝之才。反愛有才之貝。眞爲可笑。（舉世皆然。不獨此女）（可笑。）我看你容貌若許。爲何具此一副俗腸。姸皮不裹癡骨。誠謬言也。然紅顏薄命。你既有幾分顏色。焉能得配才郎。但城中富貴者頗多。你爲何又不嫁呢。女道。曾有一富家之子。姓黃名金色。家資巨萬。富壓南畿。慕女花容。曾求袒腹。在女傾心悅意。願效舉案齊眉。（自物之女。作配黃金。理所當然。）奈父執性不從。以致花殘玉碎。王問道。你父爲何不依。女道。父母說他形如傀儡。貌似修羅。故他家雖有好合之媒。而我家竟不中雀屏之選。女恨父

母。難以明言。傷己身暗悲。奄蹇原不解。害相思而不覺相思害矣。本待要效鸞鳳。誰知鸞鳳分飛。今一命雖赴幽冥。九泉難免遺恨。王勃然怒道。你不知以才貌擇夫。反以銀錢求配。可謂目無珠矣。可惡可恨。女又稟道。黃家郎雖然貌醜。却甚情深。彼聞女之美麗。數四相求。父憎他之醜態。再三推執。彼竟思慕成疾。一病而亡。臨終惟呼女乳名者再。我聞之。故爲心死。因感他一種癡情。愈動我萬分想慕。古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又云。女爲悅己者容。彼既爲我而死。我豈能捨彼獨生。下情若此。上聖鑒察。王道。論你初具嫌貧愛富之蠢念。本當永墮阿鼻。變豬變狗。憐你後有感情報德之深心。尚可保全人體。爲瞽爲娼。正欲判斷。只見三個文士。衣巾破敝。面貌清奇。（癡肥者多鮮衣怒馬。清奇者盡衣巾破敝。眞令人不解。）共持一狀。上呈神案。長跪訴道。念某等在生時。腹富三冬。胸藏二酉。不得飛騰黃甲。空自困守蓬茅。（學富者困蓬茅。肉食者享富貴。千古同聲一哭。）未蒙賢守宰之吹噓。反爲癡女子所擯棄。慕色

雖非正道。好逑自是人論(倫)各害相思。抱思而歿。情實難甘。故同上告。王將他三人文狀看了一回。大笑。反怒道。爾輩讀書人具此才華。焉知非瑚璉之器。有斯品格。豈料匪梁棟之材。爲何輕擲此軀。自棄若此。所謂雖讀書而猶未知書者也。今雖一死。尚有可憐。不過供人笑哂耳。正說間。只見又有一持狀者。面貌猙獰若鬼。身軀彷彿如人。自稱姓黄名金色。呼寃不已。情色慘然。王問道。爾有何寃。所告何事。那人道。鬼在陽世。慕白氏之咨(姿)容。苦懇萬端。白氏亦羨小人之富厚。樂從一諾。奈他父母只愛那才貌兼優。指指說青雲有路。此則大謬不然。孰知我金銀滿庫。看看就紗帽籠頭。財旺生官。自古同然之理。以一不識時務之老迂。致害我一對妙齡之蟻命。況鬼在生時。雖然貌醜。却甚心良。惡並一無。善皆萬積。有此數語。方可再世爲才貌兼全之人。非無因也。今受報若此。情甚不甘。且人命關天。願求追斷。王聽罷。援筆判曰。

白氏金重。艷色如花。癡心似水。不思嫁才貌兒郎。但願配銀錢子弟。妍媸莫辨。貧富是論。未嫁女即害相思。婦道可知矣。擇丈夫尚圖富貴。親戚何有哉。本當押入酆都。今且從寬譴讁。既愛金銀。應與錢家做女。不分好醜。當使瞽目爲娼。恨其自負嬌容。想殺才人三命。初做賤妓。償還宿債。憐其以後矢貞。能爲醜子捐軀。終爲良婦。了却前緣。今生誤愛富兒。再世當求才子。黄金色自恃富豪子弟。苦苦求妻。白家翁只重才貌兒郎。殷殷却婿。以致彼緣未遂。此命是捐。查彼貌雖醜惡。心實善良。今著彼托生陽世。與錢氏初諧露水之歡。後遂于飛之願。才貌兼優。以掩前生之醜。家徒四壁。以報恃富之横。錢氏作配鍾情。鍾有貌而瞽女不能見貌。要知色即是空。鍾情固得錢氏。縱得錢而貧士仍舊無錢。方是空能得色。雖嗔

他性墮癡愚。尚念彼情猶可憫。法外施仁。故從寬貸。至此三生。具此才華。不知自檢。既自恃才貌。使托生愚蠢癡頑。以報自棄之罪。又怨恨貧窮。使再世豪華富足。以償苦學之勞。咸配淫醜悍妒之妻。以懲好色輕生之戒。爾大衆與錢氏買笑追歡。了却前生宿願。你諸人須自己回頭是岸。勿結來世寃愆。鐵筆無私。照判發放。以上一段全是對偶句。一部書所無者。寫筆。（畢）發與判官。判官高聲宣白一遍。那王又叫道。帶那三獸上來。只見鬼卒帶過一隻尖嘴母猴。一隻咆哮牝虎。一隻鐵黑雌狐。妒婦原身。幻想奇絕。伏在案下。若有所訴。王道。爾三畜前生孽重。致變畜生。罪恨已滿。今着轉托婦人。配此三生。獸心雖不能全革。若不傷害性命。來世尚可保全人體。不然又墮畜道矣。着鬼卒送他到轉輪殿去。那三獸連連點頭。如叩謝之狀。擺尾搖頭。回盼三生。欣欣然隨鬼卒而去。判官在傍呼喝。將

前之判文傳與鬼卒。隨亦將衆人帶去。倏忽雞鳴。驀然不見。展轉之間。不知東方之既白。住得好。赤壁文風甚是可笑。到聽凝神自思。宛然在目。回憶前語。一字不忘。好記性。正在驚訝之際。值廟祝出來開門。廟祝。見了到聽。驚問道。你是甚麼人。爲何夜間存在此處。到聽訴說昨晚酒醉家遙。故而在此睡倒。因將夜來之聞見。備述一番。廟祝聽了。以爲跪（詭）辭。大笑而去。到聽自己以爲一件奇事。每遇見親友。無不相告。雖於途中遇一面之識的人。亦詳細道之。這方應他大號圖說二字。衆皆不以爲然。以其平素好傳新聞說白話之故。這又應他毛空的別號。人雖不信其實。亦皆以爲奇談。轉相傳說。有一種與他同類。亦好道聽途說者。四處談講。竟普傳於白下。至今里老猶有能言之者。這是後話。且說那到聽。一日在稠人廣中（衆）之衆（中）這更有許多的閒漢。閒漢四。高談濶論。講這一段新聞。正說得興頭。內中一個少年問道。兄這些事醒着聽見的。還是睡着了夢中聽見的。到聽道。我是醒着聽見的。

那人道。兄此時是醒着說話。還是睡着了說話。到聽道。你這位兄說話稀奇得很。大青天白日。我站在這裡說話。怎說我睡着了。那人道。兄不要見怪。你既是醒着。爲何大睜着眼都說的是些夢話。大睜着眼說夢話的人。正自不少。衆人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到聽纔要分辯。又一個道。不是這樣說。兄這些話是獨自聽見的。還是同人聽見的。到聽道。半夜三更。就是我一個。那裡還有別人。那人道。兄自己錯了。怪不得人說。到聽道。我怎麼錯了。那人道。兄方纔說看見有許多判官小鬼。該把那判官也罷。小鬼也罷。拉住一個做個證見。此時這些鬼話。就不怕人班駁了。你不曾想到這上頭。豈不是錯。衆人拍手打掌。又笑了一場。拍手打掌的笑。到聽發急道。我是千眞的話。你們當我說謊。這樣省剝我。內中有認得他相厚的便道。毛空。你既要說新鮮謊。老着臉憑人說罷了。又急得是甚麼。又一個道。這位原是(來)就是有名的到兄。面荒失敬。我們大家說頑說。兄不要發急。等我

替兄尋個證見。包管他們再沒得說了。到聽當是好話。笑着道。兄替我尋個甚麼證見。那人道。兄那日在那個去處聽來。到聽道。我在大門內泥馬脚下睡醒了。聽得這些說話。那人向衆人道。如何。我知到兄決不是假話。列位都這樣白他。這不有了證見了。衆人道。誰是證見。那人道。他說在泥馬脚下睡的。那不有個拉馬的馬夫站在那裡。我們同去問他。是眞是假就明白了。何須大家只管辯駁。衆人道。那馬夫是個泥人。怎會說話。兄也來跟着說新聞了。那人道。列位有所不知。我去問他。正要他不會說話纔好。若是會說話。他也要說到兄是扯謊。越發講不淸了。衆人聽了。笑得幾乎打跌。（起初是哈哈大笑。次是拍手打掌的笑。此是笑得幾乎打跌。寫笑亦有層此(次)寫得好。）到聽要辯。又說不過衆人。不辯。又氣得慌。臉脖子通紅。頸子上的筋急得有指頭粗疊暴着。（畫出一個發急人的形像。）只見人叢中走出一個道士來。（道士。這道士也是一個閒漢。閒漢五。）上前笑着道。天下奇怪的事何所沒有。這位居士也未必全是謅出來的假話。或

有些影兒也不可知。列位何必如此認眞。若信他是眞話。就聽他這一遍新聞。若疑他說鬼話。就不必信。人還拿着錢給說書的聽瞽(鼓)兒詞上的瞎話。如今聽說這新鮮話又不要錢。何等不樂。只管班駁些甚麽。衆人看這道士。兩道濃眉。一雙大眼。五尺身材。四旬年紀。竹冠布氅。蔴履絲縧。好一個齊整相貌。衆人道。這位師傅說的是。我們打柴的不要跟着放羊的。各人做各人的事去。一轟而散。到聽垂首喪氣。也就要走。被這道士一把拉住。道。居士且住。到聽道。師傅叫我。說甚麽。道士道。古人說。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此十二字。便是延生秘訣。大家頑笑。何須認眞。氣惱的是甚麽。我同居士去小飲三杯。消消悶氣。到聽聽見請他吃酒。氣惱全無。一臉的笑。光(先)嘸了兩口唾。然後說道。今日腰中不曾帶得一文。改日請師傅罷。已暗含着今日且奉擾五個字。不曾說出。妙極。道士道。我請居士。何用你破鈔。拉着手到一個酒肆中去。到聽口中說道。豈有此理。怎麽好擾師傅。雖

如此說。那兩隻脚已隨着到酒店中來了。對面坐下。走堂的送上兩壺酒。幾個小菜碟擺上。到聽等不得他讓。先一氣飲過了數杯酒。方纔問道。飲過數杯方問話。畫出一個好酒饞吻的人來。師傅貴處是那裡。在何處住。我每日在這裡走。從未曾會過。道士道。貧道祖籍陝西固原人氏。會採戰。自然能固本還元。所以是固原人也。自幼在峨嵋山投師訪道。近來四處雲遊。爲人治病。看官記着。今到此不多幾日。在朝天宮作寓。獨坐甚悶。出來閒步。纔見居士生氣。故約來同飲幾杯。我們說說白話。正投到聽所長。也可消遣。又讓他吃了幾杯。道。我寓處也無伴侶。居士若無事可常到我敝寓來。別無他物。就是一杯水酒相待。到聽滿臉堆下笑來道。有了酒吃就儘夠了。我聽得人說。無鈔一身輕。有酒萬事足。學套文字。不意到聽亦善此。別的還想甚麼。若承師傅不棄。我來奉陪。我是閒着一點事也沒有的。道士讓他吃酒。他也吃過有兩壺。把白話口袋打開了。講天說地。論古談今。都是不見經傳。稀奇古怪。無影無形的天話。他說得津

津有味。道士聽得倒也耳中爲之一新。微微的笑着聽他謅說。又同飲了數杯。到聽口也說乾。等不得他讓了。自斟豪飲起來。杯杯一乾到底。古詞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亦同此意。吃了一會。方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反客爲主。一鍾一鍾的倒讓起道士來。到聽豈不聞癡客讓主乎。道士的酒量頗雄。鍾鍾乾過。二人又飲了多時。到聽有了八九分酒意。覺得滿到喉嚨跟前。下不去了。纔起身道擾。古人云。人生有酒須當醉。云。不飲。傍人笑我。到聽兼有之矣。舌頭短短的。不明不白說了幾十遍。道士會了帳。同他出來。他晃晃蕩蕩的去了。次日。到朝天宮尋着了道士。一來奉拜。二來道謝。道士又留他吃了半日酒。他無以爲敬。不過說些白話以答盛情而已。道士聽他說的。倒也不覺寂寞。臨別時。道士道。居士無事可常來閒話。他滿口應諾而去。到聽吃着了甜頭。他又是個無事的閒身子。況他要到街上來。必由朝天宮後門卞公祠過。晉朝卞壼死難之地。墳即在此。建祠祀之。所以他無三日不來。來無不醉。他吃得多次了。一日。聽得各處桃花盛開。他在

史家墩。小桃源。黑龍潭。虎踞關各處去看熱鬧。見那些男男女女看花之人往來如織。別人都是三五成羣。有攜着春盛的。也有擡着食盒的。或在酒棚內飲酒的。或在茶棚內吃茶的。絲竹管絃。長歌短調。其然熱鬧。這一夥閒漢更不計其數。閒漢六。看了一會。眼飽肚飢起來了。他因囊中無鈔。四處混撞。忽然到一棵桃樹之下。見金晃晃一件東西掛在上面。忙近前取下來一看。是一枝鍍金銀花。也不知是那個婦人在花下過。掛了下來的。他滿心歡喜。也不看花了。欣欣然袖中。回來到家中。取出估值。道。這個也值七八錢銀子。五錢銀擡一大罈酒。剩的買些柴米。夠我幾日大醉。想道。不好。一算不妥。目下天氣漸暖了。買件單衣服穿穿是正經。又想道。也不好。再算又不妥。我擾這道老爺多次了。江南僧道尼姑皆稱之曰老爺。而縣中知縣反稱縣裡大爺。也有些不好意思。不如請他一請。還了席。後來又可以擾他幾十次。這樣一本幾十利的事爲甚麽不做。就是這個主意好。三算方成。可謂三思而後行矣。一笑。況且是人說的。吃在肚

裡是細絲。穿在身上是九成。我放着細絲的事不幹。倒做九成麼。此等算計的人不少。只當是不曾拾着這件東西。又算計道。此一算是算字餘文。家中碗盞鍾碟一樣沒有。是來不得的。酒館中肴饌又貴。不如買兩樣擋餓的物件。這兩日接引庵碧桃盛開。請他到那裡坐坐。小姑子又是我的厚朋友。玉簪記舟子說陳妙常云。我小老兒活了六十九。不曾見姑子同秀才做朋友。今這小姑子是到聽的厚朋友。可見亦非異事。問他要茶要水湯酒還便宜些。定了主意。明日舉行。且說這接引庵在旱西門北首一條小僻靜巷內。門口一叢黑松樹。一個小小的圓紅門兒。進去裡面甚是寬敞。昔人題半截美人圖云。堪笑良工無見識。動人情處不曾描。今未見其人。先寫動人情處。若遇前詩人做試官。定考第一。此門中乃和尚出入之所。今到聽竟要請道士進去。奇事。內中三間大殿供着接引菩薩。東西六間廂房只有兩個姑子。東廂房是兩明一暗。兩間做客位。一間是那老姑子的臥房。姑子。這老姑子有七十多歲了。動擔(彈)不得。成年家睡在床上。西廂房內一間做廚房。後姑子張道士弱(溺)尿處也。一間做庫房。一間是小姑子做臥室。這小姑子纔有十八九歲。雖不叫做奇醜。却也說不

得個俊字。肥胖胖的一個團臉。深紫棠色。五短身材。圓滾滾的却胖得緊。就做人甚和氣。見人滿面春風。一臉的笑。到聽家離此只有三四箭遠。時常來隨喜。大約與這姑子有些曖昧的帳。人却不得而知。且說到聽次早起來。把那枝花拿到錢鋪中去換。雖然大樣。是纍絲的。稱了稱。只得七錢多重。首飾做八成。換了六百文錢。買了一隻大板鴨。一個爛熏蹄。並些果子。又買了些好茶葉。細。一直到庵前敲門。那小姑子來開了。笑嘻嘻的道。你今日買這些東西做甚麼。是個相厚問的聲口。到聽進來。小姑子關上門。一絲不漏。也隨了進來。到他房中。到聽道。我今日要請個人。借你這裡賞賞花。煩你收拾收拾。再把樹底下打掃打掃。改日我腰裡用些勁酬謝你。那姑子笑着瞅他一眼。道。你肥肉能吃得幾塊。好像根豆芽菜兒似的。不要討我貶別你了。大形容不堪。似此較之。那道士之物只算得一根芽菜。說得到聽笑着把他脖子摟過來。親了一個嘴。道。你且不要關門。我去買了酒來。少頃。又拎了

一小罎酒來。道。你就預備下。燒好了茶等着。吃過早飯我就同人來了。說着走出。便到朝天宮來。這道士正要吃飯。見他來。讓了坐下。道。這兩日爲何不見。今日來得甚早。便飯且用一碗。到聽道。這兩日花開的盛得有趣。〈偏師傅〉我去看了看。所以沒有來。望得今日。我備了一杯水酒。請師傅去賞賞花。那道士道。居士是那裡的錢。我怎好相擾的。到聽道。師傅在客邊。我倒擾過幾十遭了。論理也該還還席。沒有甚麼東西吃得。不過看花而已。我都預備下了。師傅用了飯。我們早些去頑頑。道士見說買了東西。知他是實心相請。便不推辭。說道。我領情便是。只是心中不安。讓他同吃了飯。道士鎖了門。一同出來。二人說着閒話。慢慢的步着到接引庵來。不多時。到了門首。到聽上前敲了兩下。等了一會。不見裡面嘖聲。道士道。何不再敲幾下。到聽笑道。師傅你是外路來的。不知南京城姑子庵的暗號。先敲兩下。應着開門兩個字。等一會再

敲三下。是快開門三個字。他自然來開。若一陣亂敲。他聽見知是外行。再不肯開的。（確是個姑子厚朋友的說話。）說着。又狠狠的敲了三下。只聽得脚步響。一個小姑子把門開了。（此是道士聽得看見。若到聽。不待開門。便知是小姑子矣。）笑嘻嘻的道。我收拾後院子來。先敲門就沒聽見。（妙極。照前。開門兩個字不曾聽得也。）那道士把他一看。心中一動。道。好個爐子。是絕妙的鼎器。到聽讓了進來。到東廂客屋內坐下。少刻。小姑子送了茶來。他心愛上了這個道士。好個儀表。目不轉睛看着他笑。（先寫衆人看這道士好個相貌。不過一看而已。此處寫這姑子。一見他好個儀表。便有就交之意。隱寓許多男人不及一個姑子之眼力。直貫到鍾生貧窮爲親友所棄。獨一個瞽錢貴能識之也。此是後文的一個影子。看者須知之。）道士也有了他的心。望他笑了一笑。不住拿眼睃他。吃罷茶。說了些閒話。讓到後院。打掃得果然潔淨。道士看那花時。有七八株都有一抱粗。花朵比茶鍾還大。紅白燦爛。開得甚是好看。樹下鋪着蘆蓆。上面墊着氈子。二人席地而坐。不一時。送了果肴來擺下。那姑子又去拿了熱酒來。到聽斟了一杯。送與道士。道。沒有甚麼請師傅的。不要見笑。道士接過酒來。道。

居士這等費心。何須客話。二人說話飲酒。吃了多時。那姑子穿梭也似。兩頭拿酒服事。道士道。小師傅。勞動你了。我們不安得很。你請坐坐。那到聽忙起身。篩了一杯酒讓他。他笑道。我不會吃。就要跑。早被到聽拉住袖子。道。這位師傅不是外人。你吃一杯怕甚麼。到聽之於姑子亦外人也。而此云這位師傅不是外人者。儼然以野家公自居。寫得甚妙。送到他嘴上。他推辭不得。纔要飲時。被到聽一灌。只得嚥下。到聽放手。他跑了去了。二人又飲了幾巡。道士要散步散步。起身到園中各處走走。走到西牆角一個小欄中看看。不防那小姑子蹶着滚圓的一個黑屁股。背着臉那裡溺尿。衣服摟得高高的。自己低了頭看着他的陰戶。昔有一孀婦臨嫁洗浴。低頭看着牝戶道。鬍子鬍子。今晚你有肉吃了。此時姑子看他的陰戶。大約也道。肥嘴肥嘴。你幾時纔有肉吃呢。因他屁股蹶得高了。那一件肥物全全露着。正對着道士的眼。一隻無珠的大眼。對着兩隻有珠的小眼。好笑。道士一看。眞正一件好東西。牝峰老高的凸起。宛然一個大饅頭上裂開了一條細縫。饅頭倒好。可惜麵黑些。他一回頭看見了道士。笑着忙扯衣服蓋住。站將起來。

這姑子有心乎。無心乎。試猜之。道士也笑笑撤身退出。那姑子繫了褲子出來。望着道士嘻嘻的笑。寫生手。往前邊去了。那道士也回來坐下。到聽讓着又飲。那姑子送了酒來。看着道士只是笑。道士恐到聽看見。也一面笑着。一面同到聽說閒話。寫得二人活跳。飲到日色將暮。道士起身謝別。到聽款留不住。道士又向着小姑子道。小師傅。勞動你了。改日酬情罷。他只嘻嘻的笑。也不說甚麼。到聽送了道士出門。復身進來。拉着小姑子同飲了幾杯。二人相摟相抱。一時興發。到聽就去扯他的褲子。那姑子也正騷到極處。任他褪去。到聽爬上身。抽了三五下。早已告竣。原來到聽自做主人。過飲了幾杯。不能自持。竟從門流涕。那姑子正然興濃。見他纔挨着早已完事。豆芽菜原沒甚趣味。無怪乎乃爾。急得叫道。你掙着命再動動是呢。到聽再要抽時。陽物已稀軟縮了出來。豆芽原軟。姑子十分情急。將他項上咬了幾口。身上擰了幾下。到聽也甚覺沒趣。起來同他收拾了傢伙。細。含愧而去。却說那道士

回到寓處。心中想道。這個姑子看他那種光景。大有情意在我。況他是件寶物。難得相遇。不可輕放過他。須如此行事方妙。原來這道士既會採陰。又善煉汞。他有的是銀子。四處雲遊。遇着有好鼎器。他就採補一番。今日見了這姑子是個妙物。他遇過的婦女甚多。好歹一見便識。却不揀醜俊。他留了心。次日飯後。獨步到庵中來。記着昨日到聽的話。只將庵門敲了兩下。只見那姑子來開門。見了是他。笑臉相迎。（親熱。）心中暗喜。原來這姑子因生得黑醜。無人愛他。雖然相與了一兩個契闊。都不過是到聽之類。他昨日見了這道士生得相貌魁梧。心愛得了不得。剛剛的在那裡溺尿。又被他看見了風流穴。竟有個要就交之意耳。（大約少年姑子無一個不願與人就交者。）所以昨日故做騷態。只是望着他笑。又被到聽引動淫心。不想一場掃興。眞是慾火如焚。眠思夢想。夢魂顚倒了一夜。今日見他獨自走來。心中猜了個八分。（老見家。）定然有些妙處。故此暗暗歡喜。（這一喜是

喜其好事在邇。忙道。這個忙字是喜極語。師傅請裡面坐。道士進來坐下。他道。師傅坐坐。我去燒茶。道士道。我不用茶。倒去看看花罷。他道。既然這樣。我拿個東西去坐。遂到房中拿了氈蓆。同一床小獨睡褥子。到樹下鋪好。讓道士道。請在褥子上坐。還厚些。雖是心中。或更有他。道士道。小師傅。你也請坐坐。他笑道。師傅請坐。我不消得。道士道。你請坐了。我有話說。儘過一頭讓他。他笑嘻嘻就坐下。道。既肯同坐。已無所不肯矣。你和我說甚麼話。你我二字。親愛之甚。但太怎麼早些。昔有一女子私問嫂子道。我明日嫁去。叫你姑夫做甚麼。嫂道。先不過你我相呼。等生了女兒。便指着孩子叫大兒老子。此女嫁之次日。新婿帽子被門簾掛歪。女呼道。大兒老子。你的帽子歪了。與此姑子你我相同。道士道。賞花不可無酒。買得些酒看來麼。他道。酒還可以買來。只說有俗家奶奶們來賞花。打酒請他。還可以得。此係姑子沽飲之法。葷菜如何好去買。道士聽說。在腰取出一包銀子來。打開看。約有二三十兩。拈了一塊。別的付與那姑子。道。你拿錢數銀子。替我打些好酒來。別的你就收着。他笑道。金銀不過手。我怎好收得。你稱些我買去罷。道士笑道。多大事。你若要。就全送你也有限。姑子中不

愛色者或有之。再無不愛財者。道士又以利動之。可謂算無遺策。他笑道。我也沒福要這些銀子。道士遞與他。他也就接着。道士道。你去打酒。我去買菜。你若先回。不要閂門。他要了一個筐子。拿着出去了一會。買了許多熏雞臘肉。燒鴨熟蹄。並上好果品。滿滿一筐。推開門進來。閂好了門。細。只見小姑子在西廂房門口站着。道士拿到他跟前。道。小師傅。❷煩你整理整理。小姑子就到他房中。道士也隨了入來。道。原來你的臥房在這裡。小姑子見了許多果菜。笑道。你就買這些東西要請客麼。明知故問。何不道。要請安麼。道士笑道。就是特特請你。二來替你昨日酬勞。他笑道。我們僧家是不用葷的。道士笑道。你就破破戒也不妨。我見別處的女師傅。不要說吃葷不論。連甚麼都是不戒的。妙語。却係實話。那姑子瞟了他一二眼。笑着道。騷態動人。不當家羽化的枉口拔舌。你看見來。說着。就忙去料理。道士走到花下坐了一會。到西牆小欄中去小解。只聽得北窗內笑了一聲。道士往內一張。是小姑子正在廚房盪酒。聽

見窗外響聲。向外一看。見道士捏着陽物溺尿。他故意笑了一聲。好與道士知道他在那裡賞鑒。昨日姑子之物在此處被道士看見。今日道士之物也是此處被姑子看見。正可謂之還席。姑子這一笑。余因想起一笑談。家母女二人。其母有事出門。囑女兒道。對門那小子壞極。你切不可被他討了便宜去。女應諾。抵暮母歸。問女兒道。我去後。那小子可曾來。女兒道。他來了。今日却被我討了他的便宜。母問其故。女道。他一來就抱着我親了一個嘴。被我把他親了二個。他把我抱到床上。扯去褲子。弄出許多血來。母驚道。你這樣吃虧。還說討了他的便宜。女道。我不曾說完了呢。過了一會。我把他的腦子都夾了出來。豈不得了便宜。這姑子大約也想占這便宜。道士鑒貌辨色。知道好事十有八九。心中暗喜。轉身到花下。只見他捧了一個大托盤。碗碗碟碟擺了許多。又取了酒壺。一雙箸。一個杯。道士道。小師傅。你請來坐着。他倚着棵桃樹站住。笑道。古詩云。人面桃花相映紅。但這姑子面黑。不合。我不坐。道士拉着他袖子。道。我原是請你。你不坐就掃興了。他也就笑笑坐下。道士斟酒敬他。他不肯接。道。我不會吃。你請自己受用罷。道士強遞在他手中。道。你昨日怎麼吃來。今日又假推辭。他道。我再取個杯子來。道士道。不消了。就是這一個輪流吃罷。他笑嘻嘻也就吃了。合巹猶他二人只用用雙杯。一杯。更親熱。道士又斟了一杯。送在他口邊。道。好事成雙。再一鍾。他道。你也吃一杯。道士強

送到他嘴上。他喝了一口。被道士拿過。一口飲乾了。道。好香甜。調情老手。有趣。他笑着瞅了一眼。又讓他吃菜。他先不肯。道士再三相讓。他也就不辭。吃了一會。這姑子三杯落肚。有些酒意了。烘動春心。兩隻眼水汪汪的也(乜)斜着。上眼如此。下眼不知何如。道士又讓他吃酒。他笑道。我不吃了。吃多了不好過。因此句想起一個笑話來。一女子在門口閒立。適兩個少年過。一個道。好個女子。只太月巴子些。那一個道。可好一個毛非。這女子進來問娘道。方纔兩個人。一個說我月巴子。是怎麼說。娘道。他說你身子肥胖。女又道。那一個又說我好個毛非。是說甚麼。娘不好說。謊答道。看見你手上有幾個疥瘡。女信爲實。一日。母女往鄰家赴席。主人讓他飲酒。女道。我不敢吃。吃了毛非會癢的。大約姑子也是怕毛非癢。故說吃了不好過。你請用罷。笑嘻嘻反儘着讓道士吃。道士見他這個騷樣子。也有些耐不得了。望着他笑道。你不吃只是讓我。我吃醉了回不去。看你怎麼樣打發我。他笑着道。回不去就在這樹底下睡。道士道。這園子空。沒人做伴。你要肯陪我睡。我巴不得不去呢。他把眼睛瞟了瞟。騷態可掬。笑着也不做聲。這個笑字也有刻不容緩之意。道士又強讓他吃了一杯。他推辭道。我的酒實在夠了。昔有一女子問娘道。人開口就說酒色。酒是吃酒了。色是甚麼。娘不好答。說道。色是吃飯了。一日往親戚家去。備酒飯相待。飲過數杯。再讓他。他道。我的酒夠了。倒是色罷。大約這姑子亦是此意。道士看他那光

景。也有了五七分酒意。臉上紅紅紫紫。眼睛餳瞪瞪。不住嘻嘻的笑。暗想道。火候到了。下手他罷。便道。你既夠了。我們歇一會再吃。就站起身來。那姑子也便立起。道士佯醉。假裝站不穩。往他身上一倒。小姑子當他醉了。上前一扶。道士就勢撲到他懷中。剛剛的嘴對了嘴。親了一下。有一舊笑話。一男子途遇一婦。上前摟住。親了一嘴。婦人大怒。男子道。奶奶息怒。我恐你要如此耳。在我何須如此。大約道士亦恐姑子要如此耳。姑子笑着將他擰了一下。道。浪極。我好意扶你。你倒這樣不識好。好意扶他者。原圖此好意。道士一把摟住道。既承你好意。我再親幾個。那姑子只是笑着推。也不動怒。道士見事有可成。就伸手要摸他下身。道士要享用饅頭了。他用手攔着道。我叫起來。你就了不成。道士那裡聽他。把他抱住。放倒在褥子上。此時纔正經用着。拿來與道士墊坐的。反是自己墊着睡。不知先拿來時是有意否。壓在身上。連親了幾個嘴。道。你同我相與。也有要做朋友之意。我有大好處到你。補你的情。那姑子也情動了。不嘖聲。道士趁勢扯他褲子。他再要假掩時。假字刻。已被褪下。露出肥臀來了。他只閉着眼笑。道士忙取肉具弄將進去。肥

美至極。一連幾聳。盡沒至根。一部書若許奸夫淫婦。却以一尼一道開首。見此輩中能持戒律者少。大書之。爲彼等下鍼砭耳。道士伏在他身上也不動。那姑子見他弄進去之時也不多大。過了一會。裡面翻滾熱起來。脹得滿滿的。那龜頭在內中如蛇吐信子一般。不住亂戳。痳癢難當。嘻嘻的笑個不住。他初嘗這種異物。頃刻就丟了一度。道士把陰精吸了個乾淨。定了一會。又是那樣亂鑽起來。只見他屁股扭着。兩眉皺着。似有些難忍的樣子。朦朧着眼睛只是笑。不多時又丟了。道士覺得這一次陰精更多。吸了個暢快。那姑子一連丟了兩次。渾身痛快。說道。夠了。酒夠了用色。色夠了用何物。拔出來歇歇罷。道士笑着道。沾住了。拔不出來了。他道。你讓我歇歇逗逗氣。怎麼只是皮臉。道士道。你就拔了。看他兩手推起道士來。屁股往後褪。果然陽物在陰中脹滿了拔不動。姑子急了。道。這怎麼樣好。你使些力拔拔呢。道士笑道。我沒力氣。你上我身來。用力拔了看。抱着他一翻身到了上面。騎在道士身上。先是道士騎驢。此時是尼姑騎牛。趣。兩手

按着道士肩上。雙膝跪住。儘力往上拔。沾得死緊。他把屁股亂扭混扯。撐得陰門生疼也拔不出來了。道士後與昌氏交接。並淫姚宅諸婦。再未見如此。獨這姑子如此者。何故。他兩個是開首的奸夫淫婦。謂他鏈在一處如狗之交耳。借此兩個。罵盡一部書中之奸夫淫婦皆是狗之一類。故後不復寫。道士道。你且睡在我身上。少刻自然會出來。你急得是甚麽。他只得伏下身子。道士把他摟緊。叫他伸過舌頭來。緊緊含住。陽物在戶中又是一陣混鑽。覺得他舌尖冰冷。又丟了一度。裡面陰精更盛。道士吸得他興足了。放了一口氣。道。你再拔拔看。他探起身子。屁股加力。往上一擡。聽得不洞一聲響。好像小孩子們啣了一個水砲。早已拔出。小說中之寫淫事多矣。未有如此奇喻。姑子把他陽物一看。嚇了一跳。長有七寸多些。根子底下粗不過一圍有餘。上半截竟像一根大菜瓜。所以內中塞滿陰門。却脹得不痛。此所謂一個小圓紅門。裡面倒寬敞也。先是他閉着氣。其堅如鐵。陽物粗。陰門小。就如狗鏈幫一個理。恐人看不出。特特提明。余前評是否。故此拔不動。放了氣。略綿軟了些。所以一拔就出了。姑子道。你怎麽有這麽個稀奇東西。先也不多粗。

怎麼一會就長成這麼個磣樣了。道士道。我是煉成的活寶。可大可小。先起弄時一送便入。着了陰氣就長大了。他是就着女人陰戶的。女人內中多深多大。他就長多粗多長。就是沒有破身的女兒也弄得。就是任你多深多大的陰戶也弄得。那姑子喜歡得兩手捧着。寫出愛極。細細賞玩了一回。不忍釋手。道士道。我也見過許多婦人。你的這件東西也是一個寶貝。姑子笑道。這件扁東西那個婦人沒有一個。怎麼見得我的是寶。道士道。別的婦人弄頭一次陰精都盛。第二次就少了。第三次還有沒有的。間或還有受不得的。你的一回多似一回。再吸不盡。豈不是寶。姑子笑着穿上褲子。重又熱了酒來。二人不像先了。摟肩並坐。親親熱熱的一遞一口。吃了一會。日色將西。道士笑着道。多擾你的寶物了。過幾日再來看你。起身要去。姑子也笑道。不堪匪敬。免勞道謝。你這去。幾時來。銀子帶了去。一絲不漏。所以爲妙。道士道。那銀子送你盤纏罷。我不過五七

日定來看你。那姑子依依不捨。送出庵門。道士去遠了。他還站着目送。遠遠見有人來。他纔縮了進去收拾。這道士隔着六七日又來望他。已伏後。要過七日。方纔又採得也。就帶了下酒之物。大袖籠來同飲。飲得興濃。就在花下做一齣。這一齣名爲花下佳期。後來花謝了。就在他禪床上做了快樂窩。他愛這姑子有一百分。姑子愛他也是兩個五十。親愛無比。來往了有半年光景。姑子也就不能如起初的精脈盛了。道士恐傷了他。意欲別去。一日。對他道。我看你老實可喜。我有一種異法傳你。你一生受用不盡。姑子道。你傳我個甚麼法。道士道。我有採戰之法。傳與你罷。你學會了。自有許多的益處。遂同到床上。附耳傳了他許多的秘訣。那姑子歡喜得了不得。道。你今晚不回去罷。夜裡好傳授得。道士應允。相厚半載。將別纔留共宿。是一部書所無者。一連住了有四五日。見他學會了。又叮囑了些話。把內中利害二字都詳細與他說知。此處利害二字。這暗合着說。留在後來姑子傳命兒時方纔細述。妙。然後道。我傳授你此法。可也補你的情了。我

明別你他去。又取了二三十金相贈。小姑子聽他要去。吃了一驚。一把拉住了他的手。掉下淚來。道。我同你這幾個月的恩情。你怎忍就撇了我去。道士道。我爲你在此半年。也不爲不久了。你今學會了此法。我在此也沒用了。後會有期。不必傷感。伏後。替他拭了淚。又叮嚀了幾個保重。出門而去。這姑子一來感他相愛之情。二來喜他那個異物。他去後。悲切了好幾日。心纔放下。過了些時。正想要得個人來試試法。恰好到聽提了一角蘆瓶水白酒。肥肥的一段騎馬腸兒。兩個鹹鴨蛋來看他。像形。饞腸得如鴨蛋之粗。則姑子大得矣。姑子道。你這半年多往那裡去來。怎不見你。到聽道。自從那日別你回去。第二日。有個朋友約我同他往湖廣去了一回。事忙沒有來別得你。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看你。道士遇姑子半年有餘。而到聽係姑子厚友。多日未曾到庵。豈非疏漏處。有此開(問)答。方見久不來之故。甚妙。就在小姑子房中。二人飲了一會。到聽笑道。那一日我多了一杯。辜負了你的美情。沒有盡興。今日來替你陪罪。就去扯他的褲子。小

姑子正想拿他試法。欣然解衣。二人幹了一會。姑子幾鎖。到聽便丢了。
姑子覺得果如醍醐歡（灌）項。甘露沁心。樂不可言。到聽也覺得快活
無比。戀戀不休。一連三度。與道士初探姑子時作對。弄得猥頭搭腦。頭葷（暈）眼花而去。
較後之衆和尚鼻塌嘴歪猶不濟。但這姑子居處旣僻。貌又不甚動人。外面的招牌不濟。誰
知他內中有好貨。所以主顧甚少。後來老姑子死了。他獨自一人。只得
又招了兩個姑子來做伴。人眼多。越發難招攬主顧了。只好偶然遇巧。
偶一爲之而已。眞是。

雖有驊騮千里駿。　不逢伯樂待如何。

他這個法後來傳了何人。到底可有大展試驗之日否。後來便見端的。
伏後十八回內。且說道士別了小姑子之後。要往別處去雲遊。又想遇一個美物。
心內道。西湖名勝冠於天下。何不到彼一遊。況這山川秀美的地方。定
產異物。或有所遇也不可知。遂搭船到了虎丘。到寺內去遊賞。那寺門

外兩邊俱是鋪面。賣泥人物並搬不倒。精細甲於天下。有客(賣)各種盆景的。收拾得十分好看。賣宜興壺碗各種器皿的。有賣斑竹几杌椅凳的。而織虎丘燈草細蓆者居多。眞正熱鬧。進入寺中。看了看試劍石。到了千人石上。四圍俱是茶房酒肆。又看了看劍池。登了登寶塔。遊玩了兩日。又雇船到了杭州。就在西湖邊覓了個寓處住下。靈隱淨慈三竺各寺內。並岳墳于墳。四處玩賞了十數日。一日遊倦了。傍着湖邊一個旅亭中小憩。臨窗坐下。獨飲了數杯。見水光接天。山色葱翠。時值深秋。芙蓉夾岸。桂蕊飄香。眞乃快心爽目。想道。古人贊這西湖說。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妝濃抹總相宜。

果然不謬。正欣然得意。隔席四五個少年。又是四五個大閒漢。閒漢七。也在那裡吃酒。內中一個道。世間上稀奇古怪的事何所不有。又一個問道。有甚麼奇事。那人道。前邊湖嘴子上那昌家的女兒。淫婦。就是個怪物。這一個道。怎麼

見得。那一個道。他家男人死了。他如今也不嫁。也不守。却零碎嫁。零碎嫁三字。千古奇聞。他今年纔二十一二歲。只他娘兒兩個。做了個半開門。我聽得人說。當日初出來還不怎麼的。近來竟成了個鐵屄。屄字之上。從未見有加一鐵字者。不但奇聞。更令人可畏。這個騷浪的法。大約也就淫得無對了。任你甚麼好漢子。再敵不過他。一夜弄到天亮。他再不得個飽足。同他睡一夜。第二日定是七死八活。還有病幾日纔起得來的。他誇嘴說。人去嫖他。只要三錢一夜。就有三五個人同去。他都不辭。若有本事把他弄得飽足了。他反倒貼十兩。先我還不信。都不過是父母的皮肉。當眞是鐵的不成。後來聽得竟是實話。我們前日約會了八個人。商議了一同走去。原是取笑。諒他見人太多了。決不肯留。誰知到了那裡。他竟公然笑納。八個人齊心輪流。想弄輪了他的嘴。大家取笑一場。誰知從沒有點燈時弄起。一上一下不歇氣。足足弄到次日日出。一個個弄得盔歪甲斜。他還不曾足興。反討他笑

話道。不要說你們這幾個膿包。像你們這樣不濟的東西。再有八個。也不在我老娘心上。你們若有本事。從此時再弄到黑。看老娘可怯一怯。若沒本事。老娘饒了你們的命。去罷。幾個人就沒一個敢說一句硬話。大家掃了一鼻子灰出來。這些人如今替他起了個混名。叫做女敬德。鼓兒詞上說胡敬德日攩八將。取這個意思。你說這個女人豈不是個怪物。（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衆人先以爲怪就氣餒了。焉得不敗。）衆人聽了大笑。道士聽了這話。暗想道。既然有這個怪東西。我何不去會他一會。試試他的本事。遂起身還了酒錢。一直到湖嘴上來。且說這昌家女兒。父親自幼亡故。母親孀居。（昌家女兒者。娼女也。其母老娼矣。故不必用姓。）也時常同人活動。這昌氏十一二歲時就有些妖模妖樣。一日。在門口站着。兩個少年經過。見了他。一個說道。好一個金童玉。那一個道。得同他青天白一下子就快活了。先那一個道。還七大八個呢。同他着笑去了。他聽了進來了。白他娘道。恁兩個砍千刀的忘八在門口過。夾

着走他娘的村路。走罷了。說我金童玉。青天白。又甚麼七大八的。恁個嚼舌根的囚爛了嘴的龜子。喃喃嘟嘟罵個不休。他娘（聽）不過。說道。他說金童玉。說你是個女兒。也沒有甚麼壞話。你儘着罵甚麼。昌氏道。他還說要青天白呢。那娘不好說。便道。青天白月。說你如月一般白。倒不好說。昌氏道。你不要哄我。我知道是日。他想要日我呢。妙。他又說七大八。說我小。還奤不得。你當他說好話麼。更妙。那娘倒無言可答。又一日。他娘女兩個到門口看看。恰遇一個男子在他門外牆根下溺尿。他一眼看見。撵出去罵道。人家有黃花女兒在家。你瞎了眼了。在這裡來撒濃溺血。那人不好意思。提着褲子飛跑。他趕到街上去罵。娘拉他進來。道。那也是個黃花郎。失錯撒尿。跑了就罷。還罵甚麼。昌氏道。哎呀。好黃花郎。一個屌頭子像紫李子一般的。還是黃花郎呢。到了十三歲。見他娘常同人做些不三不四的事。就竊聽或張張。看了幾回。見那娘的

樣子有個十分快活的局勢。想道。這件事原來這樣受用。我怎得也受用受用。看是怎樣快活。他隔壁有個小廝。姓于名敷。比他大三歲。十六歲了。自幼在他家走動。與昌氏像兄妹一般。頑耍戲謔。無所不至。兩人十分契厚。他也愛昌氏。但年小膽怯。不敢動手。昌氏也一心愛他。一日。他娘往親戚家去了。只他一個在家。恰好這小廝走了來。昌氏一見了他。道。我娘不在家。你來同我做做伴兒。那小廝巴不得。便道。我們坐着做甚麼。尋個甚麼頑頑。昌氏道。我們猜拳罷。輪(輸)了的打一個手批兒。那小廝道。不許賴。要打的呢。昌氏道。那何用說。取了幾個錢做拳碼兒。兩人猜。昌氏輸了。那小廝一把拉着手要打。昌氏不肯。緊緊的把手縮着。那小廝用着力拉。道。你說過不賴。如何又賴起來。昌氏掙不過。睡在他懷中滾。小廝道。憑你怎麼賴。要給我打一下纔罷。昌氏滾了一會。見他拉住不放。坐起笑道。你打。遂將袖子擄起來。露出雪白的膀子伸

着。那小廝愛得了不得。笑道。我那裡捨得打。你讓我咬咬罷。遂將嘴含了含。放了他。道。再來。昌氏笑道。你不打我。我贏了要打的呢。小廝道。那憑你。二人又猜。是昌氏贏了。小廝伸出膀子。道。你打。昌氏笑道。你不打我。我也不好打你的。饒你罷。那小廝見他嘻皮笑臉。也笑着同他說道。我捨不得打你。你又捨不得打我。這怎麼論輸贏。我們贏嘴親罷。昌氏笑道。我怕你麼。妙答。兩人又猜。又是昌氏贏了。那小廝把嘴送到他臉上。道。你親。昌氏笑道。也饒你罷。我不親。小廝道。不好。你不親我的。我贏了又不好親你的。怎算得輸贏。定要他親。他把個臉扭過去。嘻嘻的笑。那小廝一把抱住。定把嘴送到他嘴上。挨了挨纔罷。放了他。笑道。你還敢來麼。昌氏瞅了他一眼。笑了一會。又猜。是那小廝贏了。道。送了嘴來。昌氏笑着。站起要跑。被他一把拉到懷中。用兩腿夾着他的腿。兩手捧定了臉。連親了四五個。此時那小廝也興動了。一個屌子鐵硬。在昌氏腿

上亂撞。昌氏被他撞得春心大發。故意在他懷中滾。混摔混掐。笑說道。你原說過親一個。你就親上這些。嘻嘻哈哈。頑成一處。（真一對頑皮。）那小廝見他有些俯就的意思。把他一下對面抱住。說道。我們摔個交頑罷。將他抱到床前。一下壓在他身上。就把陽物隔着他衣服亂戳。昌氏也情動得很了。說道。不要頑了。你去關了大門來。我替你說話。（不意小女子竟是老作家。）那小廝懂局。知有妙處。放了他。忙關了門進來。見他坐在床上。問他道。我關了門了。你說甚麼。昌氏笑道。我哄你放我起來。有甚麼說的。（答得不即不離。妙極。）那小廝也跳上床。將他推倒。掀開衣。就扯褲子。昌氏也不拒。只笑着打。道。你越發這樣頑起來了。被他扯下褲子。壓在身上。然後伸手去扯開自己的褲子。取出肉具向他腿縫中亂戳。他只是笑。那小廝見他肯了。親了個嘴。道。你不要混動。我同你試試。昌氏也就不動。那小廝起來。看明了關竅。用了些唾味。(沫)然後對準門戶。漸次而入。兩人弄了一會。俱

是初次開葷。並不知內中趣味。昌氏想道。又疼又脹。一點樂趣也沒有。我娘每常是那個樣子。大約是熟了方妙。須臾事畢。各自散去。自此以後。一得其便。兩人就做一齣。漸得佳趣。昌氏方知個中果有滋味。到了十五歲。他娘也有些知覺了。倒煩人去對那小廝父母說。情願將女兒白與他。家中無人。却要招贅過來。那小廝的父親也是個窮漢。見兒子十八歲了。長成了一條大漢。巴不得替他娶個媳婦。今遇着了這不費錢的便宜事。何樂不爲。況只又一牆之隔。出贅何妨。就允了。遂成了親事。昌氏雖同他偷了二年。一月中尚不得一二次。甚不暢意。今得成了夫婦。一對淫物相聚。朝弄暮弄。日弄夜弄。不到半年。把那于敷弄成癆症。虛火下行。越病陽物越硬。越硬越要。弄到那病倒動不得了。陽物還是鐵硬。昌氏那顧他死活。騎在他身上。通宵到亮。不肯少歇。把那于敷弄得昏一會。醒一會。首尾不到一年。信物一信。親自往閻羅王處投到

去了。昌氏這一年來。除了行經之日不得已而暫歇。餘日是再不放空的。今丈夫死後。整整捱了一個月。（虧他。）慾火如焚。自陰戶中一把火直攻上頭頂。一個臉時時發紅滾熱。幾乎似坐地的眞僧。那三昧火要從丹田下起茶毘了的樣子。耐不得了。不住走到門口望望。一日。只見一個精壯少年。也還齊楚。一面走着。偶然看了他一眼。他此時那火益發冒了上來。忍不住笑說道。你走路罷了。看我怎麼。誰知那人也是個色字號的先鋒。見他話來得有因。又一臉是笑。便站住脚。放膽笑答一句道。因見娘娘標致可愛得很。故此斗膽看看。昌氏笑道。你看我。我想把我怎麼樣的呢。（正是你要怎樣的呢。）那人笑着近前道。這憑娘娘下顧了。（二人針鋒相對。正是一對老手。）昌氏笑着瞟他一眼。往裡就走。那人隨後就跟進來。昌氏低聲道。我家有老娘娘呢。你且站着。因伸頭一望。不見他的娘。〔道。〕快跟我來。到了他房中。不暇開言。上床各自解帶脫衣。（急得有趣。）那人有一副本事。二人足弄

了有兩個時辰。尚未肯歇。昌氏初經大敵。如登天之樂。那裡肯放他。他娘半日不見女兒。看看關着門。打窗洞中一張。先是女兒張娘。此時娘又張女兒。絕妙。見他同着一個小夥子好弄。那小夥子像同他女兒有仇一般。下死力亂舂亂搗。他女兒像抽瘋似的。渾身亂顫亂扯。他只得迴避。等那人去了。他說女兒道。你一個新寡婦就做這樣事。不怕傳出去人笑話麼。昌氏道。我嫁過的女兒。娘管不得了。我見娘也常做來。難道你是舊寡婦就該做的麼。妙語。趣甚。把他娘說得臉通紅。反沒的答。眞沒的答。那人是個色精。遇了他這個色鬼。正是一對。三日不來。間或也送些盤費。或帶些酒肴來吃吃。來則必弄。弄則必盡興而後止。他娘料也禁他不得。各尋主顧。同居各弄。奇語。各幹各事。那人到數月之後。力不能支。不知是病倒了。又不知是躲過了。再不見影。昌氏等了數日不見來。他自經過這人之後。益發貪之不已。他生得風騷俏麗。又有鈎人之術。絲毫不費力氣。只用放下鈎去。人

隨鈎而入。況且全不計利。男子中能有幾個王狀元。十年前已薄相如的。無不樂從。後來人知道的多了。就有街坊閒漢氣不憤。道。放着我們本坊本里的人不相與。倒同遠處人來往。就打磚撂瓦的囉唣。昌氏同他娘商議道。這裡不好住。我們到西湖嘴子上僻靜些的地方。尋幾間房子去安身。那裡近着天竺靈隱淨慈各寺。這些和尚。人稱爲色中餓鬼。又說有不歇不洩的本事。況他十方錢糧。來得容易。不但圖了快樂。且又可掙錢享用。豈不是好。他娘也四十多歲的佳人。雖相與了些朋友。但白擾的多。送分資的少。要靠女兒掙錢度日。以他在下之一豎口。供在上之二横口。況連年他母子把這件事也做慣了。以爲這是婦人家理所當然的事。不足爲異。就依他。在西湖上尋了三間房子。單門獨院。倒也僻靜。搬上去住下。那西湖各寺中。禪和雖然也有。那吃酒養婆娘的和尚却反甚多。能有幾個如參寥子說的。凡心已做沾泥絮。不逐

東風上下狂。這樣的高僧何可多得。又有那些串寺院的道婆子替他招攬。不一二日。就被他鈎上一個。一傳兩。兩傳三。這些和尚以化緣爲由。盡來賞鑒。且拿着施主布施的不心疼的銀錢。都送他做纏頭之費。且終日大酒大肉。買來受用。他娘兒兩個此時惟恨上下只有兩口。呑噬不盡。眞個是其門如市。大門中大和尚絡繹不絕。小門內小光頭出進無休。昌氏不但領略了這禿驢的本事。且大獲其利。他從朝至暮。那卵袋之頭的人穿梭般出出進進。他皆不辭。尚不能飽其所欲。（昌氏可與河間婦作對。）過了年餘。這些和尚被他弄得鼻塌嘴歪。囊內已空。袈裟度牒都典了。就來得稀疏。他索性做了個半開門。（門未必止於半開矣。）索價甚廉。只要三錢一次。若本事高強。可以遂他的心。便不受價。你想這樣價廉而工巧的寶貨。誰不願來交易。後來總不足興。他出一個新令。即二三人同來。只受價五星。四五人只價一兩。如有能弄得足興。不但價銀不收。反以十金

爲贈。以做勞資。這些少年聽得這話都瘋魔了。舉欣欣然。皆摩拳擦掌而來。想白受用了。還反得辛苦錢回去。皆三五成羣。相約而來。不想皆弄得棄甲曳兵而走。吃酒的那人。也有一具好成文的陽物。又有一分耐久的本事。他聞了這名。約了一夥八個少年。湊了一兩分銀到他家來。原只說他見了八個人自然不肯。以爲大家取笑的意思。不想他正在恨英雄無用武的時候。見了。竟慨然笑納。這八個人沒有說害怕竟走了出來的理。也自恃着這樣八個精壯小夥子。可有弄不倒他的。遂輪流轉上半日一夜。皆拱手納降。被他痛貶一番。忍愧吞聲而出。這一日。那人在酒肆中當件奇事說給衆人下酒。新鮮淡菜。絕妙下酒之物。被這道士聽得。到了湖嘴邊。只見一家門口。一個妖妖嬈嬈的少年婦人站在那裡。道士近前打了個稽首。道。女菩薩。借問一聲。這裡有個姓昌的在何處住。那婦人道。你問他做甚麼。道士道。貧道尋他有句話說。那婦人把他上

下打量了打量。不像個化緣的道士。笑着說。你想是要來相與相與他麼。他不是好惹的。道士道。正爲慕名纔來相訪的。那婦人道。我就是。你尋我說甚麼。道士聽說就是他。把他一看。雖爲不美麗。眉目中另有一種騷態。令人魂醉。便笑着道。到裡邊好說。那婦人讓了他進去。道士坐下。向身邊取出銀包。拿了有三兩多一錠送與他。道。久仰大名。意思要來親近親近。領教大才。無可爲敬的。這些須微物聊表寸心。那婦人笑道。師傅禮太厚了。道士道。不堪匪薄。請收了。又笑着附他耳上低聲道。但有一件。我的本事頗雄。況且我出家人見了婦人。如蒼蠅見血一般。再沒有厭足的時候。只求你不要推辭。就是盛情了。昌氏道。但願你有這樣本事。我倒也不懼。道士又拿了有一兩多一塊與他。道。煩預備個小東。那昌氏見他肯出手。又見他說大話。忙把銀子遞與他娘買辦去了。這婦人是騷淫極了的。聽他說有好本事。既發狂言。或有實學。滿心

要想試試。便道。我娘去買東西。還得一會。我兩個何不先各顯本事看看。倒是他要先試。不但眉目中有騷態。滿腔內皆騷意也。道士欣然道。甚妙。關了門。進房脫衣。那婦人見道士的陽物只好四寸多長。一圍大小。心中暗笑道。我以爲他口中既出大言。腰中定有雄具。誰知是這一點子東西。還摸不着內中的邊兒。縱有通宵的本事也是有限。多半這牛鼻子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心中暗笑。昌氏誠婦人之見也。技勇精嫺者。豈皆魁梧大漢耶。他睡倒。兩腿大揸。那道士伏在身來。一送到根。就伏着不動。昌氏見他這個樣子。疑他是從不曾幹過這事。笑着教他道。你還抽抽動動。怎這麼個樣兒。道士也不答應。片刻之後。婦人先覺得陰戶中微熱。後便如火炭一般。漸漸脹滿。直抵內中極深牝屋之上。那龜頭一時如頑蛇吐信。一時如小兒咂乳。下下戳着癢筋。快活難當。不多時。昌氏丢了一度。方知這道士手段果是高強。將他摟得緊緊的。道。你果然好本事。我遇過多人。算你頭一個了。道士得了這番獎勵。那東

西在裡邊更鑽得利害。那昌氏樂得皺着眉。只是嘻嘻的笑。不過頓飯工夫。他又丟了。道。夜裡再弄罷。我娘娘將要來了。我要起去開門。那道士也就放了口氣拔出。那昌氏覺得陰門脹了一下。（前日姑子便有許多艱難。今昌氏只覺一脹便拔出。雖謂兩人有寬窄之異。余前謂如狗之鏈幫。後不復寫。評得是否。）不像先進去時不知不覺的樣子。向他腰中一看。竟長將八寸。粗如錘口。如獲至寶。忙起身一把捏住。道。你原來竟是個活寶貝。（比那姑子尤愛。）這個樣子。我今夜有個飽足的光景。（女贊男。）喜笑不止。二人穿了衣裳起來。那婆子也買了東西來了。收拾酒飯齊來。三人吃畢。昌氏先嘗了兩次。纔高興動頭。等不到黑。老早同道士脫衣上床。看那道士的陽具時。還是像先的那般小巧。兩人上手弄起。不多時。樂得昌氏嘻嘻哈哈。一時又哼哼唧唧。像是內中鑽得難過。一夜未睡。丟了有七八次。却也得了個心滿意足。道士暗想道。這個婦人。怪不得七八個男子敵他不過。果然是個騷淫極了(的)奇物。別的婦人經我採到三

四次。再沒有不哀求告止的。他竟全不在意。因向昌氏道。我生平閱人多矣。像你。眞算一個鐵陰了。（男贊女。）睡了一會。穿衣起來。道士見他夜來斲喪太過。恐傷了他。意欲辭行。那昌氏那裡捨得。抵死留住。不但不要歇錢。連東道都是他拿出己囊來預備款待。日間還不放鬆。弄了一次。一到晚。忙攙了道士上床。就弄上半夜。他還喜樂如前。到了下半夜。就有些勉強承受。道士要歇。他定不肯。又到天明。也就懨懨的不似那精神了。吃了早飯。要想去睡。又恐道士去了。悄悄告訴他娘。叫伴着道士。千萬不要放了他去。他床上去睡了。那婆子纔四十多歲。雖不似女兒奇淫。也是個酷好此道的。聽得女兒說得這等津津有味。將道士拉到自己房中。要求他賜教。道士見他有年紀了。不敢下手。他苦苦哀求。（苦苦哀求着如此。從來未聞。）道士沒奈何。同他弄了一度。婆子嘗着這樣美口的奇物。不肯就歇。死摟住了不放。還要求閏。道士只得又弄了一次。把個婆子暈

了過去。半晌方醒。諺云。爽口物過多做病。此老婦僅嘗二次便至如此。其量遜乃愛多矣。倒把道士嚇了一身冷汗。見他醒了。方纔放心。忙忙穿衣下床。那婆子要起來。身子動不得。又怕他去了。一手拉着道士的衣服。坐在床沿上。他伏在枕頭上張着嘴發喘。形容得有趣。等女兒醒了。將道〔士〕交付與他。睡了一會。纔爬得起來。道士要去。昌氏那裡肯依。道士勸他道。不是兒戲的。性命要緊。他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春間同人吃河豚魚。有一個人說。當初有一個蘇東坡愛吃河豚。他說道。吃河豚。値得一死。據我看起來。遇了你這個寶物。値得一死。孰知不死於道士而死於竹思寬。不但道士料不到。即昌氏亦自料不到矣。我好容易今日遇見了你。就死也無怨。到晚。他還興興頭頭的要弄。只弄了一次。他覺得頭暈眼花。腰酸背痛。陰戶內中最深處也有些疼得受不得。心有餘而身不能。方纔興止。道士知他要病。道士謂昌氏要受病。不意昌氏病尙得癒而婆子反得病而死。豈昌料不到。即此老昌亦想不到。與前一對。甚妙。次日臨別。送了他二十餘金爲扶養之資。他娘兒兩個都有些捨不得。但弄不得了。留

他無益。眼睜睜的只得放了他去。眼睜睜。妙。寫出萬分捨不得的光景。這昌氏覺支撐不住。便睡倒在床。病了數月。幾乎喪命。吃了許多補益的藥。纔起得來。雖然好了。也就不能似前番壯健。他經過了這一番。淫心微略稍止。心上念念不忘那道士。央煩緊鄰的一個屠四。四處尋了數次。不見踪影。那道士又不知往何處雲遊去了。看官記着。話休煩絮。暫且結過一邊。端的到聽所聞古城隍判斷之語。並諸人托生之事。可是眞否。等我細細敷演後文。來因便見。正是。

無事關門著書。　　談空不如說鬼。二語總結一部書大意。

姑妄言第一卷終

校記

❶ 原書書眉註明「缺一頁」。

❷ 以下有錯簡。自「煩你整理整理」至「只見他捧了一」爲一葉，原在後，書眉註明「此篇在前」；自「個大托盤」至批註「大約姑子也是怕毛」爲一葉，原在前，書眉註明「此篇在後」。今據文義改正。

姑妄言第二卷

鈍翁曰。余一日正評此回書。忽有二三俗客至。一客問余曰。一部大書。內中無限的人。開首一個就出錢貴。此是何意。余曰。如一部傳奇。是誰人的事蹟。定是那正生先上場。故此書先出錢貴也。客曰。此書雖是錢貴事蹟。然正生當是鍾生。傳奇中。豈有以正旦先上場者乎。余曰。不然。此非傳奇。不過借傳奇以做譬喻耳。錢貴猶之正生。鍾生反是正旦角色。故首出錢貴也。又曰。錢貴既是一部書中大有關係之人。定要寫得他高纔是。其父何以名錢爲命。甚不雅觀。余笑曰。以錢爲命之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尙何所知。錢貴既生於娼家。其父自然是忘八了。此不過信手拈來成趣耳。座中一人家道素封。頗有愛錢之癖。忿然作色曰。君語刻毒之甚。豈天下愛錢人盡忘八耶。余笑解之曰。非此之謂也。非云愛錢人皆此輩。不過謂此輩人中無有不愛錢者耳。彼猶含怒而去。

前客又問曰。錢貴既算正生。係要緊的人了。不但寫他是妓且又瞽目者何。余曰。此別有深意焉。此是作書之人滿腹牢騷。借此以舒憤懣。總見世間之鬚眉男子只知勢利。惟以富貴評月旦。塵埃（埃）中能物色英雄者爲誰。而錢貴以一瞽妓。乃卑汚之極矣。而多少富貴中人他皆不取。獨注意在一貧窮不堪之鍾生。矢心從良。後來竟得全美終身。不過有眼男兒不及一瞽目妓女。此是作者一部大主意。須會得此。方許看此書。

此書寫好賭者。竹思寬。鐵化。戴遷。曾嘉才。牧福諸人。各人有各人賭法。各人有各人輸法。累累數千言。無一句相雷同。故妙。

竹思寬。竹絲而寬。自然是篾片了。篾片又自然從竹青竹黄中來。所以父爲竹青。母爲黄氏也。竹青之刻薄。黄氏之慳吝。只知有銀子哥哥。而親友皆不知爲何物。宜乎生此等兒。竹思寬始而賭。繼而篾。終而龜。此

報應刻薄慳吝者亦盡矣。警醒此輩之功不小。

郝氏之遇竹思寬。不過謂此等淫鴇須此如驢之具始可娛之耳。且作後來郝氏歸竹思寬張本。不然錢爲命死後。錢貴又適鍾生。郝氏何所歸。若竟到鍾生之宅。儼然爲之岳母。嗚呼可。故千算萬計。算出一個絕大陽物之竹思寬來。郝氏戀之不能捨。後成夫婦。始不玷及鍾生錢貴也。

亙古及今。極壞的事非極聰明的人做不來。非謂聰明人則壞。特恨其錯用聰明耳。如鐵化之尖酸促恰。豈非一段聰明。然壞了許多心術。所以有奇淫奇悍之火氏。降夫如鼠。與狗爲樂。竟同畜類。雖是尖酸促恰之報。聰明反被聰明誤一語良然。

人屠戶屠四叔姪以放賭爲生。壞人家子弟一生品行。喪人家兒孫多少身家。他家門中行同禽獸。此等人雅當如是。這一段不但是一篇勸

戒賭的婆心。且更勸好賭人知此中的大害。

昌氏一宗淫案。隨手結去。筆下何等乾淨。

姑妄言第二卷

第二回❶ 錢貴姐遭庸醫失明　竹思寬逢老鴇得偶

附　鐵化有心弄人　火氏無聊戲狗

話說明朝萬曆年間。應天府上元縣地方有一個樂戶。洪武欽定。樂戶裹綠頭巾。繫紅布腰帶。連毛豬皮靴。一見而即知其爲龜子矣。姓錢名爲命。他妻子郝氏。郝音好。以錢爲命之人。再有一個好妻子。自然是忘八無疑。樂戶。老鴇子。小字翠娘。舉止風騷。語言嬌麗。少年時在美妓中也算錚錚有名的。他年過三旬方生一女。夫妻二人愛之如掌珍。惜之如至寶。將週歲時。此女生得眉目如畫。身體如脂。但有見之者無不憐愛。悉呼之爲粉孩兒。至六七歲他就學弄粉調妓。(脂)描眉掠髻。他父母見他姿(資)性聰明。將他送入鄰館中就學。那先生姓卜名通。一個不通的先生出現。先生謂他道。你門戶人家。所重者無非財帛。況你又是姓錢。可即命名爲錢貴。豈不巧合。道。妙。他的

名字是這不通的先生取。如此起出。遂將他留在館中。每日教他讀書寫字。作對吟詩。誰知這女子穎悟異常。竟能過目成誦。未及二載。連詩詞也覺頗通。他父母心中歡喜自不必說。而傍人亦爲他欣慶。盡說道。錢家之錢樹子自此興矣。又過了年餘。雖纔十歲。儼然成人。其丰姿婥約。不能盡言。只見他。

眉黛春山。眼含秋水。唇猶紅豆。臉若桃花。十指尖尖玉笋。一雙小小金蓮。腰肢似荷莖翻風。皮膚如海棠經雨。語言嬌麗。聲音不亞清簫。行步輕盈。體態可欺弱柳。隱微處雖然未許人窺。想個中一定是件妙物。

他生得眞令人一見魂消。且不必說。孰意那一年城中疫癘大行。他也偶染時症。伏枕數月。他父母延醫問卜。打卦求神。無不備至。後來病雖痊可。只雙眸微暗。漸漸不明。城中之名醫國手百様醫治。毫無效驗。但那時醫生的技倆醫生。原是有限。而內中又有兩等。一等是窮的。一等是

富的。若是那窮的。只好守着藥箱。袖手在家高坐。十日半月。藥都霉爛了。間或賣出一兩劑。聊爲餬口。大約終身不過如此。或者等到十年運來的時候發財也不可知。不然再無望矣。此段無時之窮醫見之。必點頭嘆曰。不謬。不謬。這是爲何。因那一等富的。他家中有幾貫錢財。每日雇上三四個轎夫。扛上一頂油衣紅頂小轎。三四個轎夫。甚是體面。接寫扛上一乘油衣紅頂小轎。不堪之甚。轎本是擡。此謂曰扛。尤其不堪。不論陰晴。大街小巷。擡了亂跑。到晚來。或買燒鵝板鴨。或火腿熏雞。着背藥箱人拿了。跟在轎後。故意使人看見。好說此人一日到晚這等興頭。且如此大吃大用。定是時醫無疑。好與他四處馳名。哄人延請。孰知他只好自費幾百文錢。擡在街上搖擺。究竟一日到晚。藥箱還不曾發市。此段有錢之富醫見之。亦點首曰。誠然。誠然。有那倒運的這個人請着他看病。他不過是撞自己的造化。拿別人的命來試手。胸中千般算計。口內一片胡謅。凡湯劑定要人參。是病症皆做丸藥。起發人些錢鈔。養活自己妻兒。病若好了。誇他的手段高強。索謝不休。

醫死了呢。說人的命數修短。潛身無語。眞個是。

招牌下寃魂滾滾。　藥箱內怨氣騰騰。

況且大明律中。雖有庸醫殺人的罪款一條。從來可曾見用過一次。此段勿論醫道中窮富見之。必含笑曰。巧手丹青不過只能畫人形像。此人竟說盡我們的肺腑了。何刻薄若是。所以這些人任意胡行。那裡有窮究醫書。精研脈理的。就是那馳名的國手。也不過是他的造化頗高。遇着都是不該死的症候。多看好了幾個。就傳說是名醫無雙。一匕回生。到底何嘗有絲毫實學。所以說那富的還糊得去。只可憐那窮的眞是寸步難移。近時岐黃中大都不過如此。此段非是痛貶醫道中人。正是勸其用心精究一番。不可將活人醫死的慈心耳。古云。不爲良相。當爲良醫。謂其能救人耳。若只圖殺人。何不去學劊子手。學醫何爲。扁鵲云。越人豈能生人。但遇不死之症。不致殺人耳。願學醫者效之。因此那錢貴不多時竟兩目皆盲。雙眸緊閉。把一對嬌滴滴的秋波。被這些庸醫弄得個視而不見。諺云。如今的世情。只好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罷。據我言之。不若視而不見者爲尤妙。他父母雖然心疼愛惜。然到此地位。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又過了二三年。錢貴已經長成。愈生得美貌可愛。有一

詞贊他的妙處。道。

舉止甚蹁躚。體飄颻。態若仙。妖嬈不亞嬌飛燕。梅粧淡添。潘妃兩彎嫌汚。輕掃梨花面。羨婵娟。秋波緊閉。恰似玉環眠。

右調黃鶯兒

且說着郗氏見女兒雖少了雙眸。那丰姿出落得天仙相似。要尋一個好主兒出一樁大錢。纔與他梳籠。但錢貴小時雖有人知他生得標致。後來都聞他損了雙目。皆以爲是個殘疾廢物。誰知他眼雖沒了。還是一個才美佳人。郗氏見他年雖十三。長得如成人一般。可以破身的時候。況他這種人家。無非所愛是錢。巴不得早梳籠一日。早覓一日的利。見沒得財主來相看。貧窮的自然又不肯與他。心中急了。有他相交一個貼皮貼肉的厚友。叫做竹思寬。（王大江先生云。天下無不近臀之卵。亦無不近卵之臀。世上人相與朋友。彼此一弄。自然就親厚了。以此論之。郗氏與竹絲寬貼皮貼肉。是厚朋友了。）托他替女兒招攬個好主顧來。若得一注大財。不但重重

相謝。還許他膌下那一品老淡菜常常到口。概不取利。竹思寬聽了此話。不但爲人。而且爲己。自然去替他上心打合。你道這竹思寬是個甚麽人。他也是個篾片行中朋友。（篾片。）自幼好賭。（第一個賭賊出現。）又好偷他父母的東西做賭本。雖還不曾在外邊做梁上君子。而家賊之名已遍於親戚鄉黨。人背後送他一個美號。叫做貝者貝戎。（四個字的號甚新。大約是仿金元時叫法。）不懂拆白道字的人。就直呼之曰賭賊。（如今有此美名者。天下幾半。）他祖籍是江西人。父親姓竹名淸。母親黃氏。（竹多產於江右。故他是江西人也。）遷移到南京來住的。那竹淸手中原有五六百金之蓄。他的一個宗叔也是江西人。名叫竹蒿。是看守孝陵的太監。他倚着這個聲勢。（好大來歷。可謂遙遙華胄。）開了一個錢鋪。放印子錢。每月放出大錢一千文。要每日活打。一日收四十文。一月滿。足收錢一千二百文。有人要借死的一千錢。每月加利三百。若這個月沒得還他。下月這三百文又加利九十。你想這樣重利。誰敢去借。都是那挑葱賣菜。窮得沒飯吃的

人。只得借來做本。一日圖掙些錢。除了還他之外。下剩幾文度日。說盡窮漢之苦。還有一種好賭的人輸了。借錢作本的。借得來翻梢。贏了送還。輸了又借。此種人不足惜。或是有體面的人。暫時貧窮。少了人些零碎帳目。逼得利害。要借臉面的。沒奈何了。明知是個火坑。只得去借來且挪一肩。見此數語。不覺令人長嘆。若多欠他些日子。便擡出他令叔的名目來嚇人。這是陵上竹老公的本錢。叫我替他放的。好勢要小人心腸。令人可恥可笑。你若少了他的。他對知縣官一說。捱了板子。雙手送來。還怕遲了。人聽見這話。誰敢短少。賣兒賣女也顧不得。且還他要緊。他屢年也積攢了有二三千金。他生性嗇刻。親友們到他家來。不要說款待酒飯。從來不知與人一鍾茶吃。他或有所求於人。或有體面朋友光臨。沒奈何。忍着心疼。備一餐粗飯相留。這也是十年九不收的事。他妻子黃氏是來到本京娶的。也還是個做買賣正經人家女兒。但生性奇異。說起來更爲可笑。他只夫妻兩口。又無多人。

間或買斤肉來。何妨公明正氣收拾來吃。他生怕有人來看見。搶去吃了一般。弄一個小廣鍋。在床後馬桶根下炒熟。揀好的落起些來藏了。餘的剩出來。關了房門。兩口子如做賊似的。忙忙偷吃了纔開門。等竹清外邊去了。他將那所藏之肉拿出來獨享。每每如此。一日他生辰。他哥哥家送了四斤肉。兩尾魚。兩隻雞。兩盤麪與他來做生日。他哥哥嫂子姪兒姪婦都來拜壽。竹清陪着大舅內姪在堂屋裡坐。這黃氏把那肉割了有四兩。炒了一盤。將那雞頭雞翅膀雞脚去了。下了炒做一盤。魚尾巴去下小半截來做了一盤。別的忙忙收起。將些白水着些鹽下了一撮麪。（看書者勿謂形容太過。此類人世竟有之。）每人剛有大半碗。叫拿出去款待哥哥姪兒。他嫂子看不過。說道。姑奶奶。外邊三個大人。這一點子那裡夠吃。少還罷了。你湊四個盤子也好看些。不尷不尬。三個成個甚麼樣子。他艴然曰。誰不叫他送四樣來的。他只送了三樣。那一樣叫我那裡變去。（責人則明。責己）

（則昏。眞有此等人。）他嫂子道。不論片粉也罷。或韭菜白菜之類。那能値幾個錢。添一盤便了。黃氏皺着眉道。可憐見的。家裡要半個刮沙的錢也沒有。拿甚麼去買。他嫂子又道。那肉還多哩。再割些下來。做不得一盤麽。他聽了。由不得那眼淚撲簌簌往下滴。道。先割那一塊。比割我身上肉還疼呢。還叫我割。你們不是來替我做生日。是要來送我死了。（先是皺着眉哭窮。後方墮淚捨不得。）（寫盡吝嗇醜態。）他嫂子見他這個光景。也不好再說。任他拿了出去。竹清把盤子品字放了。（異想。）只陪着舅子內姪吃完了那半碗麪。也不叫添。也不再讓。（可謂夫婦同心。）衆人只得放箸。還剩了些骨頭魚刺之類。他忙忙收進。藏在抽屜內。他嫂子也知機。料想坐着也沒用。決無再留他們吃的事了。肚裡有些飢餓。就帶着媳婦要家去。黃氏心中暗喜。也並不假留一聲。送到門口。看他坐上了轎。見轎夫擡起來了。他纔說道。我要收拾飯待嫂子呢。你又不肯大坐坐。（等擡起轎來纔說。妙極。不擡起。尚恐其回來也。將鄙吝人說得無立身之地。然此等人竟有之。）空空的回去。他嫂子微

微含笑而去。他夫妻二人到四十歲尚無子息。心中想道。人家求子都供一尊送子觀音。我要畫一軸來供養。不但要費銀錢。況我家現供着玄壇財神爺。每日要上香。再供一尊菩薩。又要費一分香錢。大不可。小算零碎。不覺一年總起來就要好幾十文。如何行得。（好精細算盤。）兩口子商議道。觀音是佛。這是神。菩薩既送得子。難道神道就送不得子。我弄個畫的娃娃貼在玄壇爺懷中就是了。偶然擡頭見房門上貼着一張耍娃娃。喜道。湊巧。湊巧。（眞是擡頭見喜。）拿刀子就把那娃娃剾了下來。捨不得錢買麪打糨糊。兩口子刮下來許多牙黃。（好算計。好想頭。刮下許多牙黃來。令人絕倒。）沾在玄壇懷中。他夫妻二人每人上了一炷香。（人家上香或三或九。他只兩炷。新款。）倒虔虔誠誠禱告了一番。叩了十多個響頭起來。（或香少而頭多也。一秀才送教官節禮。封筒上寫節儀五十文。門生某百五十拜。多五十拜算五十文。官云。你可添百文來。只用五十拜足矣。他夫妻因省了一炷香。故多叩些頭以補之。）竹淸對黃氏道。人家求財求子都要許個願心。願是我不敢許。設或養了兒子。拿甚麼還。古人說。寧許人。莫許神。神道爺跟前不是扯得

謊的。但俗語說。小本不去。大利不來。我們既求神道慈悲送子。也要時常有些供養纔是。黃氏道。你這算計不好。若時常供養。倒費得大了。你竟大大的許個豬羊願心。設或養了兒子。我們竟封幾兩銀子折乾。神道是不會用銀子的。仍舊還了我們。這豈不省事。竹清搖頭道。萬萬行不得。事情要深謀遠慮。倘或神道一時竟把銀子收了去。那時怎麼處。黃氏想了想。道。不然把我許了神道爺罷。料道神道爺是不要人的。竹清道。越發行不得。倘神道爺一時靈感起來。賜了兒子。把你拿去做小奶奶。我可不得了子。倒把老婆送掉了。他夫妻愈算愈奇。黃氏道。這不好。那不好。你就想個主意出來。竹清道。我有個好道理。每日兩頓飯是我們要吃的。你每頓飯好了。不論葷菜素菜。先送了去供供。也就算得供養了。古語說。心到神知。這豈不妙。黃氏連聲贊道。這主意好。這主意好。自此日爲始。他倒也着實虔心。每飯必供。供必叩頭禱告一番。白菜豆腐去供。

他還不在心上。或買些肉來。他怕神道吃了去。拿個小碟。少盛幾塊。心驚膽顫的拿去試試。少刻去收時。竟絲毫不動。他試過幾次。皆是如此。膽大了。後來全送了去供過。纔收下來吃。（一路敘來。直欲笑殺。）一日買了個魚。也全送了去供。不想剛剛被一個野貓銜去吃了。他來收時。只得一個空盤。驚得目瞪口呆。忙走來告訴竹清道。哎呀呀。（如聞其聲。）了不得。了不得。竹清見他面目更色。倒也吃了一驚。忙問其故。他道。原來神道愛吃魚。我當每常他是不吃的。一尾魚全拿了去供。誰知吃得精光。可惜了的。心疼死人。竹清聽了吐舌道。你前日還說拿銀子折豬羊。把你許神道爺呢。倒是虧我沒有聽你的話。黃氏道。造化果實。虧你見得到。就是這魚。今後是再也斷斷供不得的了。從此以後。他家再不買魚了。過了數月。他夫妻兩個睡到半夜。似夢非夢。如每常日裡一般。同到神前去叩頭求子。那神道忽然說起話來。道。我看你夫妻二人倒還虔心。因指着案邊

蹲着的一個猛獸道。把他賞你兩個做兒子罷。他夫妻又驚又喜。驚的是畫的神像會說話。喜的是與他兒子。叩了許多頭。再看那獸時。原來是一隻金錢大豹。（豹報同音。謂此等人宜生此獸子以報之也。）竹清道。我每常見爺爺的聖像傍邊是一隻黑虎。怎麼如今又換了一個金錢豹子了。神笑道。如今世上壞人太多。我管世間財帛一道。有十分在銀錢上刻薄的。故遣他去暗暗的啃這些人的腦髓。（銀錢上刻薄的人留神腦髓。）所以又換這個豹子來。你既求子。故把他賜你爲兒。竹清道。爺爺。小人求子一場。既蒙慈悲。賞我一個人做兒子纔好。這等一個凶惡畜生。如何要他做兒子。神笑道。你不要看輕了他。他是唐朝武則天之姪武三思。生前曾封過王位的。因他貪淫凶惡。故墮畜生道。一來如今該他轉世。（應前到聽所聞神語。）一來你夫妻又懇懇求我。故此拘來與你。你這種人刻薄到萬分。生個畜生也罷了。還想得好兒子麼。竹清道。兒子倒也罷了。怕他啃我的骨肉。（刻薄人着眼。）神大笑道。你一生把

那些窮人的骨髓都吸盡了。就不許他把你啃一啃麼。貪得刻薄之輩仔細聽者。(着)因用手將那豹子一指。那豹吼了聲。望着他二人一撲。驚得他夫妻一齊大叫哎呀。醒來時原來是一場大夢。心中還跳個不住。夫妻彼此相問所夢符合。心內常常憂疑。過了數月。黃氏經水不行。呑酸懶食。知是有孕。喜的是得了胎。又怕的是那豹子。到了五六個月上作怪起來。在腹中橫撐直撞。痛得那黃氏搗着肚子流眼淚。一日定有數次。連夜間睡覺亦不能免。間或睡着了。還撐撞得疼醒來。黃氏十分憂懼。向竹清道。不是求了兒子來。是求了寃家來了。我的命還不知怎樣呢。竹清也着實擔心。到了分娩之期。黃氏四十多歲纔破盆生育。骨縫硬了。萬分艱難。兩個收生婆守了三日三夜。纔生了下來。黃氏只得一口悠氣。心中雖然害怕。這樣年紀纔得個兒子。也還有幾分歡喜。況且是個肥頭大臉的娃娃。又甚心愛。但這孩子一個屌子有三寸餘長拖着。見者無不驚

異。三朝這一日。他舅子約了些親戚。都送了賀資來吃喜酒。黃氏睡在床上動不得。是他嫂子來代庖。也還豐豐盛盛的款待來人。他家每常待客。那肴饌不過名而已矣。連盤子底下青花還蓋不嚴。今日忽然豐滿過盛。竹清心疼得了不得。暗暗抱怨道。這是我那不會當家的內嫂做的事了。來破碎我的家私。我不吃還等別人吃了去麼。自己遂大嚼大啖。不住喝酒。已吃了個五六分醉意。衆人替他道喜。敬他喜酒。他鍾鍾不辭都領了。衆人見他吃得爽快。又敬個雙鍾。他到口就𠽾。多了幾杯。有八九分醉了。衆人臨散。他送客。剛跨門檻。不防踩着一塊骨頭。站不穩。把脚一搖。一交跌倒。把踝子骨搓錯了骨縫。疼得滿地亂滾。叫苦連天。衆親戚倒都着實不安。他舅子內姪忙替他揉對了骨縫。擡他進去睡下。又跑到接骨的醫生處。買了膏藥來與他貼上。他家並無餘人。他舅子見他夫妻二人都睡倒。只得家中叫了個老婆子來服事。過了

半月有餘。他夫妻二都掙得起來了。因舅子家那老婆子在家中。一日要多費些米菜。忙忙打發他回去了。說得此等刻細人行事。令人絕倒。將到滿月。他大舅同妻子商議道。妹子這樣大年紀纔得了個外甥。前日替他做三朝。把妹夫的腿幾乎搵折。我倒很不過意。如今滿月了。我再約些親友攢些分資。一則賀喜。二則替他起病。你道好麼。他妻子道。前日三朝。姑娘睡倒了。是我在那邊照料。還成個樣兒待那些人。如今他起來了。是他自己料理。送了分資去。他藏起來。弄些不堪菜蔬待人。連你的臉面都不好看。你還不知他的刻嗇麼。依我的主意。你齊了銀子。買一口豬。叫屠戶宰了。再擡一罎酒。剩多剩少與他買柴米。這或者他還收拾的好看。主意固妙。執意竟大謬不然。這或字下得好。亦慮及在有無之間。他舅子依着妻子。如法送去。到彌月之辰。有十四五個客到了他家。等到晌午。纔放下兩張桌子。八個人一桌。大約是取吉利。八仙慶壽之意。少刻搬上菜來。你道是些甚麼東西。每桌上只得四個盤子。一盤豬肝

炒腸子。還墊上許多葱。一盤心肺熬蘿蔔。一盤豬頭肉膾豆腐。一盤是蹄爪子同槽頭肚囊皮炒白菜。（此四品描寫得令人笑殺。叫這些窮細人何處生活。）都只鋪過一個盤底子來。空處尙露着青花。八個人一舉箸。只剩了四個空盤同幾塊骨頭。竹清只拿着寡酒相讓。（大約黃氏不善飲。不然此一罎酒亦藏起矣。）原來黃氏把那豬的四隻腿。兩塊大肋巴。都落了下來。（余竟見過此等人此等事。並非謬語。）拿到房中床後去醃。正然歡喜。忘了鍋中煮着飯。他添了一把柴出來的。那柴掉了出來。就把竈前的餘柴引灼。煙就大起。黃氏忙去一看。見火焰焰的燒着。嚇得大聲喊叫。衆親友聽見。都跑了來。大家同救熄了。（醃得好肉。得無妄之福者。即有無妄之禍隨之。黃氏不知之耶。）及至出來。只見他家的兩條狗餓得瘦骨伶仃。見人不在跟前。跳上桌子。吃得盤中的骨頭餘汁酒鍾。都掉下地來。打得粉碎。（眞正奇想。）衆人也沒興坐了。告別而去。（竹清夫婦當感激此狗。虧他省了許多酒。）他舅子到家告訴了妻子。又是氣又好笑了一場。竹清見屢屢不妙。向黃氏道。自生這孩子。你我二人幾乎喪命。今日又險

些遭了火燭。將來不知如何。終日憂愁。這孩子倒無病無災。易養易大。到了五六歲。就同父母相拗。叫他往東。他决定往西。從不肯一事順手。竹清夫婦見兒子長得清清秀秀。數年來也沒有甚麽禍患。他雖性拗。父母再沒有不疼兒子的。那黄氏更姑息得不成話說。凡事不敢拗他一拗。慣得那孩子天也不怕。到了十歲纔送去讀書。先生聽得說他性子拗。凡事拗戇。因起名叫做思寬。要他變化氣質之意。他在學中纔坐了兩日。便想出逃學的方法來。向先生道。我家爹爹身上不好。家裡沒人使喚。叫我家去使喚呢。先生放了他。他躲在外邊。先還同小孩子們跌錢下城棋。輸了時回家。見他母親那裡有藏着的錢。便偷了出去。後來就漸漸同人搗丁拐擲四子。但輸得大了。就將家中零東碎西偷出去賣了還人。黄氏全然知道。只瞞了竹清。竹清每月白送了學錢去。他總不到館中。清晨出去。餓了回來吃飯。到放學時回來睡覺。黄氏又護

短。子弟之不肖。無不起於護短之母。不肯告訴丈夫。說兒子逃學。在外賭錢。並家中偷東西的話。間或背地勸勸他。他便狠頭強腦。嘴中不乾不淨。連爺帶母的混罵。到了十四五歲。長成了一條大漢。他那陽物竟長將一尺。粗如鍾口。竹清思量要替他娶個媳婦。或可絆住他的身子。因想到他那樁物件。可是女子容得的。遂爾中止。他每日在外戲耍。索性不歸。後來連老子都不怕了。他娘再要說他一兩句。他一搡一路筋斗。罵是不消說得。竟有輪(掄)拳之勢。如此數次。後來黃氏見了他。竟眞是見了活豹子的一般害怕。連哼也不敢哼他一聲。他自幼知道他媽媽藏些梯己肉菜。他一時餓了走回來。惡狠狠的問他娘要菜吃飯。黃氏怕他得很。忍着心疼。忙取出與他吃。一日。黃氏留了幾塊好肉自享。他又來要菜。黃氏捨不得拿出來。回他沒有了。他四處去翻。在床脚背後翻着了半碗肉。藏得固然妙。翻得更妙。怒道。這不是肉。你就說沒有。不給我吃。大家吃不成。連碗摔

到院子裡去。便宜那狗吃了。他氣狠狠而去。黃氏雖是心疼。却敢怒而不敢言。見他去了。放聲大哭道。我的兒喲。你好狠心。可惜我的肉喲。我心疼死囉。肉喲。可惜肉喲。我的命好苦喲。儘着鼻涕眼淚數說着。哭個不休。他哭個不休。看書者却笑個不休。有個鄰家的婦人偶然到他家來。見他這等數着哭。倒吃了一驚。只當是他兒子死了。忙進來相問。他哭着實告。那婦人忍不住掩口含笑而去。恰好竹清來家。看見院子裡那破碗。跌足叫道。哎呀。這是怎的來。把個碗打破了。可惜了的。黃氏聽見丈夫的聲音。纔住了哭。竹清進到房中。見黃氏淚痕滿面。問他爲什麼。黃氏不肯說兒子摔了肉。說道。我方纔失手打破了一個碗。由不得心痛墮淚。竹清道。經過這一次。下次小心些。把兩隻手捧得緊緊的要緊。再說竹思寬先在家中。還是偷着東西去賭。後來但他父親不在家。他竟走來。不拘衣服器皿。可當賣的。拿着就走。他娘又不敢阻攔。及至竹清回來。黃氏還不

肯告訴。等着要用的時候沒了。他方纔說兒子拿了去。竹清查查家中東西。已不見了許多。暗暗的叫苦。後來要出門。將值錢的物件都鎖在櫃中。鑰匙自己帶在身邊。一日。竹思寬輸了錢沒得還人。着了急。走回來尋當頭。一無所有。問黃氏要。黃氏道。可憐可憐我。那裡有甚麼當賣的東西。穿的在身上脫不下來。他四處翻了一會。只有黃氏的一條藍布單褲。翻着了一條褲子。趣極。他見不濟事。見老子床上的被。夾着就走。夾着就走。妙。是個輸急了的樣子。黃氏急了。撵出來道。褲子我不穿罷了。這被是你爹晚上要蓋的。你如何拿得去。他頭也不回。一直去了。竹清來家。見床上沒有了被。問起來。黃氏方說兒子連他的褲子都拿去了。竹清臉都氣白。這是晚上要蓋的。各當鋪去問。贖了回來。黃氏忙把褲子捲緊了。暗藏在那財神的案桌底下。這一藏。妙。料兒子再想不到。此後竹清輕易也不敢出門。一日。竹思寬回來。竹清問他道。你也不小了。儘着往下流裡頭走。一個錢朝死裡賭他做甚麼。

你想從小頑錢。到如今輸了多少。可曾見你贏回一個錢來。你這樣一想就該改了。他怒目而視道。你說我下流。我偏下流個樣子與你看看。你說我賭。我先還是小賭。你不說我還好些。你既是這樣說。我且去大賭賭着。口中嘓嘓噥噥的去了。此等下流的逆子多甚。吾聞其語矣。又見其人也。他果然竟走到屠家去賭。這些放賭的都有耳目。知他家有數千之產。就讓他擲。一場就輸了一百餘兩。同他頑錢的。不是光棍。就是大老的兒子。到他家門口來要。竹清先也捨不得。終日來打鬧村辱罵得不堪。聲聲叫他娘出來剝褲子。竹清受不得。忍着疼。沒奈何。替他還了。他見老子替他還得容易。世間多有此類。正經處不捨一文。替兒子還輸贏帳則不惜。吾不知是何肺腸也。越發放心去賭。如此多次。竹清也替他還過有千餘金。又不敢奈何兒子。只自己氣得抱生怨死。有相好的親友叫到衙門去告。他因係獨子。又捨不得。一時間疼起銀子來要去告。過後心疼兒子。自己又中止。❷因此竹思寬越發肆無忌憚。他一日同着幾

個光棍要錢。他的手氣順。從早至午。贏了有三四百兩籌碼。歇了算帳要銀子。衆人道。稜子磨了水了。把你那妄想心打掉了罷。爺們的錢都是好贏的。只好等你那一日輸了。慢慢的准帳罷。他急了。道。每常贏過我的不知多少。輸了就要。我好容易今日贏了。想賴我的。衆人道。實話對你說罷。爺們原想贏你這腫嘴。今日不幸輸了。是你的造化。不要講三四百兩銀子。你想要三四百文低錢板子。大約還不能夠呢。竹思寬又氣又急。就罵了幾句。被這三個人齊上。拳頭嘴巴打得嘴鼻中都是血。滿臉紅紅紫紫。大包小瘤。把頭上的瓦楞帽子。身上的海青。扯得稀爛。正鬧着。恰好他舅舅路過。喝住了。問起緣故。竹思寬將前事奉告。他舅舅向衆人道。這個不長進的奴才。每年來輸了頭二千兩。今日纔贏得這一場。列位就沒有。也該好說。不犯着就動手。贏了他的要。輸了他的打。自己也過不去。這是鼓兒詞上說趙太祖的賭法。輸打贏要了。衆

人見他有些體面。不敢回言。體面人處處行得去。可慨矣夫。況自己原也理虧。還洋洋的道。饒他這一回。再要想問爺們要。叫他試試爺們的利害。就走去了。是起光棍的行徑聲口。他舅舅送了他到家中。忿怒向竹清道。既有本事養兒子。怎麼就沒本事管教。叫他在外邊賭錢闖禍。作何了局。你既不敢管他。送到官。連同賭的人一齊處治幾個。也戒戒他的下次。果是上策。那竹清半晌吐出一句道。我何嘗不想到。倘送到了官。怕親戚們看着。沒臉面。何沒臉面之有。老牛心性。令人不解。他舅子大怒道。好好好。你兒子這樣不長進。倒有臉面。你這等出奇的心腸。眞是奇心腸。就怪不得有這樣好兒子了。虧你怎麼活了這樣大年紀。說得越發怒氣上來了。道。呸。可謂不顧而唾。孽障。眞是孽障。罵得不差。後來不知怎樣現世呢。就忿忿的出去了。竹清望着竹思寬道。今日你試着了。輸了白白送與人去。贏了不能得。還要捱打。你想你輸過了多少。有這兩千輸過的銀子。要開個鋪面。做上生意。又操練出人來。何等體面。今日叫舅舅

這樣罵我。你也過意麼。（眞老牛。還有姑息兒子嗔怒舅子之意。）竹思寬道。你要肯給我銀子開鋪子。我好戲得賭錢麼。我是閒着沒事做。纔幹這營生。（人生在世。何事不可做。閒着沒事便去賭錢。奇語。非下流人不能說此下流語。）竹清道。給你銀子開鋪子。又好拿了去賭。他道。要開上鋪子。做了買賣。還要賭錢。那也不是人養的。竟是驢子肏出來的了。（他倒也罷了。難爲他令堂。）竹清道。據你想。做個甚麼買賣。他道。小本生意。碍滋滋的。我不做。他本錢大了。你又不放心。得五百兩銀子。開個錢米鋪也罷了。竹清聽得兒子說有生意做就不賭了。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巴不得他望成人裡做。遂取出五百兩來。租了三間鋪面。搭了一個夥計看銀水寫賬目。又替他做了一身新衣服帽鞋之類。擇吉開張。他果然竟有三四個月不曾去賭。把個竹清夫婦喜得沒入脚處。（眞是出奇。不但竹清夫婦歡喜。看書者亦以爲異。）竹思寬人物生相也好。口中言談也好。見人一團和氣。又捨得。這些在街上開紬緞鋪布鋪雜貨鋪的人也都相與。時常請到茶館中吃茶。或大葷館中

吃酒飯。衆人也都還席請他。見他少年圓活。倒都看得他甚高。（偏是伶俐小夥子好幹此等下流事。余不解是何心也。）他足足戒了有半年。忽然賭興又發。忍不得了。走到厝家。一夜就輸了五百餘兩。就把錢米算與了人。（倒也爽快。）人來擡錢米的時候。夥計纔知道。要攔阻時。竹思寬反拿刀子要同他拚命。夥計無法。只得連忙去報與他父親。竹清跌跌舂舂跑了來時。錢米已去。只剩了個空鋪子。連竹思寬都不見了。搥胸跌足。怨天恨地而回。（可謂。兒子一去不復返。錢米今已空悠悠。）你道竹思寬往何處去了。他把鋪子輸去。要想翻本。手頭無鈔了。走向素常相識的這些鋪子裡說謊道。水西門外上江到了幾船米。客人家中有事急於要回。只照本錢就賣。就照眼下時價也有四五分利錢。家父的銀子都放在外邊。一時收不起來。鋪子裡又沒有許多。家父叫我到寶鋪。懇祈暫挪一用。（題目甚佳。可惜把文章錯作了。）或五十兩。或三四十兩。三五日內米一發了。如數送來奉還。衆人見他現開着鋪子。也有與他父親相熟的。又知

他家殷實。況他說得甚是委婉。可有不相信的。各鋪中三五十兩不等。共借了四百有餘。拿到屠家。全全送入他人囊中。只落得辛苦了半夜。這些鋪家在他鋪子門口過。見關着。還以爲是他夥計們同去照料發米。過了四五日。仍然高鎖如故。訪問左右鋪子。方知他做的那些妙處。衆人全知道了。約會到他家來問竹清要。竹清見是兒子做的事。又都素常相識。情理兩個字都說不去。只得咬牙跌足。如數償還。這一下。將他生平刻薄所掙之物。盡行罄囊抖出。所剩房產田地不過五六百金。還是他三十多年前的原本。（諺云。人有千算。天只一算。刻薄一生。終歸烏有。刻薄者何益。此等處須當着眼。）竹思寬這兩場送去了千餘兩。他雖然不怕父母。自覺無顏。老老在屠家住着不回。零零星星又輸了一二百兩。衆人得慣了濟。又來尋竹清。竹清此時囊中已無物了。只得學那脫空祖師妙法。兩隻推聾的耳朶。一個裝啞的嗓子。塞耳弗聽。緘口不言。後被辱駡得不堪。他此時也將七十歲了。出來

說道。我幾千兩的一分家私。被你衆人勾引我那不成器的孽障。弄得精光。如今只剩我一條老命。你們拿刀來殺了我罷。走到街上大聲叫屈。拉着衆人撞頭磕腦要尋死。衆人先還以爲他像當日好騙。不想老兒弄光了。着了急。要來拼命。（眞叫做人急智生。）誰不怕事。一轟就走了。回來叮着竹思寬要。竹思寬沒法。想出個妙策道。我家的銀子雖沒有了。房產地土還值千兩。但文書在我老爹手中出不來。我寫下一張欠約。等老爹死後磬一響就還錢。今日且叫我擲擲。翻翻本着。衆人知他家的產業還值數百金。就依允了。兩三個老把勢同他下場。一夜就贏了他七八百兩。立逼着將房產地土都寫了賣契。同夥許多人做保。這幾個贏了的。拿出幾兩銀子來。備了幾桌酒席酬謝衆人。竹思寬却也吃了一飽。欣欣自得。（眞便宜。七八百兩賒帳還了一頓現飽。余有一親曾錫侯擁貲巨萬。衣食不浪費一文。頭髮長約寸餘亦捨不得錢剃。到親友家遇有剃頭者。方擾一剃。其吝如此。遇賭則不惜。他有一茶館。名曰爽月居。連房子器用家伙。係二千五百金所置者。偶一日夜輸去三千金。以館算與他。喜謂人曰。我二千五百銀子的產業算了三千金。豈不便宜。竹思寬心亦類此。）此後衆人知他是屬

太監的。淨了身了。再不同他大賭。只賭現梢。他身邊一文賭本皆無。着了急。想起他一個表姐夫來。這人姓蘇名才。就是黃氏的姪女婿。他有千餘金資本。在外路販賣雜貨。竹思寬走去看他。蘇才見了。甚是歡喜。說道。你姐姐對我說。你竟改過不耍錢了。開了鋪子。這樣往成人裡走還不好麼。這是姑老爹的積行。他借因兒說道。開鋪子。奈本錢短少。轉不過來。老爹放的帳一時又收不起來。今日買了一椿米。差二三十兩銀子就撅住了。我聽見姐夫回來家。一來看看。二來想問姐夫挪二三十兩銀子權用一時。三兩日就送來。蘇才道。我的貨物還沒有發動。銀子是沒的。既等着要用。把你姐姐的頭面且當幾兩用罷。遂叫妻子拿出幾件首飾。說道。這當得二十兩銀子了。你拿去罷。竹思寬道。一客不煩二主。既承姐夫姐姐美情。索性全美了我的事罷。再得十兩就夠了。省得我又去求第二家。蘇才想了一想。又對妻子道。把你我穿不着的

衣服借些給他罷。他姐姐又將新衣服包了一大包袱與他。他說了一聲多謝。笑嘻嘻拿着去了。樂哉。到了當鋪中儘力一當。當了三十五兩。走到賭場輕輕送去。過了半個多月。蘇才不見他送來還。竹清待親戚極淡。人都不甚上他的門。蘇才因要問他要東西。借此來看看姑丈姑母。坐下敍了幾句閒語。方說起竹思寬借的當頭來。竹清聽得氣得兩淚交流。把竹思寬歷來所做所爲前後細說。蘇才聽了這話。知道這項物件他萬不能還了。去尋他要當票要緊。辭了出來。正走到街上。見二三個屎皮辣子揪住竹思寬在那裡鬧。蘇才看時。他連衣服鞋襪都沒有了。上穿一件小衫。下着一條褲子。赤着兩片精脚。蘇才上前問故。衆人道。他輸了我們十多兩銀子。只將一身衣服給我們。值不得頭二兩銀子。就想罷了。如何饒得他。蘇才道。列位看他這個樣子。還問他要命麽。勸列位撂開罷。衆人那裡肯依。這個一拳。那個一脚。蘇才看不過意。說

道。列位不必動手。打死人是不要償命的麼。向順袋中掏出有兩數銀子。遞與衆人道。這個列位拿去買杯酒吃罷。放了他。如不肯。聽憑尊意。我就不管了。衆人先看竹思寬的樣子。知是逼不出來的。不過打幾下出出氣。見蘇才拿出銀子來解紛。實出望外。做好做歹放下他。向蘇才假說了幾句好看的話。笑吟吟往酒館中去了。蘇才向他嘆了口氣道。你這樣不成人。如何是了。我的東西你料道不能還了。把票子給我罷。幸而當票還在身邊。取出付與蘇才。疏財之姐夫遇着這不才之小舅。奈何。余閱此。偶憶起一故事。當年祝枝山在京兆。無以度歲。向各親友家借白領。詭云往人家弔孝。借得十數件。盡送質庫。新年人不好來要。燈節後皆來取討。答云早來好來。遲到如今。當票也不知何處去了。竹思寬當票竟還在。較此向（尚）妙。蘇才道。你這個樣子。還有臉面在街上走麼。我送你家去。他還不肯。蘇才拉住不放。送他到了家。把上項事對竹清說了。然後回去。竹清見賢郎這樣個形狀。也無言可說。只嘆了幾口氣。落了幾點淚。老牛舐犢。沒奈何。把舊長衣又給他一件穿上。忽一日。黃氏的姪兒騎了頭驢子如飛而來。說道。母親

偶然得了暴病。叫我來接姑媽媽。快家去見一見。黃氏道。你快去碼頭上叫乘轎子來。他忙忙去了。及至叫了轎來時。驢子已不知何往。找竹思寬也不見了。他急得暴跳道。我怕走得慢。借隔壁磨房裡驢子騎了來。這沒得說。又是大兄弟拿去做賭本了。偷得有趣。竹清在房中羞得連聲也不敢嘖。他急了一回。沒奈何。只得步行同黃氏去了。竹思寬把驢子偷去。做了二兩五錢銀子要子籌碼。頃刻送得精光。他打聽得舅母沒有了。到六日上黃家。正念首七經。他毫不覺恥。走了去幫忙。他娘舅表兄見了他。雖是一肚子的氣。家中有許多親戚男婦。當着人又不好發洩。看妹子姑娘的面上又不好攆他。到晚間和尚施食至三鼓方歇。人都困倦了。一齊睡着。次早起來。靈前的供器都沒有了。衆人不見了許多孝衣。連白布桌圍都拿了去。出去看時。門已大開。查點衆人。單單不見了這位姓竹的賢甥。這一偷更趣。他娘舅急得亂叫道。你寧可把別的東西

偷些去罷了。把孝衣拿了去。這忌忌諱諱的如何重做。這是如何說。忙叫兒子拿了銀子到屠家賭場上找着了他。要了票子贖了回來。把個黃氏羞得要有個地洞也就鑽下去了。過了幾日。黃氏歸家。把乃郎妙處告訴了丈夫。竹清有年紀了。羞愧氣惱齊集胸中。漸漸飲食少進。懨懨成病。這竹思寬從此也不想回家了。在屠家做了幫閒。他沒得錢。却也沒人再同他賭。他在傍邊拈幾個飛頭。十日半月積得幾文。就同人小耍。他雖輸完了家業。却把武藝練精。竟不得輸了。屠家見他伶俐。相幫照看賭帳。拿拿紅兒。倒離不得他。（可謂學成看賭藝。貨與放頭家。）且說竹清久不見兒子回來。門口也無索賭帳的來鬧。家中所餘也還儘可供穿吃。眼耳清淨。病倒覺好些。久不出門。一日。拄着根拐。到街上茶館中坐坐散散心。走堂的送上一壺茶來。他忙道。不用茶。我略坐坐就去。那掌櫃的素常認得他。知他吝嗇。怕費茶錢。笑道。送你老人家吃。不要茶錢的。他方留下。

篩了一杯吃着。見隔座兩個人也在那裡吃茶說笑。他聽了聽。是談他的家務。一個道。爲人在世。銀錢誰不愛。要十分刻薄。觸了鬼神之忌。遠報兒孫近報身。再躲不掉的。像竹思寬的老子那老孽障。我雖不曾會過他。聽得人說他的刻薄嗇細。也就是天地間少有的了。窮苦人吃了他多少虧。掙了一輩子。弄了這麽個家私。也沒有享用一日。養了這麽個好兒子。輕輕的送了個乾淨。背後還落了人多少笑駡。那一個笑道。我前日在老屠家。見竹思寬把房產地土都輸了。寫了文書給人。只等老兒一倒頭。都是别人家的。那老孽障不知道兒子的這件事。還坐在鼓裡呢。他知道這話。大約也就要氣死了。竹淸聽了這一片話。一口氣幾乎回不過來。把腿都氣軟了。定了半晌。纔掙着回家。向黃氏說知。夫妻悲切了一場。他的舊病原未曾大好。復着了這口重氣。成了一個氣蠱。又捨不得錢醫治。臨危時。心中想道。這個孽障。我同他前世不知是

甚麽冤家。今生相遇。那裡是甚麽父子。他同我拗了一生。我如今要説我死後要他埋葬我。他是決不依的。不是燒了。就是棄之於水。我只要叫他火化。然後水葬。他就定然埋了我。煩鄰舍到屠家尋了他來到跟前。説道。我生了你一場。養你三十多歲。我不曾得你一日的孝養。爲一個賭同下流。我勸了你幾千百遍。越勸你越要拗着去做。我如今要死了。也管不得了。任你去罷。但我死後。料道也沒人將來到我墳前燒錢化紙。你不必土埋。把我燒了。棄在水裡頭罷。倒還乾淨。説畢。就閉目而逝。竹思寬每當他老子勸他不要賭。他更賭得利害。勸他不要下流。更往下流裡走。他何嘗不知道自己的不是。他常見有同他一般的人。也勸道。你們這是何苦。不要像我這樣不長進。但他是生來的逆種。明知故犯。今聽了父親臨終的話。他一時心中也覺難過。忖道。實是我同他拗了一生。父子一場。他今日臨死的言語。再不依他。也覺太過不去些。

他在生時我恨他者。爲他時常在我耳邊絮聒。以不入耳之言相加。所以拗他。如今想起來。他掙了一生。一分家私我全敗盡。他也並不曾敢把我怎麼樣。憑良心說。我要有這分家私。他要花了我的。我也還有好些依不得呢。（世間忤逆心腸惡子聲口。大都如是。）只想他的好處。不要想他的歹處。我後來或者生了兒子。也要想他孝順呢。人常說。死了死了。外人還人死仇解。何況一家。罷罷罷。把寃仇解了罷。我依他的遺言罷。遂買棺裝殮擡出去。一火焚之。揀了骨殖。家中拿了個舊瓶盛了。去到城外賽虹橋上投於中流。（不逆父命。眞是孝子。）這些債主見他父親死了。都來索逋。他將房產地土並囊篋中所剩盡情付與。黃氏是兒子降服了的。可敢擅發一言。暗氣在心。又是悲痛丈夫。不數日而亡。竹思寬想道。他雖然不曾說土埋火化。但他夫妻自然該在一處。也就燒了。棄於賽虹橋下。他的房子俱無。孑然一身。就依身在屠家賭場中過日。他雖把一分家私送盡在這賭之一

道。倒也熬成了一個相識。屠家賭場上來要錢的財主。官宦門的子弟多。也個個奉承。又習會了這篾片道路。雖吃穿二字不愁。但他自幼花用慣了。所以到三十餘歲。並無家業。也不想要妻子。他有個混名叫做賽敖曹。他這根陽物生得其實放樣。橫量寬有二寸。豎量及一尺。休說是良家女子。就是淫娼宿妓。見了他這驢大的行貨。也驚個半死。有那大膽淫浪的妓女。貪他加倍的嫖錢。又想嘗嘗這項大的滋味。略試一試。就肉綻皮開。啼哭而遁。後來妓女中拿他做了誓辭。凡他的同類中有說誓者便道。若沒良心。叫他遇了竹思寬的屌子。他有這個大名在外。妓女中再不敢招惹他。因有這個緣故。把娶妻一念丟向九霄雲外。再也不想。他雖遇幾個婦人。只算做登門奉拜。並不曾做入幕嘉賓。那陰戶之形雖然熟識。却還未曾嘗着個中滋味。不想天配奇緣。偶然遇着郝氏的這件傢伙。竟是生成替他裝本錢的一個皮袋。郝氏雖是個

半老佳人。風騷比少年尤勝。當日也素常聞竹思寬的大名。不敢造次。後來想道。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怯乎哉。竟同他試了一試。誰知悠然而入。毫不覺其煩難。竹思寬遇了這個開大飯店的主兒。方得飽嘗一頓異味。始知婦人裙帶之下眞有樂境。起先竹思寬以爲自己腰間這廢物是沒用的了。今日方知天生一物。必有一配。因此鑽頭覓縫。去弄了錢來奉承郝氏。圖他歡心。可以常常領教他這個妙物。但他一個好賭的人。如何得有餘錢。有個緣故。他雖好賭。比不得這些少年孟浪的人昏頭昏腦。脖子上揷一面小黃旗。做那送錢的鋪兵。他於此道中花了數千金。練了二十餘年。而却甚是在行。他在賭場中着脚久了。某人有錢。某人沒鈔。某人是把勢。某人是雛兒。個個都有一本老册子在他胸中。他或遇着有錢大老。又都是在行的。他不耍。就只在傍邊撮趣奉承。或是幫着算算籌碼。或是記記帳目。誰人贏了。他掂些飛頭。這些在

賭場中頑錢大老。十個中有九個肯撒漫。見他又善於幫襯。又會奉承。且相識久了。分外肯多給他些。或者造化。遇着兩個有錢的雛把勢。他便勾上一個老手上場。他在此道中歷練久了。鉗紅捉綠。手段也自高強。所以十場中倒有九場被他席捲而去。他得了這種錢財。別處一文不捨。只做件把衣服穿穿。每日飯食是在賭場中擾的。終年連柴米都不消買得。積得多了。只留些賭本。餘者盡送與郝氏。爲陰戶錢糧之費。竹清生他一場。不曾孝養一日。郝氏之陰戶。他供了無限錢糧。竹青之嘴竟不如郝氏之陰。刻薄人宜生若是之子。數年來也塡還了他不計其數。郝氏這個陰戶。就像和尚們化緣的錢櫃一般。捏上兩個泥娃娃。張着一個鍾口大的小口袋。站在櫃上。任你撂上多少錢。都掉了下去。他這樣個小肉窟窿。竹思寬塡了許多錢。總不見一些影響。一羊客販羊數百隻。貨賣。偶嫖一妓。相得甚歡。陸續將羊盡准與彼。一日臨行。謂此妓曰。我同你相厚一場。可將你此物與我細看一看。其妓即與看之。此客嘆曰。這樣一個牙也沒有的一張嘴。怎麼就吃了我幾百隻羊。幾百羊入內猶不覺。況於竹思寬之零星錢乎。郝氏自從幸會過他這件放樣的陰物。他的自然成了個出楦的陰戶了。

（陰戶而曰出槍。與鐵陰是一樣新聞。）間或有嫖客來與他相交。此訝其小。彼訝其寬。都駭然而走。郝氏有個最相厚舊孤老。極善詼諧嘻笑。他的陽具當日也是郝氏贊揚過。考在一等數內的。偶然來看他。溫溫舊帳。帶了個包兒來做東道之資。郝氏備酒飯款待他。同他吃了飯。留下過夜。二人解衣上床。那人將他陰戶一摸。竟如兩片破瓦。吃了一驚道。婦人中有如此巨物耶。眞可謂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了。我見武則天小說內。說他陰如片瓦。我以爲後人駡他的話。據此言之。想亦不謬。只得上他身去試試。寬而無當。陽物在內如鐸中木舌一般。左右晃蕩。總無涯際。（妙譬。）又宛如措大走路相似。任着兩邊搖擺。（此譬更妙。）郝氏見他在腹上一動一動的。內中却全然不覺。問道。你弄便弄罷了。又不放進去。只管亂動做甚麼。那人暗笑道。好大物。拔出道。我撒抛(泡)尿。來到窗下。見一個搗蒜的石杵。有手腕粗。有六七寸長。悄悄拿了進來。假意爬上身。用手將那石杵往陰

中一塞。一下全入。郝氏道。你怎把陽物凍得冰冷的了。那人吐舌道好利害。我定要試試有多深多大。又道。我還要出個大恭去。又下床來。燈影之下見床側有一個搥衣的大棒槌。笑着拿了上床。又爬上肚子。將那棒槌對了陰門。兩三搗送入大半。郝氏覺內中有些搗着底子。他暗想。惟竹思寬的可以至此。他何得亦有此異物。忙用手去摸時。原來是一個大棒槌。笑罵道。促恰鬼。這是我掙飯吃的本錢。又不是石臼子。怎拿大棒槌搗起來了。那人也笑道。你不聽見古詩上說的。長安一片黑。萬戶搗屄聲麼。郝氏大笑道。我聽得是一片月。搗衣聲。那人道。月下自然是搗衣。你這個屄只好黑地下搗。雖兩件事各有不同。總要用的是這個棒槌。兩人一齊大笑。昔有一張姓之兒與陰姓之女聯姻。臨娶時。張姓之妻命媒人傳話親母云。我家大大一張。粧奩須入得我張家門。纔出得他陰家的門。親母向媒人云。你拜上親家母。他雖是大大一張。我的陰門也不小。正是郝氏之謂。那人知弄不得的了。見他這種奇牝。不住用手摳挖。郝氏被他引得不疼不癢。甚是難過。淫水長流。那人手皆精溼。將

五指揑攏。戲往內中一塞。不想滑濇濇把一隻手送了進去。直至手腕。郝氏猶然不覺。那人大駭坐起。將一隻脚往陰門內一蹬。進去了半截。郝氏摸着。笑罵道。我這東西是給你當破皮靴穿的麼。此何足異。有一笑談。一妓陰大無比。〈一〉有一熟客到他家。此妓正赤身晝臥。此客戲將他鞋脫下。塞入陰內。妓醒。覓鞋不得。問他鴇母。鴇母道。你穿在脚上。如何得不見。此妓上淨桶小解。鞋自陰中掉出。妓笑呼鴇母道。不知那個促哈㝹把鞋塞在我這裡頭。纔掉了出來了。鴇母道。前日不見了兩把大酒壺。想也是人同你頑耍。塞在裡頭了。你尋尋看。酒壺可以塞上兩把。而況於半隻脚乎。郝氏若與此妓相較。算緊美之甚了。一笑。那人笑得滿床亂滾了會。方纔睡了。次日回去。當一個笑話告訴人。就有編出個吳歌來唱道。

郝老鴇兒忒子個騷。一個陰門賽子個破瓢。被人拿了當子個皮靴套。只好賽敖曹做他子個孤老。個音故。

人聽他有這件奇物。再也沒人來領他的大敎。因此這郝氏愛竹思寬的肉棒槌猶同性命。今見女兒大了。有他這件豆腐腦兒似的嫩貨接待。不愁那財源不滾滾而來。做個富婆。富翁則有之矣。富婆此方僅見。況且自己已四十多

歲。成了老家人。也是過時的了。恐怕竹思寬憎嫌他這個乾蝦癟鯗。奇語。蝦則謂其形。鯗則喻其臭。一時見棄。那裡再去尋這驢胥般的佳配。所以托他只要替女兒尋得個好孤老來。不但分惠與他。且自此以後。有女兒做了穿衣吃飯的本錢。他這件老朽牝物情願奉申謝敬。白送與他受用。一文不復再索。竹思寬聽了這話。銀錢還是末事。若謀事不忠。恐他惱惡起來。出諸大門之外。何處再尋這深鬆濶大的妙物。此等妙物或者還有。豈不守了活寡。因而十分上心。一日。在賭場中有一個舊相識。姓鐵名化。是個回子。回子。有三十多歲。他自幼刁鑽古怪。促恰尖酸。所做所爲。出人意外。八九歲時。他父親送他到一個老學究館中教他讀書。他別樣的事件件皆能。惟到了書上便念不下去。此等學生多極。這先生姓眞名佳訓。一個好先生。不愧姓眞。是個迂板的老儒。毫不放鬆。常施夏楚。無一日不見教他幾下。他懷恨在心。這先生年紀雖纔五十多歲。却是一嘴白鬚。一日將要科考。聞得新宗師係

少年進士出身。最愛少賤老。少者雖文章欠通。他以爲青年可以培植。皆取前列。老者縱是宿儒。盡置末等。這先生鬚髮如銀。自覺難看。恐怕一時考低了。不但壞了聲名。且不得科舉下場。要尋些烏鬚藥來烏黑了。方好去考。又不知何處有好方。但是會着朋友就問。一老漢納寵。有一嘴白鬚。用烏藥烏黑。其寵一日見之大慟。此老駭問之。答曰。我見了你烏乎。我怎不哀哉。娶妾者。烏鬚自是常情。不意應考亦烏髮也。鐵化揣知其意。向先生道。我家老爸有上好的烏鬚藥。先生道。你如何知道。他道。先生當我老爸的鬍子是黑的麼。也是雪白的。我時常看見他到晚間臨睡時用些藥包了。過了夜。第二日早起。就烏油黑的。先生聞言甚喜。向他道。你晚間回去時。請了你父親來。我有話說。他道。我老爸出外做買賣去了。這一向還沒來家。先生要藥。家裡有。我問母親要些來送先生。先生道。也罷。你不可忘了。到了放學的時候。將散時。先生又叮囑他道。我還等着你拿來纔回去。他滿口應諾。如飛的跑到家中。忙忙的摘了些紅鳳仙花。同些礬搗

爛如泥。用紙包了。送到館中來。詭對先生道。我母親說來。這個藥見不得風。不可打開了看。（妙甚。打開恐看出假也。）只到臨睡時用塊小絹帕包在鬍子上。明日就漆黑的。兩鬢也擱上些。再用包頭紮住。也就黑了。那先生是至誠的人。信以爲實。到了家中。果然到臨睡時方打開。包了就睡。過了一夜。次早起來。對鏡打開一看。吃了一驚。不但一嘴通紅的鬍鬚。同兩鬢連臉上。斑斑點點都弄紅了。若再有個紅臉。竟像一個火神。他有個女兒見了。說道。這是誰拿染指甲的鳳仙花捉弄爹爹的。（閒中提出此女。後來嫁干不驕。方不是劈空講出。）眞佳訓被他提醒。方知爲鐵化所耍。一兩日就要赴考。眞急得要死。忙用水洗肥皂搓。越洗越紅。反被肥皂搓得更光亮起來。沒奈何了。只推有病。等到後來趕遺才告大收罷了。門也不敢出。足足在家躲了有一個月。紅方退了。他起先是一嘴白鬚。到如今竟弄成鵝黃顏色。（眞先生若是白面。倒合了相書。相書云。銀面金鬚。大貴之相也。）曠了一個多月的館。那日一肚忿氣走到館中來。傳

齊了衆學生。鐵化也來了。先生要打他。他道。我又沒有犯了學規。先生爲何打我。先生道。你這樣小小年紀就這等壞心術。你前日弄的是甚麼藥哄我。他道。我何嘗敢哄先生。我母親包了藥。對我說了。放在桌子上。我往外邊出了個恭。怕先(生)等晚了。忙進去就拿了來送與先生。誰知一時慌忙。就拿錯了來。把我妹子染指甲花拿了來。我回去。妹子問我要花。我再去看。那個烏藥包還在桌子上。纔知道拿錯了。我要送到先生家去說這話。我又小。天也漸漸黑了。不意妹子將那一包藥搶過去。摔在地下。脚踏得稀爛。我再問母親要些藥。等先生第二日到館來送給先生。又沒有了。眞刁鑽。此想更妙。不如此說。恐先生再要。何以答之。次日就聽見先生有病。我敢戲弄先生麼。我在家被妹子罵了兩日。說把他的花弄掉了。此語不但不受過。且還有居功之意。暗含錯送了藥。因先生而受妹子罵也。眞頑皮。他此時要強說是烏藥。自然是他弄鬼無疑。定然是要打的了。他眞認是錯拿了。倒不好打他。先生聽他說得委委曲曲。

有頭有尾。也就半信半疑。況前日問他小孩子要藥。自己也有些差處。也就饒過了他。這館中有個學生貝餘。那一日書背不熟。被先生責了十板。那日鐵化也責了幾下。先生回家吃飯。衆學生都回去了。單不許他二人去。貝餘喃喃嘟嘟罵個不歇。我們的皮肉被他打得生疼。鐵化道。你罵他。他又聽不見。如何出得氣。我有法兒報這個仇。我家遠。你家就在隔壁。你去要兩個大針來。揷在他坐的墊子上。等他坐了下去。把那屁股戳他兩下。只當替我們的屁股報仇。貝餘道。好是好。只我兩個在這裡。查起來。不是你。就是我。又捱一頓好打。（貝餘有此想頭。尙不至大愚。但鐵化過於狡獪。故被其愚耳。）鐵化道。我恨他不過。你只管依我行事。你再寫個帖兒。說鐵化拿針戳先生。他看見了。我破着再與他打十板。且出出氣。一絲也累不着你。那貝餘歡天喜地跑到家。要了兩根針來揷在墊子上。又寫了個帖兒放在底下。少刻。學生都來齊。先生也來了。到椅子上一坐。穿的是單衣。兩根

針戳進去半截。疼得暴跳起來。忙把針拔出。拿起椅墊一看。只見底下一個帖兒。寫着鐵化用針戳先生。叫過鐵化來。大怒道。你這畜生。書不會念。單會做這些壞事。鐵化道。學生多多的。先生怎麽就知道是我。先生拿帖兒與他看。道。這上頭現寫着是你。鐵化哭道。我坌(笨)些。不會念書。人見先生常打我。就捉弄害我。要是我戳先生。我還敢寫名字放在這裡麽。先生想他說得甚是有理。遂叫衆學生來對筆跡。却是貝餘。先生要打他。他說是鐵化教他做的。鐵化道。我就這麽呆。要是我叫你做的。肯教你寫我的名字。你先在先生座上翻。我當你尋什麽東西。你做的事。倒反賴我。先生道。這與鐵化不相干。明明是貝餘這個畜生。因我早起打了他。他故下此毒手戳我。故意寫個帖子。想嫁禍與鐵化。這等奸詐可惡。那貝餘痛哭。只說寃賴他。口口咬定是鐵化。先生也還有些不決。有一個大學生。名叫干壹。說道。先生只究這兩根針從何而來。

便知是誰了。隨手便出干壹。省筆。先生問鐵化。鐵化道。我不知道。貝餘說要出恭。去了好一會纔來。就在先生位上去翻。先生便打發干壹到他家去問來。回說道。他母親說貝餘說先生要根針用。拿了來的。先生笑道。畜生。你還有甚麼說。貝餘道。是鐵化叫我要去的。先生怒道。你還敢賴。鐵化叫你吃屎。你也肯吃麼。按在凳上。結結實實將貝餘重責了十板。甚矣。世間之寃枉事不少也。明是鐵化。反累及貝餘。鐵化狡黠便能脫禍。貝餘愚鹵便受其枉。以小概大。片言折獄難矣哉。貝餘被鐵化要了這一下。眞有口難分辯。却也背地被他罵了十數日。先生猶被其愚。而況於此蠢材乎。隔了些時。先生有事出門。回來時。正在鐵化家門口過。只見十多歲一個孩子。彎着腰在那裡哭着叫罵。走近前一看。原來是一個賣雞蛋的。在那一塊馬臺石上。把兩着膀臂圈着。把些雞蛋壘得高高的。彎着腰抱着。動也不敢動一動。一個筐子放在傍邊。問他緣故。那孩子哭道。這家十來歲的一個人要買我的蛋。叫我過數。又沒處放。他叫我把手圈着。他數了。說進去拿錢

來取蛋。這半日總不見出來。我又不敢動。怕蛋滾下來打掉了。這一回又沒個人過。我腰也彎疼了。膀子也木了。再遲一會。都是打掉的數。造化遇了老相公。救我一救。先生知是鐵化所爲。恨聲不絕。替他拿過筐子。把蛋拾在內。裝完了。那孩子連腰還直不起來。向先〔生〕千恩萬謝。方提了筐子走去。先生到了館中。那鐵化已打後門早來到學館裡了。先生叫他過來。問道。你門口那個賣蛋的。可是你促恰做的事。他道。我吃了飯就到學裡來。並不知道甚麼賣蛋的。先生道。他明明說十來歲的一個孩子。不是你是誰。怒狠狠的要打他。方寫耍過貝餘。又寫耍這孩子。見得總是孩子。却沒有鐵化之尖酸狡獪耳。他道。我家有好幾個十來歲的。難道就是我。先生方纔不該放他去。該叫他來認認我。看是不是。先生此時打我。可不寃屈了我麼。眞頑皮。實是強辭奪理。先生亦無奈他何。那先生倒被他說得無言可答。又饒恕了。這館中有一個學生。姓白名華。他父親曾做陝西華州吏目。因爲無子。禱於華山所生。故命

此名。這白華伶牙俐齒。善於搗鬼。衆學生替他起個混名。叫做白白嘴。因兩個白字重在一處不好叫。見他的嘴略有些瘺。又都叫他白瘺嘴。一日。先生他出。鐵化道。我講個笑話你們衆人聽聽。白華同衆學生都攢攏來聽。鐵化道。

一個婦人往井上汲水。這日大冷。遍地都是冰。這婦人一時尿急了。見左右沒人。就蹲下去溺。溺完了纔要起來。不想一滑。站不穩。一個坐跌。把個陰户就凍得沾在冰上。爬不起來。只得坐着。他丈夫見妻子不回。忙走了來。看見妻子坐在冰上。問他緣故。妻子告訴他。因溺尿。凍住了。這男人沒法。想了一會。道。除非呵化了冰。纔起得來。只得爬倒。用嘴呵。不意把嘴同陰户凍在一處。也動不得。忽有幾個挑脚漢過。見他二人如此。問其所以。男人嘴凍住了。說不出話來。婦人只得忍

羞實告。那幾個漢子上前看了看。内中一個道。這事容易。若
要開時。我們拿過扁擔來。大家別嘴的別嘴。別屄的別屄。
衆人聽了大笑。白華見是罵他。說道。我也有個笑話說給你們聽。衆人
側耳聽他說道。
一個人念詩道。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回去馬如飛。傍邊一
個人道。你念錯了。古詩是歸去。這人笑道。你好不通。歸字就
是回字。回字就是歸字。
衆人笑得打跌。鐵化道。你們不要笑。我再說一個。
一個人在畫鋪中賒了幾幅畫兒。家去貼着。畫匠要了幾十
回。他總不肯還錢。畫匠氣不過。罵道。我𠆾你貼白畫的親娘。
衆學生齊拍手笑道。白癟嘴吃了虧了。白華也不答應。說道。你們不要
笑。且聽我說了着。

一個人纔睡覺。聽見外邊叫門。起來開了看時。不見有人。剛回來睡下。又聽見叫。只得又起來開了。又没有。如此者四五次。這人急了。罵道。開了門不見人。關了門又叫門。我肏你叫門的祖奶奶。

鐵化見傷了他祖上。就面紅耳赤。爭競起來。幾乎相打。那大學生干壹。雖也是個少年。却板板策策。從不同人頑笑。衆人都懼怯他些。（屢寫干壹少年老成。後來方見是成材也。）是他一陣吆喝。纔鎮壓住了。鐵化又讀了一二年。他父親見他仍然一竅不通。叫他辭了先生。下來學做買賣。他在館中先生管着。還時常逃學。何況到了鋪子裡。他可肯安坐。終日在外閒撞。一日。遇見一個人。穿得甚是齊整。斯斯文文。也像個讀書人的樣子。遠遠走來。到了跟前一看。是一個大糟鼻子。他心有所觸。暗暗含笑。上前深深一揖。那人見他身上華麗。知是正經人家子弟。也回了一揖。道。小相公。素不相

識。何勞賜揖。他道。我見先生這樣一個儀表。可惜把土星壞了。怎不治他一治。那人顱頞道。正是呢。也曾各處尋方醫治。再不能好。他道。家父倒有絕妙的奇方。一治就好的。效驗至極。那人歡喜得一把拉住。道。小相公。既然如此。煩你引我到府上奉求令尊。倘醫好了。我自當奉謝。鐵化詭對道。本當奉陪同往。但晚生有些要緊的事到一舍親家去。不能相陪。先生只到三山街。問開氈貨店的鐵爸爸。人都知道。那就是家父。那人道。你原來是鐵爸爸的公郎。令尊雖不曾會過。是久聞名的。府上在禮拜寺間壁。我也認得。此時就去奉求。遂同他拱手別了。一直走到鐵家。煩門上人說了進去。老鐵回子迎了出來。讓到廳上坐下。問其來意。那人看見這老回子也是個大糟鼻子。紅腫如拳。甚是疑心。只得答道。適塗間遇見令郎。他見弟鼻紅腫。他說爸爸有上好藥方。特求(來)奉求。老回子大笑道。先生被那畜生哄了。因指着自己的鼻子道。若有

好方。我的鼻子如何到這田地。他哄尊駕來同我會會糟鼻子的。那人恍然大悟。也大笑作辭而去。他一日走到一條僻靜巷內。見一家門內一個少婦。同街上一個老婦人說話。他見那少婦頗有幾分姿色。便站住。目不轉睛的呆望。那老婦見他年紀雖小。然看得太着相了。說道。你走你的路罷了。儘着站住看甚麼。他道。朝廷的官街。你站得我就站不得。是你看我。我何嘗看他來。老婦怒道。你明明的看着。還強嘴。把眼珠子剜了你的。鐵化笑道。你剜了我的眼睛。千萬擱在那位奶奶的褲襠裡。那老婦聽了。又好笑又好氣。攆着要打他。他纔跑了。他到十四歲上那一年。教門是七月初一日過年。老回子把了一個六月的齋。大長的天氣又是那熱。一日餓到晚。還要幾次禮拜。直到星月上纔吃上一飽。到五更時。又撐上一肚子的牛羊肉油香哈哩注。好捱一日。有年紀的人。饑飽不均。傷了脾胃。成了禁口痢。十數日就病故了。請老師傅同滿

剌念回回經。即日下葬。都不必細說。過了數月。他一日偶然在門口閒站。只見一個斗笠草鞋漢子。問隔壁一個牛肉鋪內道。這裡有個鐵回子在那裡住。那鋪子裡的人就指着鐵化道。那戴孝的就是鐵相公。那人走到跟前說道。我是北門橋吳相公差來的。有封字送與相公。鐵化先聽見叫他鐵回子。已心中含怒。接過字來一看。假意道。原來你相公等着借這東西。你不要就去着。趕着拿了去。他忙忙的走進內邊。取了一個大圓盒。將磨盤拿了一扇裝入四面封了。寫了一個回字封好。叫家人將盒子掇了出來。對那來人道。你家相公急等着要用。你路上萬不可歇。叫家人幫着他擡上肩頭扛着。那人道。重得很。是甚麽東西。鐵化道。都是要緊磁器。不要歪動。看打掉了。又將回字替他揣在懷裡。那人沒奈何。扛着去了。原來那人是莊子上纔上城來的。應前斗笠草鞋句。鄉下人老實。信以爲眞。說得活像。即城中人亦不得不信。一氣扛了七八里。肩頭也壓腫了。兩手扶

着。肩也不敢換。生怕歪動打了。累得渾身是汗。面紅耳赤。到了家中。走到內邊。叫道。快來接接。壓死了。他主人忙跑出了一看。不知何故。用手來接。覺得甚重。那人道。正正的好生拿着。看打掉了。他主人問道。是甚麼東西。那人道。我知道是甚麼。鐵相公說是相公借的。急等要用。叫我一氣扛了回來。不可躭擱。他主人甚是疑心。道。我並不曾問他借甚麼。忙打開一看。是一扇石磨。不知其意。問他有回字沒有。那人喘吁吁的道。有。在我懷裡。取出來。汗都濕透了。拆開了一看。上邊並無多言。只得九個大字。寫着。

來人無禮。罰扛磨一回。

下面有一行小字。道。仍着送回。庶可償罪。他主人笑着問道。你怎麼得罪了他。被他要了這一下。那人道。我何得罪他。我到了那裡。問那牛肉鋪裡道。鐵回子在那裡住。他正在隔壁門首。那鋪內人指與我。我將相

公的字遞上。他就進去拿了這東西。叫我扛了來。他主人大笑道。他惱你叫他鐵回子。故罰你當這回苦差使。那人方明白這個緣故。又是那可惱。又是那好笑。他主人道。說不得。你歇歇。還替他送了去。萬不可再叫鐵回子。那人嗗嘟着嘴。歇了一會。只得又與他送去。一日端陽佳節。秦淮河遊船如蟻。他家的小廝來向鐵化道。方纔奶奶打發我送粽子到火爸爸家去。我在貢院門口過。看見哈相公。鎖相公。馬相公。伍相公四五位擡着食盒。都遊船去了。鐵化想道。這幾個人都是我家教親好朋友。他們就偏我去作樂。令人可惱。我如今給他個大家樂不成。遂叫那小廝忙去捉了些大青螞蚱來。到家中尋出一個魚鮓罐子。裝了些稀糞清。把那螞蚱拌上。用紅紙封好。吩咐小廝。如此如此行事。你到那裡切不可笑。那小廝。甚是伶俐。點頭會意。接過來拿着。一直到河邊來。遠遠看見這幾個人的船到來了。高聲吆喝道。哈相公。我家相公可在

船上麼。那哈回子一看。認得是鐵家小廝。見他手內拿着個罐子。遂同衆人商議道。小鐵兒這促恰鬼。到處他占人便宜。他這小廝拿着的。定是人送他的東西。我們且騙了來吃了再講。遂叫船攏了岸。誑那小廝道。你相公纔上岸同人說話去了。就來的。你拿的是甚麼。那小廝見他說謊。忍着笑。用眼睃他船上。正中放着張桌子。鋪着猩紅絨氈。一個大宣窰花瓶插着蓮花。香爐碁子之類。擺得好生富麗。面前一張金漆方桌。五個人圍坐着。鮮果美肴堆了一桌子。答道。我們家的夥計纔打安慶來。帶了幾罐魚鮓送我家老奶奶。老奶奶說相公不在家。定然是來遊船。叫我送一罐子來。衆人聽了甚喜道。你來得好。拿上來。你家相公就來了。那小廝將機就計。遞與船上人接了。他道。千萬交明與我家相公。我回老奶奶話去。說着。笑嘻嘻如飛的去了。衆人欣欣得意。拿過來揭開了紙頭。正要倒出來嘗嘗。誰知這些螞蚱悶久了。見了亮。一陣亂

跳。衆人滿頭滿臉。渾身上下。無處不是臭糞。先螞蚱一跳時。大家齊叫。哎呀。不好。這一聲叫是張着嘴的。濺得那糞屑滿口都是。幾乎連腸肚都吐了出來。（神情寫得逼眞。）這桌上擺設的肴饌果品都成屎拌了的。滿船臭不可聞。方知吃了他的這一場大虧。（受得好便宜。）連跟隨家人。在船頭船尾老遠的伺候。都還沾了些餘光。臭得都坐不住了。東西也吃不得了。倒在河裡。一場掃興。大家散去。歸家洗沐去了。累得船家把船都重新洗過。還不能除盡臭氣。再說鐵化房分中的姐姐妹妹嫂子。他母親接了五六個到家中來過節。都說道。今年人說秦淮河熱鬧得很。有一二十隻燈船。堂客們遊船的多得了不得。一年一度。奶奶帶我們大家去頑頑。也沾你老人家的洪福。他的那個胖女兒。（胖女兒者。童自大之妻也。順便即帶出。用筆之伶便若此。眞妙。）撒嬌撒癡的道。媽媽。你帶我同姐姐嫂嫂們頑頑去罷。這個一嘴。那個一舌。念誦得那老回婆倒也有些念動興了。叫了鐵化來。道。我聽得說河下今年

十分熱鬧。我老人家了。也該去散散心。你可雇隻船。我同你姐姐妹子嫂子們大家去頑頑。他道。人山人海的。到那裡有甚麼趣。不如在家坐坐。還受用些。婦人遊船看燈。江寧之惡俗也。他此說却是。他娘怒道。只許你終日在外邊取樂。我就頑不得一頑。難道怕花了你的家私麼。鐵化不敢違拗。出來尋思道。我娘從沒這樣高興。定然是他們總成的。我且叫他衆人吃些虧。纔知道這船不是好遊的。主意定了。次日雇船。四面掛上簾子。他預先來囑咐道。既要遊船去。不要多吃茶水。船上沒處溺尿。大家留神些。衆婦人歡喜非常。果然多不敢吃茶水。大家清早吃了些飯。坐轎子到船上來。撑開遊賞。眞是熱鬧。看別的遊船上。有清唱的。有絲管的。有挾妓的。有帶着梨園子弟的。還有吹打十番的。那兩岸河房。全是來玩賞的男婦。雖然耳中眼底有趣。但此時五月上旬。天氣正長。一輪火傘當空。四面日光透入蒸着。已是熱氣難當。又且是口中發渴。到了午後。衆人都是絕

早吃的飯。此時也餓得很了。他娘催了三四次。他只答應。就有了。却不見拿上來。又停了一會。方纔送上。你道是些甚麼。都是鹹鵝。臘鴨。牛羓。醃魚。烘糕。薄脆。眉公酥。玉露霜。閩薑。橘餅。糖梅。圓片之類。衆人已餓得發昏。見了這些東西。儘飽一吃。過了一會。時已下午。越發炎熱。先已是渴了半日。又吃了這些鹹的甜的乾的東西。那喉管中都冒出煙來。如何受得。一個個都渴得昏頭昏腦。忙問他要茶吃。取了兩大壺溫茶來。衆人那裡還顧得。右一碗左一碗只是呷。渴了的人。忍着倒還罷了。一吃些涼茶。越發渴起來。只是要吃。兩壺不夠。又要了兩壺來。都吃了。大家灌了個滿肚。渴雖止了些。又過不多時。都有些尿急了。既沒處溺。又說不出來。正在難忍的時候。誰知鐵化拿出些預做就的安息香來。他把皂角製成極細的末子。裹在這香上。揑了數十根。一齊點上。叫船家把船頭迎着上風。他靠着簾子坐着。那香煙同皂角末。順着風一陣陣

的吹入艙中。這臭角末一聞着。噴涕打個不住。這些婦人正在那尿急的時候。勉強忍着。已是難過。這一頓噴涕。打得下邊的尿長淌。那裡還忍得住。都穿的是單紬紗羅之類。把裙褲衣服後面盡皆汚透。連膝褲同鞋都濕了。滿船板全是尿。忙忙叫攏船。叫轎子回家。他到了家中。反抱怨衆人道。我說不要去。你們定要去。我叫少吃茶。大家朝死裡呷。弄得滿船是尿。人看着是甚麼意思。明日被船家傳得人知道了。臉面何在。衆婦人都紅了臉不作聲。他娘也是一褲子的尿。也說不出來。大家只怨吃的茶多了。不聽他的好話。那裡知是他弄的鬼。過了兩年。他十八歲上。娶了媳婦火氏來家。他母親也就是那年死了。過了些時。他舅子火大生日。他去拜壽。有許多親友都在那裡留着吃麪。他偶到後園中去走走。見他舅子的後窗底下放着一個淨桶。就知是他舅姆子的。四顧無人。忙向鍋底下刮了些鍋煙子。將淨桶邊上週圍擦了。把蓋子

蓋上。他留心少刻。又進來看看。淨桶已不在那裡了。知是舅姆子掇了去用。他走出來。在席上笑個不住。衆人問他。他只是笑。再三強問。他道。我說了。怕大哥惱。他舅子也不知是甚麼事。便道。你有話只管說。我惱的是甚麼。他笑道。我剛纔到後邊去。不留心撞見嫂子在那裡撒尿。雪白的屁股上一個大黑圈子。故此忍不住好笑。內中那哈回子同他最相熟。笑着罵道。你這砍頭的促恰鬼。單管嚼蛆胡說。他道。我一些也不胡說。你叫大哥進去看。要沒有黑圈。任憑怎麼罰我。他舅子也當是他眞正看見。倒不好認着犯頭。大家說別的話。就扠了過去。到人散後。火大走入房中。埋怨他妻子道。你可知道鐵家妹夫這個促恰鬼。你怎不留心撒尿。被他看見了屁股。當着衆人說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他妻子道。哎呀。這是那裡的話。我在屋裡關着門撒尿。又不曾在外邊。他如何得見。火大道。他還說見你屁股上一個大黑圈子呢。那婦人道。呸。他難

道見了鬼了。理那砍千刀的胡說。我好好的屁股。如何得有甚麼黑圈呢。火大道。你也不必罵人。也不必多講。看一看便知道了。叫他伏在椅子上。屁股撅着。掀開衣裙。把褲子扯下。果然一個黑圈。却被褲子擦得模糊的了。火大道。現有憑據。你還強甚麼。用手將他陰戶一擰。道。大約連這個紅圈也都被他看見了。那婦人紅着臉。氣忿忿的想了半晌。忙忙的去將淨桶揭開。點上燈一照。用手週邊一擦。滿手烏黑。方悟到是他弄的鬼。夫妻二人罵了幾句短命促恰鬼。大笑了一場。過了些時。鐵化又到丈人家來。他舅子不在家。丈人房中坐了一會出來。偶然瞥見舅姆拿着兩張草紙。往後邊毛廝房中去。關了門淨手。南京人家大家小戶都有個毛廝。大人家深宅大院。日間則用淨桶。晚間僕婦侍婢們去倒。小戶人家後窗之外即是毛廝。日間大小便皆在內中。淨桶只備夜間之用。這鐵化見他進去了。忙忙走到廚房內。兜了些米來。自廚房

口悄悄直撒到毛廝門外。進來對丈人道。老爹。不知是誰偷米。把米撒了一地。直躲到毛廝裡頭去了。那老兒是當家的人。聽得有人偷米。走出來一看。果然一地。吆喝道。是誰偷米。說着。就走到毛廝門口。見門關着。當偷米的人躲在內中。就來推門。那媳婦聽見公公吆喝着來推門。又不好作聲。忙忙的靠住。連褲子也不及拽上。一個罵着往裡推。道是那個奴才白日裡偷東西。這樣大膽。一個使着力往外頂。正在相持。鐵化跑到丈母跟前道。奶奶。你看老爹這樣大年紀的人。嫂子上毛廝。他老人家跟了去推門呢。那老婆子聽了。跳起身。忙趕來一看。果然那老鬼還吆吆喝的推呢。被這婆子氣狠狠上去兩個大巴掌。把那老兒打得愣愣掙掙的。他罵道。老沒廉恥的。媳婦在裡邊解手。你推門做甚麼。那老兒聽了。滿面羞慚。道。女婿纔說道是偷米的。我當是眞。攆了來拿。那裡知道是媳婦。及至出來尋女婿對話時。那鐵化已回去久了。過後

不但老頭子好笑。連老婆子同媳婦想起他這促恰來。也暗笑了幾回。鐵化一日在街上閒蕩。有一個鄉下人上城來賣棗刺。那刺綑不緊。揸揸巴巴的兩大綑。用鐵尖擔戳在中間。挑得老高的走。不想晦氣。就在身上抓了一下。把衣服也就戳破了些。他正要動怒。那人看見。忙歇下擔子。上前陪禮道。小人一時失錯。相公看我鄉間窮苦人。高擡貴手。饒恕了罷。笑嘻嘻的儘着陪小心。鐵化見他這個樣子。俗云。嗔拳不打笑面。一時怒不起來。便道。你非有心。失錯了何妨。我正要買擔棗刺用。你要多少錢。賣與我罷。那人見他不怒反要買他的。忙道。相公饒恕了小人。我應該奉送的。府上在那裡。我就送了去。鐵化道。我如何肯白要你的。自然不虧你。你挑着跟我來。那人挑上肩。跟着他走。是鄉下人。認不熟城中的路。跟他到了一條小巷口。鐵化指着道。走大街繞遠好些路。打着小巷內過去。就是我家了。那人當是眞話。走了進去。擠住了。走不

動。他在前面叫道。你狠狠的使力擠。過了這一節路。那前邊就寬了好走。那人果然用力往前擠。越走越窄。動不得了。再叫了幾聲相公。要問話時。已不見答應。那棗刺兩頭擠住。人在中間。要往後退。那刺先是用大力擠進來的。此時要退。那刺都倒揷在牆上磚縫中掛住。動也不能動一動。那兩邊來往的人都攔住了走不得。罵道。你瞎了眼。這個窄巷可是走得過去的麼。那人在中間叫寃叫屈的道。是一位相公要買我的。領我到了這裡。他不見了。何嘗是我自己來的。衆人知他被人哄了。等不得。都往別處繞去了。這賣刺的站了一會。人急智生。沒奈何。將身子睡倒。還打進來的這邊。從那刺底下爬了出來。他出便出來了。這擔刺却動不得。又想了一會。身邊又沒一文。只得脫了一件大布衫。當了幾十文錢。買了一根粗麻繩。打刺上撂過去。他又爬進去。拉着繩頭爬了出來。用力倒扯。那裡扯得動。你想這鄉間的人。自三四更天挑着一

個重擔。幾十里走上城來。指望着賣幾十文錢。買碗飯吃。剩得多寡就回去的。那裡知道遇了這位盛德君子。耍這一下。弄得已是下午。力也費盡。腰也餓酸。要撂這擔刺。又捨不得那鐵裏的尖擔。只得到街口。再三央求了幾位過路的人幫着。纔拉了出來。看時。刺都掛掉了。料道日色將西。還要趕了回家。也賣不及。賭氣撂在空地方。把買繩子剩得幾文。買了碗飯吃。挾着尖擔回家去了。一擔刺不曾賣得。反當了一件布衫。只得了一根繩子。你道這個窮人可氣苦不氣苦。再說那時衏中一個妓者。小字玉仙。生得雖不叫做美人。在他姊妹行中就要算出色的了。因此名重一時。熱鬧之甚。鐵化聞知。接了三番五次。總不得閒。這並不是他故做身分不來。天地間偏有這樣不湊巧的事。他閒了的時候。鐵化又不去接。到去接時。他又不得閒。鐵化那裡想到這上頭。見接了幾次不來。恨道。這臭娼根。他倚着有點名頭。這樣可惡。我把他的飯碗

搗碎。他纔知道我的利害。這個陰隲老兒遂算計了一條毒計。那日他備了一分厚禮。又封了數兩嫖金。親自到玉仙家來。他果然不在家。那老鴇兒接着。讓進坐下。鐵化道。我慕令愛久了。來接過數次。都遇無緣。不曾得會。我今特備些須薄禮在此。媽媽收了。但是令愛得閒。就着人對我說去。我倒不定日子。老鴇兒也知鐵家是個財主。今見他尙未會面就這樣大出手。定是個好主兒了。那識他的深意。遂笑吟吟滿口道謝。應允不迭。過了兩日。玉仙家的鴇兒來說他姑娘今日在家得閒。叫他來請。問或是相公到他家去。還是接了來。鐵化心中暗喜。便道。我就差人去接。忙着人去定河房。吩咐家人到他教門館中定了桌席。又着人去邀了四五位朋友來。無非是哈回子。馬回子。鎖回子。伍回子幾個同教。然後叫個伶俐小廝。附耳囑咐。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行事。他遂到河房中來。玉仙也來到。看時。果然生得還好。他便善於詼諧。頎於酒量。

所以人都愛他。少刻。這幾位朋友也來了。大家坐下。衆人見了他。都來奉承。也有贊揚他美貌的。也有說慕他大名的。那哈回子道。今日鐵兄同玉仙。眞是一對佳偶了。那玉仙微笑道。當日琵琶記上原有一句。

這回好個風流婿。

衆人大笑。鐵化見打趣他是回子。心中雖怒。却不好發洩。也笑了一笑。叫拿上酒肴來。入席共飲。鐵化道。我素知玉仙大量。我們今日較一較高下。每人面前放一把自斟壺。自斟自飲。豁拳打關。不許代酒。不許錯斟。違者罰三壺。衆人都說道。好。玉仙自以量大。也不推辭。大家直吃到二鼓時分。都有八九分的酒意。衆人道。酒夠了。不要躭誤了你二人的好事。鐵化也就止住。又叫烹茶來。小廝們送上茶。此時酒多口渴。衆人都吃了幾杯。鐵化道。夜深了。衆位弟兄不回府罷。床鋪都預備下有。在此下榻罷。這是鐵化要留他們在這裡。明早好做大家一笑。衆人雖不

知其中就裡。見天氣遲了。怕夜緊。也就道。既承厚情。我們遵命。於是大家道了安置。各自去睡。鐵化同玉仙到了一間房內共寢。少不得脫得精光做一番生活。看那玉仙時已辭（醉）得動不得了。鐵化有心算計他。如何容他就睡。服了春藥。安心捉弄他一場。翻來覆去。弄個不歇。婊子被孤老接了來。可攔阻得他不弄。只得任他翻騰。直到四鼓方住。既說玉仙有好量。如何衆人還好。他倒大醉起來。這就是鐵化的惡計。他是主人。如何自己行令打鬮。自斟自飲。他預先備下的兩樣酒。衆人吃的就是隨常的酒。那玉仙吃的是他特尋下十多年窨下的醇醪。吃着了爽口。玉仙所以不覺。後被熱茶一衝。那酒力發將上來。就有支撑不住。上床又被他一陣鼓搗。頭暈眼花。受不住了。雖忍住了不曾吐。却有醉得不知人事。鐵化有心。徹夜無眠。到了天明。把他一看。還昏昏的不醒。他昨日吩咐的那小廝。將他做的那假糞拿了來。你道是甚麼東西。

是黃酒糟拿來揉得稀爛。搓成長條。從竹筒中楔出。儼然乾糞無二。他接過。輕輕揭開被。放他屁股底下。又將些抹在他糞門上。然後大叫起來道。不好了。小廝們快來。這丫頭撒了屎在被窩裡了。幾個家人跑進來。那玉仙已驚醒了。鐵化罵道。沒廉恥的臭娼根。如何把屎都撒在褥子上。玉仙吃了一驚。精光着身子。忙坐起來一看。果然兩三撅屎在那褥子上。糞門內還覺有些黏達達。也疑是自己醉了撒出的。那知是那鐵化弄的楦頭。急得只是哭。那時衆朋友聽見。都起來跑了出來看。大家鼓掌大笑。鐵化恐怕人看出假來。忙忙的喝那小廝道。髒巴巴的。還不拿了出去。那小廝拿了兩截蘆柴棒來。將那糞夾住。故意把鼻子捏得緊緊的拿出。鐵化吩咐家人道。快叫轎夫送他去到他家。對他老鴇子說。他撒了屎。污了我的鋪蓋。饒了不要他賠。把我前日與他的東西都要了來。只許玉仙穿了衣服。也不容他梳洗。叫家人拉上了轎子。啼

啼哭哭而去。三四個家人到了他家。把前話說了。那老鴇子見自己女兒裝了醜。無辭可對。又怕聲名張出不好聽。只得把原物繳還。一口氣把女兒打了個半死。不題。鐵化請的這幾個人都是些惡少。玉仙昨日戲言。說了那一句頑話。他們都是回子。一棒打了幾個。那時雖然大笑。却蓄怒在心。今有這件因頭。四處一陣轟傳。玉仙睡着了會拉屎。這個美名一出。弄得鬼也沒得上門。他這樣促恰的事做得甚多。也不能盡述。不過姑舉數件。就可概見他爲人的刻薄了。他家中有數萬之富。他的病症與竹思寬一樣。喜的是賭場中盆內六塊又紅又黑又金的骨頭。愛的是婦女們胯下兩片又尖又圓又扁的精肉。既與竹思寬臭味相投。自然就道同契合。這日在屠家賭場上歇了局。大家小飲閒敍。且說這開賭局的姓屠的。雖然提了他多次。尚未說他的來歷。一筆不能雙寫。此時得空即補。這屠四他原是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在那西湖

嘴子上住。與女敬德昌氏緊鄰。每日在湖中以戳鱉賣錢度日。昌氏家中無人買東買西。常煩屠四替他走動。昌氏無可酬謝。見他好一條壯健漢。一日煩他沽酒買肴。二人同飲。以當合巹。遂將腰州臍下褲襠縣裡那一件人又怕又愛的鐵牝奉敬。不意那屠四竟有一具好陽物。不但他人會戳鱉。此道更善戳蝦。昌氏雖不能稱心滿慾。然較之別人。一個可抵二三。着實心愛。叫他常常來家中走動。昌氏自遇那道士之後。被他採了兩夜陰精。傷竭得一場大病。幾乎害死。吃了許多補藥。保養了兩個月纔起得來。後來淫興雖略減了些。不過不能向日精壯。可以日夜不倦。但兩三個男子他也還不放在心上。倒是他的娘有年紀的人了。精枯血敗。被道士那兩下弄傷了。先還不覺。後因扶持女兒的病。起早睡晚。受了辛苦。及女兒病好時。他就病倒了。懨懨纏纏。總不能癒。因此他家中越發離屠四不得。遂向他道。你孤身一人。穿吃有限。況且

這戳鱉一事也非正經買賣。是極。戳鱉不如當龜。賣鱉不如賣蝦。不如搬來我家同住。現成衣食。不過相幫走動。又沒費力的生活做。你心下如何。那屠四巴不能夠。不但日間有吃。而且夜間有弄。喜孜孜滿口應允。他係租的半間房子。退還原主。只數樣舊傢伙。幾件破衣服。頃刻就搬了過來。昌氏取些私囊。替他製了幾件衣帽鞋襪。裝束起來。倒也好條漢仗。他兩人也不待父母之命。亦不用媒妁之言。做了一對名色夫妻。夫妻而有名色之謂。奇談。日則同食。夜則同衾。或有嫖客到來。屠四日裡買買酒菜。夜間聽聽梆聲。若無人到。他就頂缺。這種人的官銜。南京叫做湯保。北京呼爲撈毛的。屠四就充了這行職役。過了些時。衆孤老知他是昌氏的假夫。前日名色夫妻已奇。此日假夫更奇。因叫他屠四。不好直呼其名。都稱他爲屠半八。半八有理。因係假夫。故只算得半個忘八也。他也欣欣然居之不疑。昌氏的娘臥病年餘死了。火化葬於湖中。起先昌氏娘女兩個做這販棒槌收水銀的買賣。人倒無甚閒言。今見他娘死了。這屠

四公然在他家享用。有些無賴的少年就吃起醋來。一日向屠四說道。古人說。急風暴雨。不入孤兒寡婦之門。看這些無賴先以大義責之。你係他家鄰舍。既非昌姓親戚。他又不曾明公正氣嫁你。你如何公然與他同住。霸占寡婦。次以罪名加之。這樣無主的美物。你受用得。我們也受用得。此方吐出心腹事。妙。你要同我們公用便罷。若不然。我們往縣中公舉。告你一狀。叫你打官司。再不然。你趁早迴避了也可。你回去與女敬德商議。三日內沒有回信。你試試我們的手段。叫做前打後商量。屠四見人多勢重。(衆)回來把這些話向昌氏說了。要辭去。那昌氏恨道。我的命中偏生遇着這些小人駁雜。當日在城中是這樣。纔搬到這裡來。如今又是這樣。昔有一婦。嫁到夫家。即有外遇。屢嫁屢被出。一日偶與鄰婦閒談。知此婦數被休。勸道。一個婦道家。何苦只是這樣。此後自己檢點些罷。此婦道。這如何怪得我。我嫁着的就是忘八。叫我奈何。昌氏不知自責而責他人。與此婦心腸無異。心中捨他不得。說道。我同你過得好好的。你爲何要去。既衆有閒言雜語。我們竟說是夫妻。竟說是三字愈出愈奇。自有夫妻二字以來。大約未有此奇稱也。暗暗的搬了。便沒是非。屠四道。既承你過愛。我

此地有（也）無存身之處。我有個叔叔在南京開賭場。無兒無女。屢屢帶信來叫我。我因無衣服盤纏。不能動身。如今除非投奔他去。不知你可肯離鄉遠出。昌氏道。我母親又沒有了。別無一個至親。眼前你就算親人。我此處有甚麼戀得。即有親戚。焉能如這個沾皮貼肉的實在。屠四道。雖然如此。只是沒有路費。奈何。昌氏道。我幾年來也還積趲了些。遂將歷來陰戶所掙之物。取出來與他看。約有百餘金。屠四喜得滿臉是笑。道。兩人有三四兩銀子就夠盤費了。別的留着到那裡做本錢。尋個生意做。又道。房子是租的。撂了就可走。但這些器皿傢伙。若要變賣。恐那些惡人知道了。攔阻起來。就走不脫了。昌氏道。幾件舊東西。所值幾何。也還差房主兩個月房租。留下。鎖了門。准了他罷。屠四戳氣。是沒本錢的人。故其見小。昌氏賣蝦隨身便有寶貨。故其見大。故兩人所見不同也。二人算計明白。將所有細軟都打了包。傍晚叫了一隻船來。搬上了行李。到了北新關。次日過了壩。雇了一隻滿江紅。由蘇州到丹陽出江。過鎮江金山。直抵

南京石城橋泊下。屠四上岸去尋着了他的叔叔家。接了昌氏上岸。一同住下。昌氏此時說不得假夫的話。只得認眞的拜了叔公嬸婆。這屠四的叔叔開屠(賭)場久了。人起了他個美號。叫做人屠戶。（又一個開賭局的。）他家中來賭錢的着實熱鬧。日夜不斷。這人屠戶自幼好嫖。後來因開了賭場。銀錢來得容易。嫖得更甚。他前妻陶氏因丈夫好嫖。不同他親厚。他也就嫖起來了。家中但有來賭的人。他揀那鼻大身強的。無一不嫖。偶然嫖着一個知疼着熱快心蜜意姓強的朋友。他想五倫中只可盡得一倫。竟撇了那夫婦。與那朋友同生同死去了。人屠戶也告過官。屢年未獲。他因內裡無人照料。有嫖厚了的一個婊子。說是姓通。也不知是眞是假。（自然是通。焉有妓婦而不與人通者。雖姓通。通猶可也。）他費了許多錢買了來家爲妻。不想一年之後。人屠戶得了一個下疳。竟將陽物蝕去。上面還是鬚眉男子。下面竟無男子之具了。正是。

孰意腰中小和尚。　化爲烏有一先生。

這通氏纔三十多歲。酷喜的是人胯中那小和尚同他通一通。那人屠戶把根通條沒有了。他家夜間人來賭博。人屠戶守定抽頭。傍邊有看的閒人。通氏就暗約到房中。請那小和尚到他那紅門裡去小酌。硬幫幫的進去。定要吃得那小和尚撒酒瘋。撞頭搕(磕)腦。吐得猥頭搭腦軟叮噹。纔肯放出。這和尚與通氏纔是眞正通家。如此多次。人屠戶也有些知覺。他大雅得很。毫不介意。通氏大發慈心。正要學西遊記上的寇員外。想齋萬僧。數年來尚未及百。突然屠四兩口子到來。東西屋住着。甚是礙眼。整熬了數日。過不得了。一晚。悄悄的約了一個舊朋友進來。在床上小敘濶悰。不想那人進來時已被昌氏瞥見。這昌氏是一夜也不能離此道的。前水路來十多日有屠四相伴。他因感恩盡力。也還將就過了。到了此處。屠四夜間又去幫叔叔。竟川中犬百姓眼起來。多年未慣。甚是難過。雖

要學戰國四君去延攬三千食客。一來新到。不知誰可做主顧。二來嬸婆咫尺。不好意思。今忽見了這事。暗喜贊道。原來嬸婆也與我同類。是個招賢納士的女英雄。須衝破了。大家好做事。遂悄悄的到窗下來聽。正在響動。（當年張他娘乃見其形。今日聽嬸婆只聞其聲。前後遙遙一對。）他回房點了一枝蠟燭。輕輕走來。將門一推。隨手而開。忙進去把帳子一掀。見他二人正在綢繆。通氏同那人見了。吃了一驚。那人忙拔出。要下床跑。昌氏笑嘻嘻的一手拉住。道。你這麼個小膽子。就敢來偷野食吃。我來看你們怎麼個弄法。你怕的是甚麼。可有個女人來捉奸的。通氏同那人見他如此說。都放了心。那人知他是就教的意思。上前抱住。親了個嘴。伸手就去摸他下身。只着單裙。不曾穿褲。把燈接過。（此等小末處亦不漏去一筆。眞細心。）放在桌上。將昌氏抱到一張椅子上仰着。掀開裙子。弄將起來。輕輕一送。便沒至根。纔抽了幾下。昌氏用手推住。道。不濟事。你還同奶奶弄去罷。我不稀罕這樣東西。打水不渾

的。那人一團高興。被這一掃。拔又不好拔出。抽又不好再抽。被昌氏雙手推開。站起笑道。既做這樣的事。也尋個像樣些的來頑頑。這有名無實的物件。要他做甚麼。仍拿着燈出去了。那人好生沒趣。勉強同通氏弄了一陣而去。此非寫那人之不濟。通氏之不擇美惡。正寫昌氏淫心猶勝通氏之宿鼓也。次早。通氏笑向昌氏道。昨晚那人也將就用得過了。你為何那樣貶他。叫他甚是沒趣。你不曾試着他的本事。他有半更天的好熬手呢。昌氏微笑道。不瞞奶奶說。這件東西我正正經經見過了些。像他那樣的。只好備數。要緊處用他不着。不要講別人。就是你姪兒。也比他強多哩。他有一二更的工夫。還不在我心上。通氏又笑道。這樣看起來。你是個多見廣識的了。也不瞞你。這物件我也經過了些。覺得都大同小異。沒有見過那個放樣的。只有一個人的此道又太放樣了些。我也曾約他來試過。用兩手圍着道。有如此粗。又比着道。有這長。我同他弄了半夜。唾沫用了有兩鍾。費力(了)多

少力氣。只弄進了一個頭子去。把我的幾乎裂開。睡了兩日。纔起得來。還腫疼了好幾日。再他不敢惹他了。你若是有大量。我約他來同你試一試。你見了不要害怕。昌氏聽了。渾身慾火直冒。笑道。我們生了這件東西來。就是隨身的利刄。世上男子好漢不知死了多少在這裡。可有反怕他的道理。這人在那裡。奶奶你約了他來。看我怕不怕。通氏道。就是每常在我家住的老竹。他是有名的賽敖曹。說他總沒有遇過對子。只有一個老鴇可以同他弄得。我先聽得這話。心裡也不信。人身都是父母的遺體。男人的縱大也不過略大些罷了。況且我們這東西也不過是一樣。也不過稍有寬緊。一個既受得。個個都受得。誰知約了他來。竟是一個大棒槌。嚇得我要不得。心裡雖怕。眼見稀奇物。却也愛他得很。二來又不肯折了我們女將的銳氣。況且他既來了。怎肯空去。只得仗着膽子同他試一試。誰知這東西只好看而已。是用不得的。白吃了

一場虧。你既說不怕。只好夜間私約他來。此時大青天白日。不怕姪兒來撞見麼。昌氏道。他管不得我。奶奶你只管去約了他來。通氏也着實高興。要看看他二人可果然弄得。就走了去。那竹思寬是日夜在他家的。頃刻便同着進來。通氏已悄悄將昌氏的話向他說了。竹思寬喜不自勝。忙同通氏到昌氏房中。深深一揖。通氏笑道。就是他。你二〔人〕請試。我是要觀陣的。竹思寬將昌氏抱到床上。就去脫褲。昌氏毫不推辭。任他脫了。竹思寬也褪了褲子。昌氏一眼看見他那異物。心中暗喜道。這眞是生平見所未見了。有西江月贊他道。

偉長足有一尺。粗圓將及雙圍。頭如剝兔紫巍巍。柄上蚓筋蟠綴。

乍看渾疑桌腿。端詳果勝擂槌。敖曹大號不虛推。喜得淫心如醉。

竹思寬將他兩腿分開。見他牝戶大張。如鍾子口一般。眞正可怕。也與別的

婦人頗異。也有一個西江月贊他的道。

開閃寬皮兩片。中間一個紅門。猶如鼠洞一般深。定是曾經大陣。　牝蓋豐盈滿滿。毳毛漆黑森森。看他窈窕一佳人。動人情處却恁。二字貶極。

竹思寬見昌氏的陰門雖然寬大。但因自己孽具太大。不敢冒失。也還用了些唾津。對着一頂。輕輕就將龜頭送進。知道是一員猛將。較郝氏猶雄。一連幾下。送到了根。通氏把牙咬了幾咬。倒替他打了幾個寒噤。俗謂聽彈詞掉眼淚。替古人擔憂。通氏之謂也。暗暗吐舌。昌氏覺竹思寬之物比那道士粗雖有限。却長了寸餘。頂在極深處。甚有妙境。那竹思寬見是一盤對手棋子。却放鬆不得的了。盡力搗將起來。那昌氏淫聲艷語。腿顫股迎。騷態百出。甚是難看。通氏賞鑒了一會。面似火燒。陰如水浸。忙走出來。恰好屠四進來。不知他尋甚麼。通氏正在難過時候。想起方纔昌氏誇他技勇。叫他

到房中。一把摟住。親了幾個嘴。道。我聽得你娘子說你腰間有個好本錢。我同你試試看。屠四道。這怎行得。怕叔叔來看見怎處。通氏急了。你快同我弄弄就罷了。不然我就叫喊起來。那屠四禽獸一般的人。知道甚麼叫做倫理。見通氏纔三十多歲。也生得風騷可喜。就一同上床脫褲。屠四見他的陰戶雖與昌氏的形狀相似。那門洞却緊密了許多。通氏見他的陽物昂昂然。果覺可觀。較之昨夜那人大了半倍。而且較生平所遇之具尚還出色。一個初逢小陰。一個乍遇大陽。自然快樂無比。通氏被屠四弄得丟了二度。心愛不過。摟住不放。屠四道。我進來有事。外邊等着我呢。放我去罷。改日有空。我同你大大的盡一盡興就是了。通氏只得放他起去。屠四穿衣出來。聽得昌氏聲息異常。響聲大震。忙在窗外向內一張。見他二人正在賣解。忙避開了。通氏揩了陰戶。穿了褲子。又走了過來。見他二人還在弄呢。那竹思寬已被昌氏弄洩了二

次。奈他緊緊摟住不放鬆。竹思寬只得掙着還抽抽扯扯。怎奈那個陽物漸漸軟了。昌氏覺內中沒趣。纔放了他。道。你這樣個好東西。可惜不長久。若再有通宵的本事。眞是天下無兩了。即如一個赳赳大漢。一點勇力也沒有。此等甚多。一個翩翩少年。一毫文墨也沒有。此類更多。昌氏却不知彼等偏能享福也。空自好看。濟得甚事。各穿衣下床。昌氏在一個匣中取出一個小瓶。倒出兩丸藥來。遞與竹思寬。道。當日是個人送我的。屢試屢驗。不知可是那道士送的。只剩得兩丸。你晚上用燒酒服一丸。那一丸也用燒酒研開。擦在陽物上。我同你夜間做一個整工夫。夜間這一整工夫。也不知工價多少。試試我的本事。竹思寬笑吟吟接着出去了。通氏笑道。你果然好手段。我看不但你不怕他。他還有些怕你呢。兩人笑了一陣。通氏出去。昌氏自從經那道士到今。算第二次爽快了。上床養神。安排夜戰。晚間衆人在外邊賭錢。竹思寬吃了藥。又擦了藥。不多時。覺陽物發脹。溜了進去。那昌氏已經在那床上脫光等

候。竹思寬忙脫了衣服上床去。就弄起來。通氏聽得響動。又走來。坐在床沿上。燈光下細看了一會。按納不住。忙叫了屠四進來。同他着着實實弄了一塲。然後纔睡。那竹思寬趁着藥力。或疾或徐。或深或淺。弄個不休。乏了。定一會又弄。弄了又歇。直到五鼓。那昌氏也不知丟了多少回數。雖覺得精神倦怠。四肢酸軟。但他陽物在內中熱硬有趣。況只此兩丸藥了。後來欲求此樂境料不能得。那裡肯捨。竹思寬見天色將明。圖解藥力。更奮勇長驅。一陣亂搗。正然弄時。只見昌氏手癱脚軟。聲息皆無。眼睛緊閉。像昏迷的樣子。忙用手摸他口鼻。只微有溫氣。嚇得連忙拔出。嘴對嘴度了一會。纔漸漸醒來。問他道。你怎麼來。昌氏道。我不怎麼的。方纔只覺得心窩裡一快活。渾身一麻。就不知道了。竹思寬道。這是你一夜精脈去多了的緣故。養息養息罷。我這藥力不得過怎麼處。昌氏覺得再弄不得了。說道。你喝些涼茶。再把下身用溫水洗洗。弄

洩過就好了。竹思寬見昌氏這個樣子。不敢再弄。忙別了。到郝氏家來。
此時郝氏尚未起床。他忙喝了些涼水。洗了洗下身。同那郝氏撥戰了
一場。方纔洩了。郝氏覺他比每常分外粗硬。脹熱有趣。問他緣故。他不
肯說昌氏的話。只說偶然得了一粒金丹。特來奉承他的。郝氏也就信
了。更感愛他了不得。那昌氏只圖快樂。不想這一夜精脈流枯。他睡了
一會。覺身子底下黏齏齏的難過。只得掙了起了。看那褥子濕了半截。
連他兩股腰間都是陰精浸濕。揩淨了。換了床褥子。然後又睡下。通氏
梳洗了。過來看他。見他還睡着。說道。外邊早飯時了。你還睡呢。昌氏道。
我身子懶得動。通氏笑道。你兩個這一夜也不知怎樣弄。大約是弄癱
了。一個可口的美物。吃飽了就罷。何苦定要吃傷了。昌氏也微微的笑
笑。在通氏只說他一時乏倦。就是昌氏也以爲過兩日定然就好。孰不
知他被道士弄傷了的。那時因身子壯。故逃得性命。今日舊病復返。自

然難支。漸漸飲食不進。渾身打骨縫裡邊發熱。五心煩躁。日漸黃瘦。每夜還央通氏約竹思寬來弄上一度。他也無力動了。只如死人一般仰臥。憑他抽拽而已。竹思寬同通氏勸他暫歇幾日。將養身子要緊。他道。我自幼到今。恨無敵手。今得遇此。一死何恨。我當年曾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今果應其言了。所恨者相遇未久。若同他相聚一年。就死也無遺恨了。我今已病入膏肓。古語兩句說的好。

臨崖勒馬收韁晚。　船到江心補漏遲。

我如今忙忙的日夜行樂。猶恐無及。你如何還說止歇的話。二人勸他不醒。惟嘆息而已。屠四延醫調治。服藥無效。捱至月餘。僅存皮骨。臨危時還約竹思寬來。將他陽物撫摩了一會。長嘆了兩聲。落了幾點淚。竹思寬也甚傷心。掩面而出。到了半夜。氣絕而亡。不圖爲樂一至於此。只得二十四歲。此亦貪淫不節之報也。正是。

浪魄不知歸何處。淫魂今夜落何方。

屠四感激昌氏提攜之情。不但陪他白睡了許久。還遺下若干之物。也哭了兩場。買棺殯葬。延僧超度。都還熱鬧。自昌氏死後。通氏將姪兒做了副夫。屠四在當日也想盡力以報昌氏。無奈窮主人請了大肚漢的客。再不能使他飽足。此雖竭力鋪排。彼並不見感謝。今遇通氏。見他還易於打發。只仗着本事。儘力可供他飽足。他二人恩愛得了不得。只瞞着人屠戶一個。通氏雖然好淫。竟還知足。自從有了屠四。把外邊向日的舊主顧一概謝絕。不去招攬。此非寫通氏知足。正反襯昌氏貪淫不堪耳。人屠戶見妻子忽然貞節起來。暗暗稱奇。貞節之上有忽然兩字。眞奇聞。那知他寵幸了可心可口的愛姪。可心二字是矣。可口大約是下口。此事與上口無涉也。過了年餘。通氏忽生一子。人屠戶方纔大異。究問其從何而來。通氏還(道)是你當日好的時候我受得孕。人屠戶道。我已病廢了這幾年。那裡有懷七八十個月的道理。通氏只是笑說道。你有了兒子

就罷了。管這些閒事怎麼。奇談。只論兒子之有無。不必問其所從來。千古未聞之奇語。丈夫問奸生子之來歷。而通氏謂之管閒事。此更奇。人屠戶也料到是姪兒之種。也還是他屠家的骨血。就葫蘆提認了。人屠戶以姪兒之種是他屠家骨血。便認爲己子。尤奇。眞是一對奇夫婦。誰知這孩子不妨眞父而妨假父。不尅親父而尅叔祖。甫及一週。人屠戶疳瘡大發而死。通氏屠四口內乾嚎。心中暗喜。忙殯送了。他們在人前還假爲嬸姪。到內中儼然夫妻。一個語語要做節婦。一個聲聲要做義夫。一到晚來上床之後。節婦義夫合成一體。雖係通氏之無恥。屠四之滅倫。亦由人屠戶開賭。一生不知陷害了人家多少好子弟。一妻同朋友而逃。一妻爲姪兒所據。身死嗣絕。也就可以報應。凡以賭局誘人者。急改弦易轍。切勿蹈此。看此書。但到此等冷語處。細味之。屠四接了叔叔衣鉢。他又有昌氏所遺之物。揀有好主兒放頭接賭。比他叔叔當日更覺興旺。來者越多。屠四鑒通氏昔日之事。恐曠了他。又去齋僧布施起來。每夜偷空必進房幹訖一度。方纔出來照料。這日。竹思寬同鐵化衆人

都在局上歇了。飲酒中間。正說閒話。鐵化偶然道。偌大一個京城。就沒一個絕色的妓女。眞也可笑。竹思寬正有郝氏所托之事在心。遂答道。怎麼沒有。那十分才美的佳人。他要高擡他的身價。怎肯做那毛遂自薦的事。所以人知道的少。鐵化見他說話有因。遂問道。兒是此道中的老在行。必定知道誰家有好女兒。竹思寬道。只這眼面前錢家的女兒就是個絕色才女。大爺如何忘了。鐵化道。小時我常見來。果然生得好。後來說他雙眼瞎了。如此無心想到他。有三年來沒見。雖然他模樣生得標致。但沒了眼睛。也就算不得十全的美人了。竹思寬極力打合道。大爺是此道中老見家。這一句話又來得外行了。請看那畫上的楊妃春睡圖。他不是閉着眼睛的麼。相傳以爲妙事。果然是絕色佳人。何在那眼睛之有無。還有一句笑話。到了那高興的時候。有眼睛的還要閉着呢。大爺若果然相與了他。還有多少人贊揚。鐵化道。這是甚麼緣故。

竹思寬道。假如如今大爺出一股大錢梳籠了他。人知道了。定然誇說大爺是個多情種子。識貨的奇人。錢貴雖少雙眸。單重他才貌。取人於牝牡驪黃之外。肯費若許大錢。偌大京城。有多少風流子弟沒他的眼力。被他奪去頭籌。再被這些妓女們聽見了。人人欽仰。在衕衕中着脚一場。做一個風流魁首。也不枉了。不瞞大爺說。一來我年紀多了。二來我手內無錢。我要比得上大爺府上百分之一。我也早奪了這趣了。鐵化聽他說得天花亂墜。也動了心。便道。我們幾時閒了去看一看。再做商議。竹思寬道。大爺尊意差了。不做此事則已。既有此興。定要占在人先。況佳人難得。雖然他母親韞櫝而藏。待價而沽。但他的青春也是緩不得時候了。難道他的美名只我一人知道不成。別人倘然知道。有好風流美名的。先去採了鮮花。大爺這樣福人。是吃殘湯剩水的麼。鐵化被他奉承得快活。甚覺動火。笑道。既然如此。我們此時乘興。何不就去。

竹思寬道。古人說。輕人輕己。大爺要去相看這絕色佳人。不備分厚禮去打動他。覺得不是行家了。況他母親少年時。大爺知道也是見過大世面的人。我們卒然走去。闖起寡門來。豈不落他背地譏誚。鐵化道。據兄說。當如何行事。請見教一番。竹思寬道。大爺果然有此興。今日送一個大大的東道封兒去。就說大爺慕他的令愛。要一親色笑。叫他家預備酒席。明日再送一分厚禮做見面錢。然後大爺駕去。他門戶人家是識竅的。見大爺如此舉動。自然百般趨奉。何等光彩。鐵化道。兄說得有理。就煩兄去做個月老。叫過小廝來。將帶來賭本取出一封。稱了二十兩。遞與竹思寬道。煩兄今日送了去。叫他整理下東道。我回家備了禮物。明日親往。兄於明日在他家等着我。若果中了意。就煩兄說合。我自有厚謝。竹思寬道。我承大爺相愛。多年契厚。何敢當謝字。總成大爺一個風流榜首。我也叨得餘光了。說定。大家散去。竹思寬見事體有幾分

妥意。他心中暗喜道。他女兒的事若成就了。他母親的這件妙物我便可以長久受用了。遂忙忙走到錢家。向郝氏就把怎樣打動鐵化。怎樣起發他東西的說獻了功。將銀子遞與他道。這是辦東道的。他明日還有厚禮來。若造化事成了呢。是你的一炷大財香。就不成。且白得他這一分厚禮。郝氏歡喜得了不得。就忙設佳肴美酒謝了媒人。就留他同宿。然後將他巨陰中的淫水着實澆了一澆梅根。正是。

令愛未曾試新。　乃堂且來溫舊。

且說這鐵化。他承祖父做的那氈貨生意。夥計們專走北京。也有兩萬本錢。本京城中又還開着幾個大氈貨鋪。他只十八歲上父母相繼亡後。止有他一個大胖的妹子以外。別無兄弟姐妹。娶的那賢妻火氏。生得有五七分姿色。倒有八九分風騷。論起來。那樣一個俏人兒。就該性格溫柔了。誰知人再不可皮相。這婦人淫而且悍。降伏那丈夫的手段。

比降龍伏虎的羅漢還利害幾分。鐵化初娶來時。愛他美麗。凡事順他的性兒。後來縱慣了。就有些動手動脚的起來。鐵化順慣了他。一時翻不轉來。弄成了一個情怕。何爲情怕。起先娶他來時。因十分愛他。百樣事不忍拗他一拗。且每夜上床之後。定要做一番生活纔睡。請教。這件佳品雖然味好。只當得點心偶然吃些的。可是當得家常茶飯的。日日離不得的東西。他雖然姓鐵。身子與陽具却不是鐵的。如何夜夜來得。久而久之。未免就要操三歇五的了。先因鐵化愛他的很。又是新鮮美味。自己做慣了例。上床之後。必定把功課完了。方纔睡覺。火氏也道是例當如此。況乍嘗着個中滋味。如何肯歇。忽然見他怠惰起來。就如那小學生上學定要背書寫字。完他這一日的事。方纔放館。忽然不待先生吩咐。竟公然自己逃起學來。如何使得。但這鐵化幼喪父母。無人拘管。自小在賭場妓館中着脚。這是他的事業。初因戀燕爾新婚。寸步不

離。過了些時。新鮮妙物吃了多次。也有些厭了。身子也拘束得久了。終日只想往外邊溫溫舊業。那火氏正同他打得火熱。忽然見他朝出而不歸。覺得冷冷淸淸。寂寞之甚。雖有一個小姑。生得又醜又惡。因幼無父母。無人教訓。鐵化自己還少一個人管他。如何能管他的妹子。養得他這個性子。眞像嫂子娘家的姓。竟是一個火。趣。一日打了丫頭罵僕婦。惡狠狠的。雖纔十七八歲。長成胖大無比的一個身軀。他也不理這個嫂子。故此火氏也不去親近他。這火氏獨自坐在房中。無可消遣。到晚鐵化回來。他定嘓噥抱怨個不住。鐵化因橫了一個愛字在胸中。見他生氣。晚間少不得替他消氣。鞠躬盡瘁的陪個禮。但這個氣如何有本事夜夜替他消得。又過了些時。竟像窮百姓躲差一般。逃在外邊。做了個夜出而不歸了。這火氏既姓了火。他一身到底竟無處不是火。孰意胯下那穴道中。其火更甚。丈夫姓鐵。陽物却不是鐵。妻子姓火。陰內全然是火。笑倒。日間火往上升。還可以

消得下去。到夜間忽然獨守孤闈起來。火往下行。把一個救火的水炮又不在眼前。如何過得。一夜槌床搗枕。咬牙切齒的氣恨。等得鐵化回來。先時還哭哭罵罵。後漸抓抓打打起來。鐵化本還要替他陪陪禮。消消氣。無奈力量不加。知道這件事是無可挽回的。只得聽之而已。先只是愛之一字。到如今愛中又生出怕來。所以說是情怕。那火氏先也還想施施威。等他好來陪罪的意思。那知他自知罪惡深重。將至隕滅。陪不來了。任他處治。絕倒。竟不來修飾。這火氏見他如此。焉得不急。急中生怒。火氣直騰。與鐵化竟像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一般。此等趣語。令人笑殺。見了面就罵。罵上氣來就咬上幾口。向鐵化臉上亂剺。那鐵化見了他竟合了他夫妻二人的貴姓。又合了自己的尊名。鐵見了火。自然會銷化起來。竟怕他如母夜叉一般。日夜躲在外邊。輕易不敢見他尊面。他夫妻兩姓。妙喻。妙譬。但火氏是個淫物。又有吃有穿。無所事事。自然就飽暖思人肉了。人肉二字乍見。上

面這張橫嘴。珍饈百味。要吃就有。下邊這張直嘴。想一點粗糲之食充充飢也不能得。熬得他日夜淸水也不知淌了多少。總有要打隻野雞吃。救救饞的意思。兀的不笑殺人也麼哥。但他家雖非仕宦門第。也是個財主人家。深房大屋。閒人誰能到得裡邊。不但想吃野雞肉沒有。連想根野雞毛看看也不能夠。苦惱。若不見雞。只見雞毛。更覺難過。他一日心中躁急。又是那困倦。打算要去睡睡。欲睡又先愁不穩。走到廊檐下靠着欄杆。正在怨恨。只見二個小哈巴狗兒在那裡高興。那隻雄狗伸着大長的舌頭。替那母狗舔陰門。母狗翹着尾巴任他舔咶。動也不動。舔了一會。爬上去聳了幾聳。不多時跳了下來。兩個已黏在一處。竟成了一個身子。八隻脚。兩頭狗了。他看到此處。

上面的火一陣陣燒將起來。熱得他臉皮通紅。眼睛中火星亂爆。

下邊的水一股股流將出去。淋得他兩腿皆濕。陰門內熱癢難抓。不由得怨氣沖天。切齒恨道。可以人而不如母狗乎。昔有念別字一先生死去。陰間冥司謂誤人子弟。着他去變狗罷。他求道。變狗不敢辭。願變個母狗。問他何故。答道。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願變母狗耳。可見人而不如母狗多矣。忽想起。方纔見那雄狗舔得母狗的陰門。看得那光景。似乎也有樂境。我何不試他一試。想了想。有了主意。又等了一會。那兩隻狗已分開了。將那雄狗喚着。那狗是主母每日吃飯他在傍邊分惠慣了的。一呼即來。他喚着。走到樓梯跟前。吩咐丫頭。我要睡午覺。怕人吵鬧。將樓門關着。不許擅開。非呼喚不許上來。丫頭可敢不遵。說了。他上樓梯。低聲喚着。那狗竟跟着他。一蹬一蹬跳了上去。丫頭們將門帶上。他到了上面。這進樓一連五間。下邊東兩間是他的臥房。西兩間是小姑的臥房。當中一間堂屋。樓上隔做三明兩暗。儘東兩間三面皆是窗。是他收拾了午睡之所。床帳桌椅。香爐骨

董。花揷書燈。癢槌孝順。筆筒硯臺。種種俱備。詳敘擺設若許之物。只有床椅書燈癢槌筆後來用着。其餘皆是陪寫泛然看到此處。不過謂敘事而已。孰不知竟有要用之物。眞令人莫測。他將狗喚到房中。將門關好了。下邊樓門丫頭已帶上。此又云關了門者。非怕人來。怕狗跳去耳。此等細心處。須看得出。方算會看書。外衣寬下。裙褲脫光。一把將狗抱在懷中。此狗何幸而得此。上床來。床。仰臥着。兩腿揸開。將狗放在胯下。把狗嘴對陰門。那狗雖常見過母狗的陰戶。却與款式大不相同。並不認得此是何物。昔有一人。以販賣骨董爲生。因要遠出。値母臥病。囑其妻曰。我若歸遲。恐母親病故。亦須留一件貼體的東西。等我來家一看。如見母音容。此人去後。其母即故。其妻想道。他再三囑托。叫我留一物。不知何者是貼體之物。因想婆婆之陰。乃生他之門。方爲貼體。以刀剜下收貯。其夫歸。以此付之。夫見一乾圈。不知何物。以問妻。妻笑曰。連你娘的屄都不認得。還在外邊看甚麼骨董。識骨董者尚不識得娘的屄。又何況此狗而能識火氏之陰戶乎。見主母如此舉動。疑是餵他東西。也用鼻子聞聞。既無葷味。又無他物可食。只一條縫兒水漓漓的。不知何故。只道是哄他來頑要。掙着撲的一下跳下床來。火氏把他又抱上來。他又跳下去。如此數次。急得火氏那慾火。打遍身毛孔中都冒了出來。正在沒法。忽然看見那個書燈。燈臺。想道。狗愛舐的是油。何不搽些油。或者聞得香氣。肯舐也不可知。起身把燈盞中油蘸了些。油。好悟性。

揉在陰門兩邊。世之罵人曰。油嘴光棍。火氏可謂油屄的淫婦。復將狗抱上床來。如前作用。果然此番那狗不像先那樣死板了。聞着了香油氣味。便伸出舌頭舔將起來。但有油處無不舔到。原來這狗的舌頭又熱又糙。舔得癢酥酥。無比受用。雖然外邊有趣。裡面不曾嘗得是何滋味。又想了一想。還是以前的這個題目。只是文章又深一層。復起身將一枝新筆。筆。蘸着油。送入牝中一攪。蘸了數次。攪了幾回。自有筆以來。其至貴者則吾夫子之春秋筆。其次則董狐之史筆。朱衣之點額筆。江淹之生花筆。孔循所獻之畫日筆。相如題橋之筆。班超所投之筆。蕭曹之刀筆。以至如椽之筆。無私鐵筆。種種不一。於閨房之私。則有張敞之畫眉筆。爲千古韻事。不意火氏有此一枝蘸油筆。同一筆也。何此筆之不幸也若此。又上床來臥下。這狗先將外邊舔淨了。聞得裡面還有香氣。將舌頭伸入去舔。越舔裡面還有。又伸長些。惟獨狗舌最長。這狗雖小。他舌頭竟有五寸餘長。伸在內中絞着亂舔。這樣又長又熱又糙又活的一件東西。古有四其御史。此有四又狗舌。可稱的對。在裡面活動起來。你道他快活不快活。將這婦人舔得骨軟筋酥。陰精一陣陣流將出來。那狗雖將油舔完了。後有些黏黏涎涎的東西流個不住。

又有些腥味。他還當是主母用鮝魚湯和的稀糊餵他的。（異想奇譬。）越發舔得高興。越舔越有。越有越舔。這火氏眞生平未逢之樂境。直舔得他丟了數次。遍體酥麻。火氣盡洩。興足而止。有四句打油說那火氏道。

人畜相投趣味眞。不膠不漆自親親。
一團春色融懷抱。妙舌強多躲懶人。

然後起來。那狗心猶未足。以爲主母捨不得與他吃了。還搖着尾巴亂跳。有個親益的意思。（火氏當曰。吾倦。一笑。）火氏穿了衣褲。重復睡下。暗想道。我若早知有此妙事。稀罕那忘八做甚麽。（而今而後。取狗而捨忘八矣。）同他弄時。我正興濃。他已告乏。十次中倒有四五次不得像意。今日這一番。我興已闌。他舔猶未足。況那陽物在裡邊只直進直出。四面尚有空隙。這舌頭亂絞亂舔。無微不到。勝似他〈他〉的百分。深悔早不悟到此處。癡癡空守着這懶惰的忘八。（鐵化與狗。竟百不及一。可憐。）不覺酥酥睡去。一覺醒來。睜眼一看。那隻狗蹲在

傍邊。還有個候舔之意。此狗的職銜。可稱舔門候舔。火氏笑了笑。下床開門。喚着他跟了下來。自此以後。但是興動。就上樓去假睡。那狗自嘗過這甜頭。也不用喚了。但見主母上樓。他就跟着往前飛跑。這丫頭們見了。以爲是主母恩養餵慣了他。所以跟了去做件。那裡知其中有這些奥妙。後來舔熟了。連油都不消用得。他一聞得那一種鰲魚香。舔得好不興頭。夜間丫頭們在房中伴宿。雖不好喚他上床。但日間不拘度次。乘興即來。興盡方止。即如那吃飯的一般。日間飽足了。夜裡也就不覺得餓。再説這鐵化雖然怕他。輕易不敢相親。沒有個永不見面之理。偶然進來。他見了就像寃家。非罵即嚷。當日尙圖他來夜間陪罪。還留三分情義與他。如今有了這根強似他的數倍的妙舌。越發不留一絲的好氣。那鐵化那知內中就裡。還說躲得久了。叫他守了活寡。自然氣忿。自己過意不去。間或夜間來陪他睡。着意溫存。就是陪罪。也必定要強而後可。雖竭盡

心力。他總不如意。再不能討得一毫喜歡。還有半夜裡打嚷一番攆了出來的時候。弄得鐵化後來成半年連房裡也不敢進來。且說他妹子自幼許了童百萬做妻子。他生性已自儜賴。又看了嫂子降服哥哥的這番法術。以爲天下人的丈夫都該妻子如此管敎的。他學了個滿腹經綸。巴不得嫁了丈夫試試手段。他哥哥見他大了。正値童百萬家要來娶。盛備了數千金粧奩。買了六個丫頭。記着六個丫頭。幾房男婦作媵嫁到童家去了。再說鐵化見妻子這像(樣)性格。不容他近身。以爲妻子賭氣。做有夫的節婦罷了。我如何做得這有妻的義夫。有夫的節婦。有妻的義夫。千古奇談。的對。每日出去。非嫖即賭。耳邊無人吵鬧。倒也甚覺遂心。只他這種人。心是無主的。這個嫖得兩三夜。厭了又換那個。那個嫖幾夜。厭了又想去換。雖說是棄舊憐新。請想他妻子生得如此風騷美麗。又是經他開闢的妙牝。弄厭了還想去尋野食。何況這些顏色平常的妓女。又是宏敞的陰門。今

日聽見竹思寬說起這錢貴來。十來歲時。他見了就愛。那時尙小。故不經心。後來聽說眼睛壞了。就不在意。今聽得如此標致。焉不動心。當日回家。買了幾疋紬緞。換了數件首飾。準備次日到錢貴家來相看。不知梳籠成了不曾。且聽下文便知詳細。正是。

欲知好事能成否。　但把來因仔細看。

姑妄言二一卷終

校記

❶「回」原作「卷」，據全書體例改。第五回亦然。

❷此段原有眉批「天理倫常」四字。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匯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5］
冊 ； 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册：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册：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册：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册：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叁拾陸〕

姑妄言(一)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張嘉郁
校　　對／楊俶黛・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7年1月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册；精裝)

姑妄言

姑妄言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